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　第三十九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五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三十九期）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北平　宣內絨線胡同大公報分館
漢口　黃陂路五十一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大公報分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删改權、如不願删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著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尙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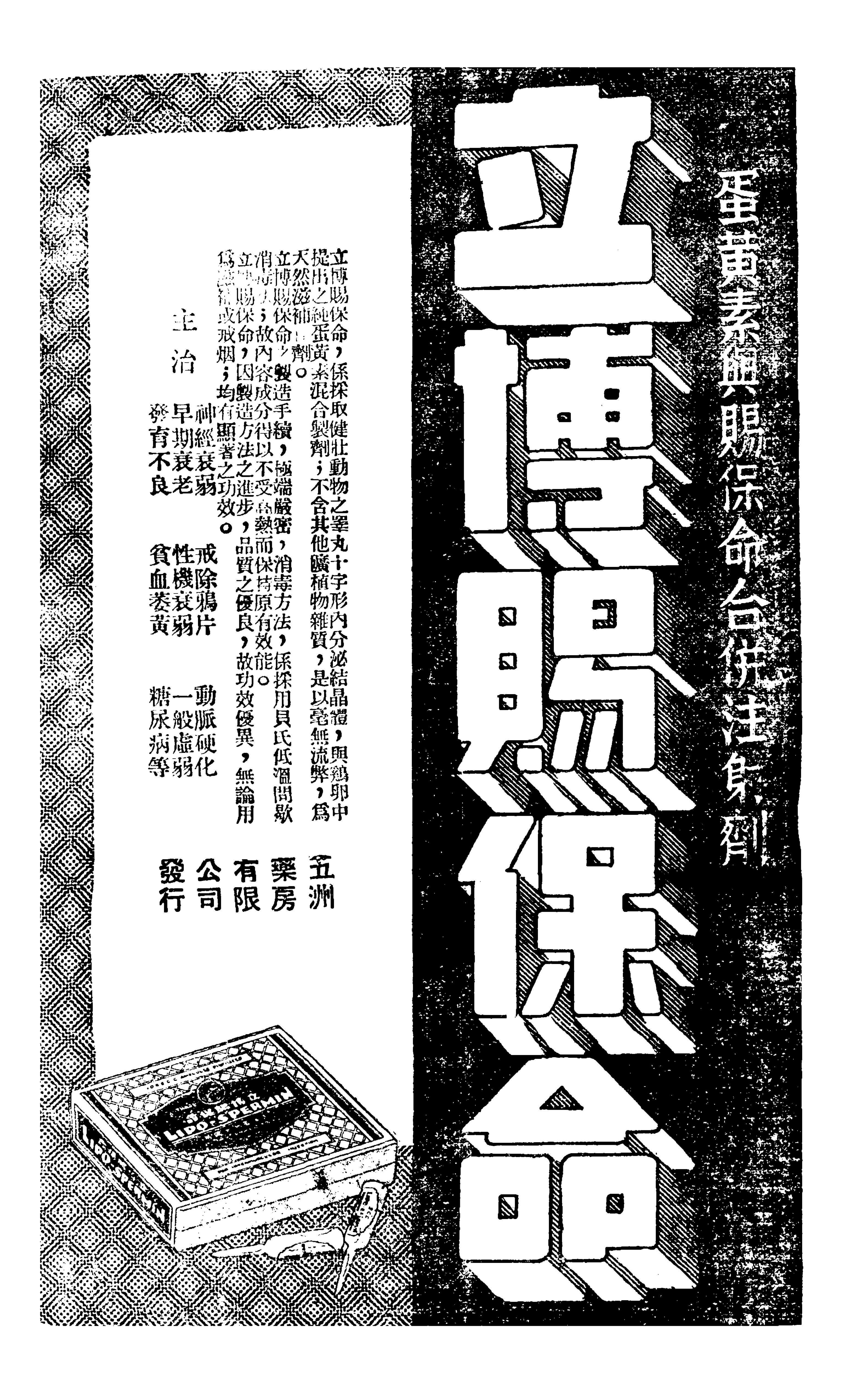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値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本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欵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立博賜保命
蛋黃素與賜保命合併注射劑
立博賜保命，係採取健壯動物之睾丸十字形內分泌結晶體，與雞卵中提出之純蛋黃素混合製劑；不含其他礦植物雜質，是以毫無流弊，爲天然滋補劑。
立博賜保命之製造手續，極端嚴密，消毒方法，係採用貝氏低溫間歇消毒法；故內容成分得以不受高熱而保持原有效能。
立博賜保命，因製造方法之進步，品質之優良，故功效優異，無論用爲滋補或戒烟；均有顯著之功效。
主治
神經衰弱　戒除鴉片　動脈硬化
早期衰老　性機衰弱　一般虛弱
發育不良　貧血萎黃　糖尿病等
五洲藥房有限公司發行
LIPO-SPERMIN

全國新書彙刊（第十八週民國廿五年九月廿九日）

本報前爲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刊「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爲盼。

總類，學術

二十五年上海市年鑑	上海通志館編	七元五角
新時代百科全書	李白英主編	特價五元
中國文化建設討論集	馬芳若編	特價六角
中國文化問題導言	李麥麥著	六角
大雲山房文稿	惲敬撰	三角五分

國際政治

戰爭與間諜	胡愈之譯	三角
戰爭，軍火，與利潤	邵宗漢譯	四角
現代外交的基本知識	張僊著	四角

經濟

國民經濟建設之途徑	章修甲著	一元
無錫米市調查	羊冀成等編	六角
商業循環學說	陳振驊譯	四角

教育

新課程小學音樂科教學法	胡敬熙編	四角五分

法律

中國法制史	郁嶷著	一元
中華民國物權論	劉鴻漸著	二元八角
中華刑法論總則	王覲著	六元
中華民事訴訟法論	邵勳著	六元
羅馬法與現代	黃右昌著	三元
法律的革命	黃右昌著	二角
新舊刑法異同要旨	郗朝俊著	一元五角
民事訴訟法精義	過守一著	三元
訴訟法令彙編	陳啓釗著	一元二角
訴訟法實用	管歐著	六角
現行繼承談話	黃景柏著	三角六分
訴訟須知詳解	施林著	四角
商法泛論	王孝通著	三角六分
司法院解釋法律文件編彙（共二十四集）		每集二角四分
最高法院判例（共二十八集）		每集三角
憲法草案		一角
刑法修正案附要旨		三角
法院組織法		一角
破產法		一角
印花稅法		一角
地方自治法規彙編		七角
政治學與比較憲法	薩孟武著	一元四角
中國民法債編總則論	洪鍚恒譯	七角五分

自然科學

遺傳學要綱	于景讓譯	四角五分
自然創造史	馬君武譯	二元七角
人類生活史	張潤泉編	
物理學之基礎概念	潘谷神譯	二角五分
三種變化	李宗法編	八分

語文學

實用辨字辭典	新辭書編譯社	五角

小說

死水微瀾	李劫人著	七角
樹下集	高植著	六角五分
動亂時代	于熙儉譯	一元二角
春琴抄	陸少懿譯	二角五分
河童及其他	黎烈文譯	二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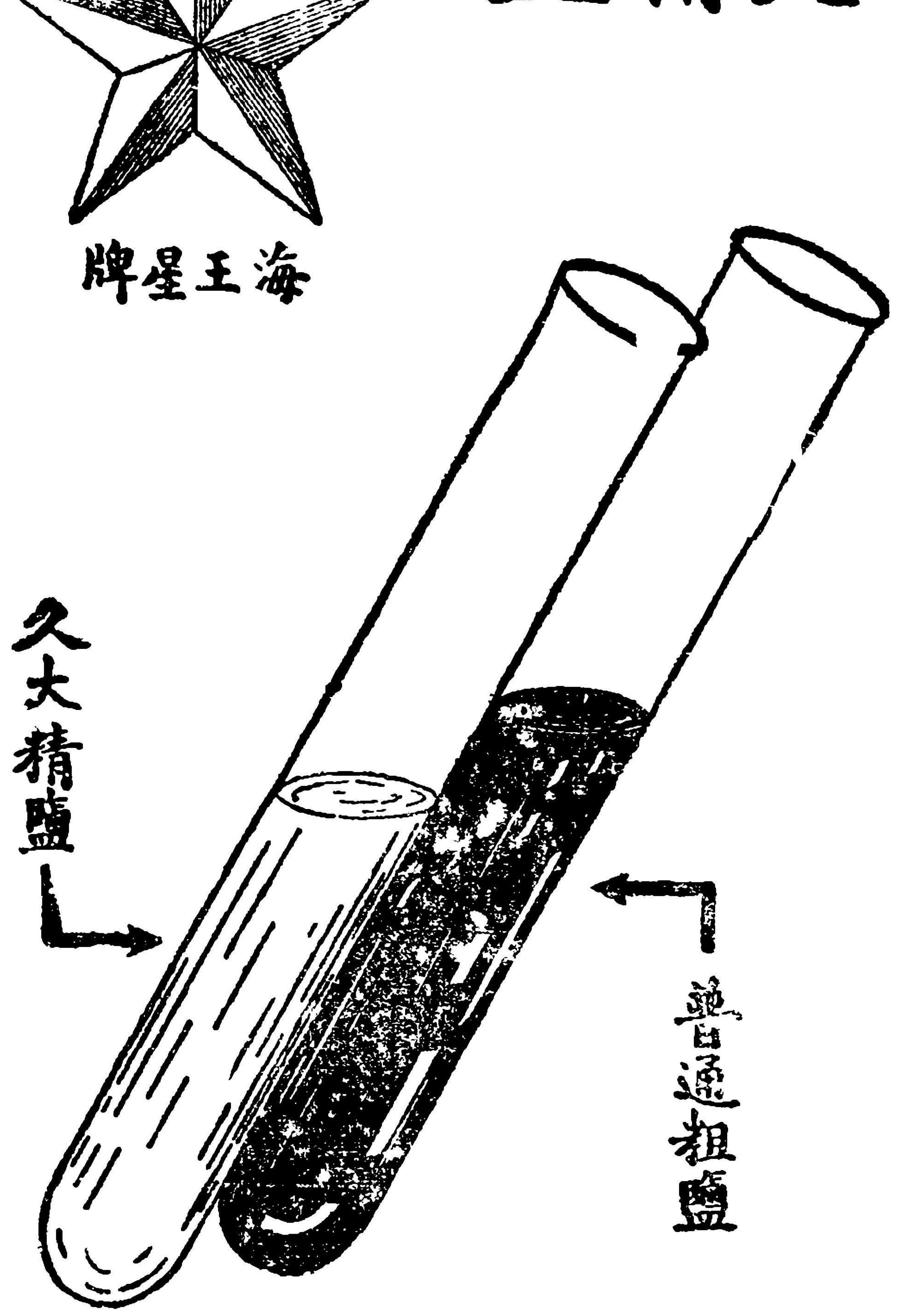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合理化的衛生

吸新鮮空氣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

普通粗鹽化在水裏，立刻變成黑湯。

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買鹽吃，

自然是吃久大精鹽合算，並且衛生！

天津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總店 天津法租界

總廠 河北省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三十九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月五日出版



外論介紹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一週大事日記

論評選輯

文藝

一周簡評

中日情勢

這一週的中日情勢，顯然進入重大階段。

中日的外交談判，即所謂國交調整，本已千頭萬緒，不易爬梳，更加上成都，北海，漢口等臨時事件，羼入感情的成分，益發棘手。二十三日張外長與川越大使第三次會見，雙方各有意見提出，並未獲得結論。日方所要求者，爲擴大華北緩衝區域，開通中日航空，減低關稅，修改教科書等；微聞我方於第三次會議時也有對案提出，內容大致爲（一）取消塘沽上海兩協定，九一八以來被脅訂立之文字，（二）取消冀東僞組織，（三）取締走私，（四）華北日軍及飛機不得任意行動及到處飛行，（五）綏東剿匪等。雙方意見距離之遠可知。

就在張川越第三次會見的晚上，上海又發生了日水兵被狙一死二傷之事。雖然出事的地點在公共租界，日方則堅謂係由於中國的「排日主義」所釀成。日軍的警戒線當晚即擴展至華街天通庵車站一帶，一時情勢甚爲緊張。回想一二八的往事，誰能保險日本不再大鬧一次？

迄本欄截稿時（九月二十九晚）止的上海情形，華街日軍已大部撤退，表面上已相當緩和，惟謠言仍多，人心甚不安。

滬水兵案發生以後的日本態度，相當凝重，始終聲明將先置重於外交交涉，但希望蔣院長返京，俾與川越直接談商，則是外交的途徑尚未堵塞。同時日本政府外海陸三省迭開幹部會議，據中日現局，將問題推測到極端，作重大的考量。日本有田外相於二十八日對各國新聞記者發表聲明書，說明日本的對華態度，謂「此次交涉之結果，於中日關係，實不出非常良好或非常險惡之二途。」其言甚有分量。大勢觀察，中日關係或亦逐漸逼緊到這程度。

現在的中日情勢，正走到一個分歧點上，問題只看日本如何走？中國政府始終抱着和平維持國交的誠意，是天下共見的；日本如何？則大成疑問。日本人的家私，遲早是要亮一亮的，問題在於把這本錢用到中國身上或其他一國呢？

由成都事件以迄最近的滬案，這一串不幸事件，背景迄未明瞭，難保不是另一種勢力替中日關係放火。這星星之火果竟燃着東亞兩大民族的命運，其結果如何，是值得兩國政治家冷靜考慮一下的。（芸生）

華北現狀

華北情形是與中日全局息息相關的。現在的華北，在中國方面說，簡直是中日全局上的一個弱點，無論何方打雷，總是要到北方落雨的。

滬水兵案發生以來，中日全局頓顯緊張，最可慮的還是華北。豐台事件之後，我軍已撤，日軍尚不斷的作示威大演習。日方似又有壓迫宋明軒作進一步的「明朗化」。宋氏正在艱苦支撐，二十九軍最後也絕不會甘聽外人的驅策，這是國人所深信無疑的。

綏東迄未續發新事件，形勢則日增其嚴重。雲繼先部崇

兵的叛變業已敉平，地方頗受相當的損失。王英及雜軍的活動，因有特殊接濟，迄未停止，其事甚可厭，但不足慮，綏省之力足以平之。現所知者，綏省當局甚有決心，且也有相當的準備。外人果來動手，成敗利鈍，雖不可知，但總不至不抵抗而以領土拱手讓人。

日本的特務工作及飛機行蹤，已深入甘寧青各省。在這一方面，我們好似尚無應付之策，坐看人家深入大西北，在我肱股之上，作包圍外蒙的工作。

總之，華北現狀整個是一個大罅隙，人家在那兒有計劃的有效率的鑽擠，我們竟無彌縫之策。翹首北望，曷勝焦悚！（草人）

法國放棄金本位

法國因最近黃金大量流出，於九月二十六日宣布法郎貶值。法國的小資產階級，一向十分發達，他們多從事儲蓄，所以對於貨幣貶值的辦法，反對極爲猛烈。爲了這種特殊的情勢，所以法政府在各國紛紛放棄金本位的潮流中，以金集團國家領袖的資格，忍痛掙扎着。這次法郎貶值的結果，可表示人爲的辦法，終敵不過經濟的潮流，所以這次法政府的措施，毋寧是在一般的意料以內。

最可慶幸的，這次法郎貶值，進行頗爲順利。因英美兩國表示相當協助，故金融市場，頗爲鎮靜。各金集團國家亦隨法國之後，從事於幣制的改革。結果，世界貨幣穩定的重大障礙，已經掃除。不過在資本主義凋敝的今日，貨幣問題怎樣能得到健全的解決，這問題是太複雜了，非列強誠意合作，不能奏效。苟以一國的力量，而希獲得世界經濟的制霸權，甚至最小限度，只求本國貨幣的穩定，據今日國際關係錯綜的密切看來，是極難如願的。可是我們對於國際間關于合作重要性的認識程度，却很懷疑。至於各國肯發揮互利精神，去作積極的建設措施，在現前更屬希望渺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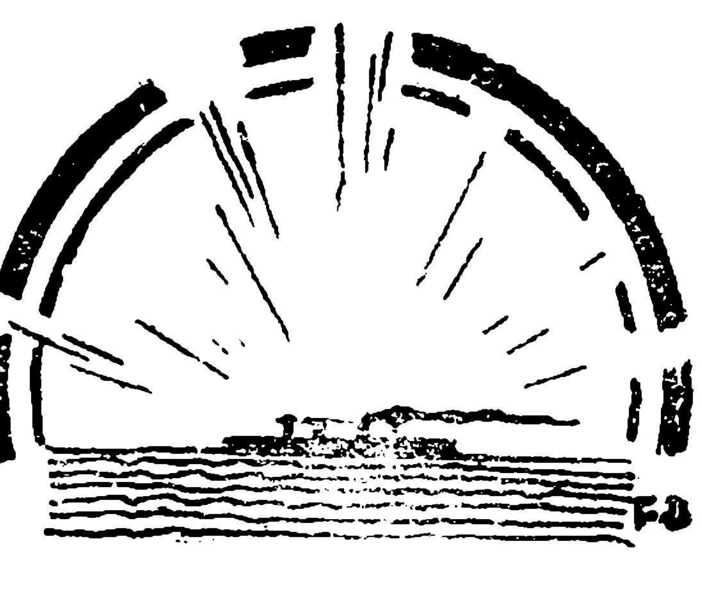
關於法郎貶值一舉的影響，很令人回憶到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的當時。所不同的，英國的舉動是貨幣風潮的開始，法國此舉，可算是風潮的結尾，前者的展望，危險程度不易測度，而後者却有否極泰來的傾向，有了這種的不同，所以它們影響的輕重，亦不能沒有軒輊。

國聯的歧途

國聯會本週許亞代表出席，對義大利的強橫要求，勢難顧及，結果不僅國聯遭遇到僵局，羅約國會議的展望，亦蒙受了陰影。歐局現在已陷入極端苦悶的境地，所以本週國聯會的消息，倍感沈寂。本來一件事的出發點，最關重要，舉步錯誤，挽回是不易的。在強權和公理中間，沒有躲閃的餘地。列強如不欲把國聯作爲拖延時間的一種工具看待，那末日內瓦的外交家，還應該把精神振作起來。

西亂展望

本週西班牙叛軍又占領西京東南的吐利多市，戰事的結束期，更爲迫近。倘使右黨這次獲得最後的勝利，歐洲法西斯的氣燄，定然愈益增長，而在軍事與政治方面的實際關係，尤屬十分可慮。在目前情勢下，西局的出路，實在不易預料。（素）



歧途中之中日關係

記者

中日關係，最近又到了『和歟？戰歟？』的分歧點。兩國的有識之士，大概沒有不爲着這問題焦慮，煩悶的。

造成目前緊張情勢的近因，當然是成都，北海和虹口幾次突發事件，激動了兩國的情感；而根本的原因，還是在冀察問題，未能走上合理的軌道。自從塘沽協定以後，大家以爲這樣委曲求全，或者可以換得一個較長時期的苟安。不料去年又在河北發動所謂「自治運動」，接着察北綏東，情勢日非；威脅利導，無所不用其極。這猙獰的面目，使每一個和平忍耐的中國人，爲自己的生死存亡，發生疑懼。直至本年川越大使來華履新，調整兩國國交之空氣，日漸濃厚；華北經濟開發，聲浪亦日高，不料在此時期，走私問題，忽見嚴重，華北日駐軍之驟加強化，尤令人惴惴不安。假使中國真有「排日心理」的存在，便是一年以來，上述種種惡因所造成的結果。

國民政府，對於敦睦鄰誼的努力，不僅可以見之於三令五申的明令。事實上，凡政府力量所可鎮壓支配的，已無時無刻不盡其最大之力量。所不能及的，祇是四萬萬人血液裏無可壓制的感情。

在目前這個緊要關頭，不僅關係兩國的命運，遠東和全世界歷史的演變，也將在這時決定，希望兩國當局，能平心靜氣多加考量自省的工作，假使逼得中國的政府，失其統馭民衆的時候，那便一切墮入不可測度的恐怖危險中了。

以下便是最近一週來兩國關係緊張的情形：

有田說明日態度

有田外相於二十八日午後三時，招待東京外國新聞記者

團，舉行茶話會；闡明日本政府對於中日問題現狀之態度，並詳細說明日政府對於全中國「排日恐怖」實狀，並確立安定東亞事態之堅不變更之和平方針。其聲明書如下：日本之外交方針，于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會見諸君時，已詳細說明。惟自余就任外相以來，為確保東亞之安定，曾首先期望中日兩國間國交之調整。不幸此企圖未有何具體成果，致諸種懸案於中日兩國間，徒增陰鬱之空氣；而于八月二十四日，在成都之日人二名，突為狂暴之兇徒所殺害；其他二名，亦因此而負重傷。當該事件在南京開始交涉時，北海•汕頭•漢口•上海等處，對於日本軍人官員及留華日僑，相繼發生若干之不幸事件。從來中國當局對於取締排日，曾一再發表聲明，並允諾取締；然回顧邇來之十個月內，對於留華之日本國民以兇惡手段，加以危害，其數頗甚。即其中之主要者，亦已有十條件。於是在華多數日人之生命財產，遂感受非常之威脅，與深刻之不安。然此類不祥事件，當然歸結於多年國民政府並國民黨難免其責之「排日教育」「煽動排日」等之「排日政策」。尤以其中之如華方所謂或為共黨分子之中日離間策，亦未可知。但當解決此類不祥事件時，如華方僅目為普通之殺害事件，而謀解決事態，實難滿足。更因進而防遏此等不祥事件之再發，實不能不追溯其根本，而考慮對策。即為保障將來計，華方應消極勵行取締「排日」「抗日」。（至于敦睦令之不發效力，可以現在之事態證之。）積極謀兩國國交之調整，以剷除「排日」「抗日」之根源。甚且對于共黨之措置，亦不能不加考慮。帝國政府依上述主旨，對于此類諸事件之各個問題，圖謀解決。同時對于調整國交問題，今特與南京政府在交涉中。惟其前途遲無進展，而其間復于他方又有發生新不祥事件之事態，日本方面務希望以外交交涉平穩解決，俾可達到真能確保東亞之安定。然國內及留華日僑間交涉無用論，早已盛行抬頭，此為諸君所知者。然而交涉縱令中止，在華多數日人之生命財產，當然不能再置諸不安之狀態；故其時之措置，似不能不另行考慮。至于此次交涉之結果，對中日關係，實不出非常良好或非常險惡之二途。故不能置諸如向來之曖昧態度。因此華方于此際實站于是否採擇與日本握手之重大歧途。惟余希望中國排除萬難，與日本握手云。某記者詢日本採取所謂最後步驟之前，將否對中國提出限期要求？有田答稱：幾從未思及限期之事。但容忍現已僅餘極少限度矣。關於應付「共產威脅」之方策，有

田重提廣田三原則謂中日合作制止共黨活動，實屬必要。國民政府雖已有剿滅共匪之決心，但此種決心，尚嫌不堅，記者紛紛詢問設局勢惡化，日本將何爲？有田以閃爍之詞答覆之；但謂希望南京之交涉，終獲好轉云。

倫敦所傳新條件

二十八日孟哲斯德指導報對於所傳日本駐華大使川越向中國提出之各項要求中，有沿揚子江某某數地駐兵護僑之議云云。曾著社論加以批評。略稱日方於照例各項要求之外，今又增加此項含有威脅性質之新條件，恐其結果將使日本推廣其勢力於上海・南京及漢口。中國方面對於此項條件，自然不能接受。惟須知此種交易上之論價，不過甫經開始而已。日方自虹口水兵被殺事件發生後，除第一日有激昂之表示外，此後日人對於滬案即表示抑制；惟日人似有欲乘此意外事件之機會，從中取利之意，是爲不幸耳。具有歷史常識者，如果憶及一九三一年日人侵佔滿洲時，亦適值英國政府決定放棄金本位之際，自將爲之不安也云。

倫敦方面之觀察

英國各報對於上海虹口日本水兵被殺之發展情形，極爲注重。各大報對此事件，雖皆用驚人之辭作爲標題，惟所載之新聞，則稱日本陸戰隊均已撤回兵營，中日之談判不致破裂云云，英國人士均引以爲慰，皆認日人不欲走向極端云。英國官方曾發表宣言，略謂英國駐日大使克萊武爵士，昨日訪問日本有田外相，探詢虹口日兵被殺事件所引起之形勢，有田氏當向克氏保證，謂日本政府，雖認此次事件，爲連續發生嚴重事件之一，但並無採取急遽行動之意嚮。目下日大使川越與中國張外長在南京進行之談判，仍在繼續進行中，其用意係欲使中國採取行動，設法將最近屢次發生意外事件中所表現之反日情緒，予以消滅云云。又據東京英國海陸軍武官之情報，稱彼等與日本海陸軍官分別會談之後，暗示日本海陸軍兩省皆願避免任何足以引起敵意之途徑云。英國各當局對於上海形勢正在嚴密注視中並以爲目下之地位已頗爲困難，故對之益增憂慮。又聞英國各界人士對於日方報紙所載英國大使克萊武爵士曾通知日本有田外相，謂英國並無干涉中日關係之說，並無所聞，惟經指明以上所云，並非謂英方對於上項消息已經加以否認，不過僅言其未曾証實而已。

英美空氣之一斑

據倫敦廿五日電：今日孟哲斯德指導報載稱，最近中國疊次發生之意外事件，雖屬不幸，惟各次事件，皆爲中國人

民反日情緒自動爆發之結果，並無官方關係雜乎其間，則頗顯明。世人更應注意，中國政府在各次事件發生之前雖未能預行防止，然每於事後，立即採取迅速及有力辦法，彈壓騷亂，嚴懲兇犯云。該報復回溯自去年十月間日本再度侵略華北後，反日情緒勃發之情形，並表示意見云：日本恐僅向中國政府恫嚇，已不復再能遂其繼續擴大勢力之願，蓋因南京方面已不復再因恫嚇而讓步矣。惟中國當局如不能向日本表示屈服，則頗有嚴重危險之可慮。即日本或將重演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役之往事也。因日人在滬，久有劃分華界轄境之一部份為日本租界，或將虹口佔為己有之願。日人並已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範圍之內，暗佈其潛勢力矣。更有比較惡劣者，即日本軍部，或將重施其使華北五省脫離之故智，賡續土肥原氏未了之事業；蓋日人懷懼蔣委員長現在已將西南置於中央管轄之下，或更企圖恢復半自治式華北主權也，中國目下已全國統一，並已有完備之武裝，其人民之愛國心理，亦極為熱烈，日本即倘有與中國一戰之意，亦須經審慎之考慮，因其已不如從前之易與矣云云。又華盛頓廿五日電：官方今日希望最近發生之上海事件，即可解決。不致引起其他糾紛，以擾亂多事之遠東及國際時局。此項表現，係以日本駐滬海軍當局態度較一九三二年時和緩為根據，據稱日本將向中國提出若干新要求，由中日兩國代表從長談判，至美國駐滬軍隊奉命「留營待命」，不過係預防性質，並非以為事變即將發生云。

虹口發生狙殺案

二十三日晚，上海海寧路吳淞路口，發生暴徒鎗擊日本水兵案，當場死傷三人。肇事時間，為八點二十分。事先有日本出雲艦水兵藤井（二等兵）幸池（一等兵）田港朝光（一等兵）八幡良胤（一等兵）出利葉義（一等兵）五人，行經海寧路吳淞路口至誠堂日本書店前，上海銀行支行東首狹弄口，突有暴徒數名，出槍猛射，田港當場彈中要害，倒地斃命，八幡與出利葉二人亦受傷，暴徒見目的已達，即向該弄內逃逸，其未曾受傷之藤井，幸池二兵，當時避入至誠堂，以電話報告陸戰隊部，經將在該弄口粥攤主人張某一人帶往日陸戰隊司令部偵查，並在弄內垃圾桶中抄獲德國製手槍一柄。日陸戰隊部聞報，立即全副武裝，派兵十餘卡車，由武裝機器腳踏車引導馳往至出事地點將被擊死傷士兵，舁往日軍海軍醫院救治。海寧路，西在融光影戲院前，東至密勒路口一段交通，完全斷絕，除日兵外，捕房亦派捕駐守，緊張情勢得未曾有。在每段叉路口日兵尚有機關鎗之佈置，即身居界內居民，亦不得通過，中國新聞記者亦遭拒絕視察，受創之出

利葉與八幡二人，送抵海軍醫院救治，經醫生驗得田港中兩鎗胸後進前出，出利葉左右兩臂各中一鎗，八幡僅在右臂中一鎗，二人生命均無危險。

據附近居民及崗捕談，初聞鎗聲四響，行人即起混亂，在二秒鐘後，續起鎗聲，故預料暴徒行兇器械，必為盒子鎗。幸該地段入夜行人較少，否則流彈飛馳，傷人必益衆，滬市當局聞報，以出事地點為公共租界虹口捕房所管轄，但深恐兇徒竄跡他方，致成漏網；當由市長吳鐵城親下手諭，令市公安局長蔡勁軍，立即緊急搜查，故在虹口華租毗連處，通衢狹巷，分佈警士，檢查行人車馬，遇有嫌疑住戶，並亦調查，以協助捕房方面查緝兇手。日海軍佐藤武官二十四日晨乘機飛南京，將此次發事詳細情形報告川越大使。此案發生後，當夜在出事左近陸續拘獲嫌疑華人三名，業於二十四日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一度提審，以尚須調查，故該三人暫被羈押，候十月三日再訊，茲記被捕與審訊情形如次，馬氏弟兄，嘉定人，兄馬永才，三十歲。其弟永年，二十七歲。家住嘉興路瑞吉里九號，同在山海關路四〇六弄瑞愛里二十四號洪興印刷所服務，永才為排字，永年業印刷，二十三日夜八時後，馬氏弟兄自洪興印刷所放工歸家，行至海寧路吳淞路口，威利影戲館門前，是時日水兵被人狙擊事件已經發生，該處交通已被阻斷，而馬不能前進，乃改從北海寧路行，詎中途亦遭阻止，因復折轉，循某小弄繞道而行。不意此弄口即係出事所在，弄內外皆有日兵嚴密警戒。兩馬至此，進退維谷，徘徊其間，致為邏卒注意，遂遭日兵逮捕，旋由該處站崗巡捕，將日兵沿途拘人之事，歸報虹口捕房，當經捕頭飭令中西探員，馳往日軍司令部，要求將兩馬交給帶回捕房，以便依法偵查，直至次日(二十四)上午十時半，始由日方當局許可，將馬氏兄弟兩人交由探捕，帶入虹口捕房收押。另一嫌疑張榮和，泰州人，二十一歲，家住狄思威路新瑞康里八號，以賣粥為業，出事時，其粥担方停於南海寧路二百四十弄之弄口，距離槍響處二三丈地方，則有張同鄉人一名常太，一名大辣子，兩人設攤賣飯，張恐該兩人或罹不測，故於槍響後刻許，即往看視，見皆無恙，乃步至附近弄口之黃砂桶前。適日軍陸戰隊兵搜索至此，見張形跡可疑，且恰於該砂桶內起出盒子砲一柄，張遂即被拘去。經虹口捕房派探赴日軍司令部要求移提，至二十四日晚間，將張提回捕房收押。另有該捕房一百四十三號西捕，則於二十四晨二時五十分在西海寧路餘慶坊檢得二六三五二號或二六三五三號（該槍號碼最末一字是二抑三頗難辨認也）手槍一支，現已連同盒子砲送工部局槍械檢驗處察驗矣。二十五晨九

時，捕房派中西探捕，押解兩馬與張至第三特區地方法院，由鍾清推事會同張宗儒檢察官升座第三刑庭提審，捕房代表律師為張師竹氏。張律師略述慘案發生經過，即請仍將馬等羈押，以便詳細調查，鍾推事旋向之逐一訊問，該三人均稱不知被拘原因，兩馬並述被拘至日軍部後尚受優待之情狀，但張之左眼下，則見紫色，且稍浮腫。庭上訊畢，諭令馬等三人准予羈押，改期十月三日再訊。

北海案調查竣事

北海調查事宜，二十六日已經告一段落，日本軍艦亦已退去，故北海地方之現狀，已見緩和。其於中野被害案調查之結果，則目下尚未宣佈。日方調查人員，已攜同中野氏之遺族，同乘日艦嵯峨號返廣州，兩廣外交特派員刁作謙氏，在港接見各報記者，謂在收到詳細報告並加以研究之前，不願發表任何批評云。又據東京二十六日同盟社電，日方派往北海從事實地調查之刀根木書記生等一行，二十六日已有第一報告送達外務省。據稱兇犯並其背後關係等，有不明之處，故猶須續密調查。惟被虐殺之事實，業已明瞭。故外務當局現以該調查內容為基礎，決定交涉方針，且與根本方針相並行，開始向國民政府嚴重交涉。又其報告內容如下：

中野所經營之藥房，現由公安局保管。商品及傢俱等，業已整理已全部加封，委由華方保管。日方會同檢証中野屍身之安南醫生，于發掘檢驗業已埋葬之屍身時，遺族亦赶來確認為中野屍身。現悉遺族十名，均皆安好，已加收容。但因翁照垣部之撤退，致兇犯及其背後之關係，甚難搜索，鄰近之華人，對于行兇時之實情並背後關係等，咸守口如瓶，故一切無從探聽云。

吉岡案有新線索

漢口日警員吉岡被槍殺案，中國方面，查出一極有關係之眼證。有挪威人船長喬琴生夫婦，其人於事發時，正坐人力車在日租界河街往美孚碼頭進行，於離吉岡之崗位約六七丈遠時，忽聞槍聲二響，眼見吉岡倒於其崗位之旁，（即其屍身發現地，亦即日文報所謂租界內警備區域。）事發後，人力車仍然進行，走過屍身旁邊，只見一小孩及一老年攤販，聞槍聲向河街下面驚逃，並未發見有穿藍衣短服之人。此人證極關重要，因其完全證明屍身從未移動，且證明行刺兇犯必由日租界內大正街方面行刺；於行刺後，仍由大正街逃入，或逃向日租界內部而去。中國方面，以此關係眼證之重要性質，特于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半，約日方派員於此證人之領事面前，會同詢問一切。惟屆時日方未允出席，故中國方面只能單獨進行詢問云。彼等之證辭，對於中日雙方之爭執行兇地點與當時之情形上，或可成為重要之因素。蓋日人方面，堅持吉岡係在中國轄境內被害，而被人移動數碼至日租界之內；但中國方面則謂全區係在日本管轄之下，日人在一九二八年時，自稱該區係於日租界云云。中日當局疊次開會，皆以此為討論之主要點，其中最重要之會議，當屬鄂主席楊永泰與日總領事三浦之晤談云。聞喬氏之證辭，已將所傳吉岡之兇手事後乘運貨汽車逃逸之說，無形攻破，據稱兇手開槍後，顯係雜於傍立之人羣中，逃逸無踪，更有謂兇手係乘民船而逃者，則在情理上，似不可通。漢口所駐日艦，已達七艘，每晚皆用艦上之探照燈，在日租界外灘一帶照耀云。

民族復興的自信力

——在青島市政府大禮堂講演——

吳其昌

諸位先生！這幾天內兩廣問題似乎快告段落，中國的眞正統一，居然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似乎眞正逗露出一線曙光。究竟這個龐大的民族能不能眞的復興呢？一部分人抱着無窮希望，一部分人不免仍然懷疑。但我以爲這是「爲」「不爲」的問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這是我們現代子孫「努力」「不努力」的問題，不是我們先天民族「有救」「沒有救」的問題。至于我們現代子孫如何才眞肯去做復興的工作，如何才眞肯去努力，那又要看我們的自信力了。

我們的前輩，先知先覺，有經驗者，常常說：『有志者事竟成。』『莫問收穫，但問耕耘。』『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這一類話，我們聽得眞是膩煩死了，據我們通常判斷：前面的話，寬點說不過是「老生常談」，苛點說簡直是「濫唱高調」。後面的話，寬點說不過是「賣弄玄虛」，苛點說簡直是「騙人上當」。可是，我們用冷靜的頭腦，鎭定的理智，細細去深思長慮，或者深入世間，飽受經驗，再回頭來一猛省，那你會驚訝地發現這原來是絕對的眞理！絕對的無往而不適合的鐵的原則！

這眞理，這原則，是貫澈小大的。小而一身一家，大而一國家一民族，牠的盛衰，榮枯，强弱，興亡，凡是由於人事的，沒有不適合的。最好你不相信這原則，由你把個人或家庭作試驗品，再來實地試驗一下，當你努力十年，或是懶惰十年以後，再來看看你個人或家庭的環境會變成什麼樣子？這鏡子照得更清楚了。簡單得很，民族的復興不復興，也不過如此而已。

我常常這樣的想，也常常這樣的問：——問一切一切的人，也自問自己——，在菲希忒以前的德意志，法國鐵蹄下的德意志；在馬志尼以前的義大利，奧國控制下的義大利；和現在的中國，被我們「友邦」鐵蹄控制下的中國，比較起來情形相差能有多少？也許惡劣或較我們過之，然而他們竟然能夠漸漸變成以後的及現在的德，義。我們中國經此大難，到底是不是也有躍起怒吼的一天呢？我的答案是：德義是「人」，我們也是「人」；這個「人」所能做得到的，那個「人」自然也一定能夠做到。如果別人早已做到的事，我們竟然不能做到，那我們除非是豬，是狗。

這是從別個民族借來的教訓，至於從我們本身民族以往的事實上得來的經驗，那更是明白，淸楚，而有力。我們本身民族，大家知道是歷史最久，牠的一盛一衰，已經循環了許多週期。我們仔細去留心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一條通常的格律；這格律是往往因爲只有一兩位自信力極强的志士，不顧一切困難，埋頭猛幹到底，而轉移了整個局面。例證是很豐富的，現在隨便揀一兩椿故事來講講：

第一　因爲產生一兩位自信力極强的領袖，因而盪平匪奸割據，收復四夷侵地，而完成統一復興大業的：

(一)漢光武中興統一時期，四隅的邊地，在王莽時代完全喪失：東北方面，樂浪，玄菟，遼東三郡，全部給鮮卑，赤山烏桓，高句驪，三國所瓜分；只靠祭彤一個人，把失地全部收復，並且澈底治好。西南方面，合浦，九眞，日南；交阯，四郡，全部陷落在當地土匪女酋長徵側的手中；只靠馬援一個人，把失地全部收復了。西北方面，在和帝的時候，只靠班超一個人，把失棄六十餘年的西域五十餘國，全部都收伏了。在這三人以前，尤其是在祭彤和班超以前，多數人不會相信東北和西北失地，有重得的一日，只靠一二位有堅決自信力的英雄，不顧一切，幹了十年二十年，到底給他收復來重放在祖國的面前。

(二)從永嘉八王之亂起，直到唐太宗貞觀之治止，三百二十年的豆剖瓜分，長期混亂，屠殺，殺得中原千里無人煙，人口不及漢代十分之一。在那時候，幾乎誰也不會相信天下再有太平之日，中國再有統一復興之時。只有唐太宗和魏徵兩個人相信中國的統一復興是可能的；魏徵並且相信大難以後，復興的工作，比較還更容易。這裏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在貞觀初年，有一天，爲了這問題，魏徵和封德彝在太宗面前就劇烈的爭辯起來，魏徵說：『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封德彝大不爲然，極力反對，並且堅決地批評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二人吵得不了，請求太宗評判；太宗始終一貫的和魏徵同情。不錯，果然讓太宗和魏徵，從中華民族九死一生中建立起近古無比的復興功業來了。——這故事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第二　退一步講，因爲倚靠幾位自信力極强的領袖，不顧生死，肩起了國家大難，因而保持了民族的生存線，或竟然中興的。

(一)如劉琨，王導，祖逖，陶侃，輩支持了東晉的國難。

(二)如李綱，趙鼎，張浚，岳飛，輩支持了南宋的國難。

這二項是人人都知道的，不用多講。

(三)如近世曾，胡，左，羅，諸人的戡平東南大難，鞏固西北國防。滿廷傾國的官兵，不够給洪楊一擊。中原捻匪和甘新回匪，相互犄

角，又勾結帝俄，滿廷除了束手浩嘆以外，全無辦法。曾，胡，左，幾個人都不過是窮鄉僻壤的書生，當他們做布衣秀才，的時候，大家砥礪志節，刻苦學問。這裏面尤其值得我們現代青年崇仰摹倣的，是：江忠源，羅澤南，彭玉麟，三人，窮是窮透了，就在他們窮透的時候，把天下最艱苦最煩難的責任，毅然擱在自己的肩上。憑這一點自信的意志，艱苦的修礪，他們這班士秀才，窮書生，居然改造了整個中國的局面。

第三　再換一方面來講，也常常因爲一兩位有見解的政治家，不顧一切成敗利鈍，非難阻礙，澈底實施他的復興政策，結果居然從極度凋敝的經濟情况下好轉而成爲繁榮。這樣的前例在我們祖先以往的成績上也不算少的。譬如：

（一）秦亡以後極度大亂的結果，在漢高祖初年，窮得『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平民『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但自文帝採用了賈誼，晁錯的調劑貧富政策，方法是使富民『入粟受爵』，政府勵行積穀，一方面大減平民的賦稅至二分之一，甚至全免，一面休養民力。　這政策就是使文帝親身看見富庶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少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衆庶街巷有馬，乘牝牸者屏不得與會。』

（二）五胡亂華以後的中原，經各民族的循環仇殺，殺得中原白骨千里；這樣的凋敝情况之下，魏孝文帝自平城遷都到洛陽，因爲採用了韓顯麟，李安世，輩的均田政策，實行的結果，竟使北朝逐漸富強，超過了江左，始終衍成北朝吞併南朝的結局。

以上都是正面的證據，「有志者事竟成」的證據，有復興民族自信力的人們終究收穫了民族復興的正果的證據。我們現在再從反面來看看：

第一　因爲當局者對于國家復興的自信力不堅固，因而領袖間意志不能一致，因而影響到國論的不統一，因而影響到軍心的動搖，因而影響到宋開國大業，雖統一而不能中興，永遠做了屈伏的弱國。例如：

（一）宋太祖，太宗，起初削平羣雄威力，是決不在唐太宗之下的。可是獨獨對于異族契丹（遼），中華士大夫畏怯的心理，奴隸的根性，已經凝固僵化了。所以太宗下斷然決心征討契丹的時候，鼠胆的宰相李昉，呂蒙正，等都嚇慌了！　可是他們對內偏能強硬，竟敢用辭職做武器來要挾皇帝。　——見宋史卷二百六十五李昉呂蒙正本傳，及釋文瑩著「玉壺清話卷一」——　以是擾動全國國論都持反對論調，——如參政李至，御史田錫等——以是影響到軍心，曹彬，潘美，等將，對付南京（唐）廣東（漢），就猛如虎；對付契丹，就弱如羊！結果釀成了高粱河的大敗，制定下兩宋三百年永被異族征服的命運。

（二）明太祖初起的時候，威力也不算弱。對付雲南的把匝喇瓦爾密，何等英武！但是對付本爲漢人迫入蒙粘的廓擴帖木兒，（原名王

保保，沈邱人。）何等狼狽。這原因是出塞伐元，深入蒙古，是爲劉基所根本反對的緣故。——見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劉基本傳——也是由於自信力薄弱，『動搖猶豫，以致失了良機，而有徐達常遇春在定西的大敗！ 明朝一代威信的失墜，疆宇的蹙小，也就遠在漢唐之下了。

復次，凡是政府當局，只要有一二個只知私利，不知國家，惰逸淫侈，甘心墮落的敗類，那末國家民族不亡已幸，復興希望，斷然幻滅。例如：

（一）因有王欽若的奸佞，而寇準中興北宋的工作，完全消滅。

（二）因有秦檜的奸佞，而岳飛中興南宋的工作，盡付東流。

這正和上面靠一兩位有自信力的領袖，而國家民族竟然復興的事實恰恰爲相同的反比例。所以曾滌生少年時就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所向而已。』原理是一樣，我們可以擴大這句話說：『國家民族之復興與衰何自乎，自乎一二人自信力之堅否而已。』

這以上正，反，二面的例證，都是本民族自身以往的事實，觀劇一樣的經過，明白不明白？鏡子一樣子的教訓，清楚不清楚？鐵一樣的原則，堅固不堅固？

現在的中國，截至目前止，可說是二十五年來有真正統一希望的第一天，我們『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的國民，應該怎樣的歡忻，慶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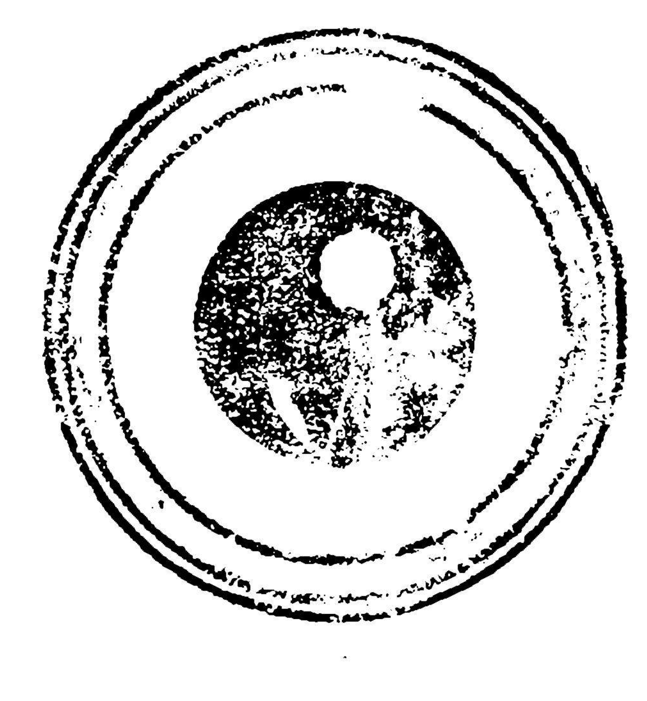
可是，上面已經鄭重的說過，「統一」，和「復興」，是截然兩件事情。以往的事實明白告訴我們，儘管有政治統一而國家不復興的，如宋，如明，都是實例。「政治統一」現在總算是達到了，我們是不是還想更進一步而要求國家民族同時也復興呢？

如果是甘心亡國而不要，無話可說。如果是要的，那末我們復興工作，是從今天起剛剛開始。我們四萬五千萬國民，應該每一個人都把整個的精力全部貢獻于國家的復興事業！ 根據以往我們祖宗無窮的教訓，決計相信我們子孫復興的成功，定然也可以達到，絕無懷疑的餘地。除非你不去努力！

然則怎麼樣貢獻法呢？倒也並不是另外有高深玄妙的法門，不近人情的苛求。我以爲只須每一個人，對于他現在的職務，工作，都要盡勞盡瘁，竭其忠誠，在他職份，及工作範圍以內，都要腳踏實地，埋頭去幹，發揮最大努力，不問收穫，不計成敗利鈍，沈着邁進，復興目的，不達不休。相信國家人能亂之，我一定也能治之，像宗教家相信上帝一定會保佑你一樣，而且更要堅決，更要勇往。

我們大家起來，去嘗試，去試驗，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後，看看中華民族在那時候到底變成了什麼樣子？

二五，七，二五，青島講稿：九，五，珞珈山修正。



法波恢復同盟與歐局

徐作霖

一

在歐局「有」「無」兩集團極度對立的時候，橫越比利牛斯山而來的血腥，正帶着未來大戰的預兆。德國的延長軍役，法國的加强軍備，英國的舉足不定，德義的妥協合作，今日的歐洲，眞和一九一四年前的情形相彷彿，所謂「安全」「保障」「集體安全」等和平條約，早在暴力下粉碎無餘。由羅馬到柏林間，又恢復了無形的「同盟」，同時法蘇因受德義的壓迫，在法蘇協定簽訂後，兩國邦交日益密切，差不多又是當年「協約」的後身。相距沒有到二十年，歐洲歷史的循環，又輾轉到人類二次大屠殺的前夕！在這種情況之下，法國與波蘭在九月六日，忽恢復舊日同盟。法波的舊好重圓，對于歐洲整個局面，無疑的，將有新的影響。

× × × ×

未談本題之前，我們先來說波蘭外交在戰後的幾個轉變，和這些轉變的原因，以及爲什麼又與法國恢復同盟。

波蘭是大戰的幸運產兒，牠的復興，大半靠法國外交和經濟的培植。依牠的國力，到現在還談不到歐洲的巨頭，但是因牠地位所處的重要，往往能影響國際間的狀態。政論家費希爾（Louis Fisher）說得好，他說：「英國與波蘭足以決定下次歐戰的爆發與否，英國憑藉其國力與威望，波蘭則依賴其地理上的位置，如果英，波露骨宣佈對於任何侵略者，誓死反對到底，則大戰爆發的可能性，便可大大減少，祇要使德國知道英法波捷將結成反德陣線，德國將永遠的不敢冒昧從事，進攻蘇聯和妄想併吞與地利！」

戰後的波蘭外交，建築於保障她的「安全」的關係上。牠要防備德國的報仇，蘇聯與立陶宛的敵視，前者有着波蘭郎（Polish Corridor）和但澤自由市的嫌怨，後者有一九一九年的波蘇戰爭，和山賊齊立各維斯基（Zeligowski）武裝佔領立陶宛的維爾那城，（Vilna）一九二二年國聯行政院，雖將此城劃歸波蘭，但立國的新憲法（一九二八年五月）以此城爲首都，直到如今，以此而成的邊疆糾紛，還有一觸即發之勢。

波蘭爲保全她的安全計，遂與他國締結軍事同盟或仲裁條約，一九二一年，牠與法國，羅馬尼亞訂立同盟，與捷克斯拉夫締結中立條約，一九二一年，又與各小協的國，建立友好關係，一九二五年又與芬蘭，愛沙尼

亞，捷克斯拉夫和與大利諸國，商訂多種仲裁條約，與羅馬尼亞重締同盟，與猶哥斯拉夫訂立友好公約，以及接受羅迦諾條約。其中最重要的，首推法波同盟，因爲法國是戰後小協約的「龍頭」，其一舉一動，影響中歐政局甚大。按法波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曾簽訂一個同盟條約，次年五月經兩國批准，此約規定兩國政府應互商一切有關雙方利益的國際事件，並爲維護兩國所參與之一切條約，而取一致之行動，爲防衛彼此之土地，和保障彼此之正當利益起見，兩簽字國又承認遇有外國攻擊時，在軍事上互相協助。但牠的詳細內容，並沒有公諸於世。此後法波條約，續有補充，其中包括一九二一年九月的軍事協定，其時除對德而外還有對蘇聯的目的在。

一九二九年，波蘭又與蘇聯，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和羅馬尼亞實同李維諾夫議定書，(Litvinov 「[illegible] col」)因此開洛格非戰公約不問他國簽定與否，在這五個簽約國，立即發生效力。一九三二年波蘭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再與法，羅訂結同盟。

我們從這一串事實上看來，波蘭在一九二〇—二五年間，與法國發生密切的關係，目的係爲對德對俄。由此後直到希忒拉執政前，波蘭與法國及小協約，還維持良好的邦交。其時因爲蘇聯和平外交的成功，波蘭對蘇關係弛緩，而加强對德，她始終站在凡爾賽體系下，反對一切破壞現狀的行動。但是在締結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三四年)後，波蘭外交有根本上的轉變，疏法親德，竟伺小協約和蘇聯，(原因留在下段討論)直到如今波法恢復舊日同盟，才改變態度，而轉到一九三四年前的狀態。

× × × ×

其次談到法國，法國外交的對象，是爲了「安全」和「維持現狀」，爲欲達到這兩個目的，她從兩方面進行：在軍事上，加强本國軍備，解除德國武裝，並予以不能担負之戰債，使無復興之地；在外交上，她把中歐諸國結成反德陣線，小協約和法國有防守同盟，比利時和德不兩立，她又培植波蘭以制德，羅迦諾條約締結後，又使英義來保証她現狀的安全。唯一顧慮的是「中歐之軸」的奧地利，這個國家與德國同係日耳曼族，向來有密切的關係，對修改條約，又有相同的要求，法國最怕兩國合併，以增加德國的勢力，因此她藉着借款勢力，脅迫奧國不得加入任何協定危及奧國獨立，(見Geneva Protocol 1922)和阻止德奧關稅同盟的訂立。(一九三一年三月)又以同樣的金融手段，去對付匈牙利。所以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一年間，法國的勢力，籠罩着全歐，而波蘭也始終跟隨着她。

但是法國的極盛時代，也就是造成今日退讓的禍源，在那十年當中，她既結怨於美義，又不討好于英俄；尤其是英國嫉恨她的歐陸霸權，因此抑法扶德的一貫政策，從路易喬治起，直到如今都沒有變更，有意的造成法國的孤立。等到德國希忒拉登台，法國更感到德國的威脅，和英國的縱敵，於是影響到她的外交政策，也起了一個絕大的轉變。她知道英國不可靠，和德國之難邇，因此她改變仇蘇聯的態度，而反與蘇聯接近，小協約亦與蘇聯棄嫌修好，法蘇集團的形成，乃得告成於今日。

那末，法波的邦交，在一九二〇—一九三三年之間，都維持密切關係，後來爲什麼起了轉變呢？原來兩國的邦誼，從法國白里安氏的和平外交得勢後，就漸次鬆懈下來，等到開洛格非戰公約成立，軍事式的防守同盟，遂沒有存在的理由。並且波國的政情，也與歐戰終了時不同，波蘭獨裁

者比爾蘇斯基和外長貝克都儼然以波蘭爲歐洲强國自居，羽毛已成，不願永做法國的衛星，由疏法而漸變成反法了！

打擊法波兩國邦交的，還有一極大原因，即是希忒拉外交的引誘，具體的說，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簽訂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完全使彼此間喪失了以往的關係。這個條約的內容，並沒有公佈，只知道有效的時間是十年，雙方承認現在的國界，和採取開洛格公約精神直接來解決兩國間的問題。德國爲什麽肯放棄失地，而對波蘭讓步呢？因爲德國退出國聯後，外交上就處于孤立的狀態，那時義大利想間接援助德國所倡議的改組國聯，經英外長西門遊說之後，又趨沈默；軍備平等的要求，法國嚴辭反對，而英國承認平等的原則，還沒有發表，加以德奧關係，日益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只有向東謀一出路，所以對于一方面，不得不稍有犧牲，才能以全力對付其他的問題，這是德國和波蘭親善的主因。德國於此還有一個極大的目的，她暫時尊重波蘭現有國界，把波蘭廊和但澤兩問題和緩下來，藉此以離間法波的結合，和侵擾小協約的陣線，而使她加入自己的陣圍，以孤法國之勢。

從波蘭方面說，希忒拉在一九三三年，就有尊重波蘭廊以十年爲期的宣佈，而德國所提的兩國互不侵犯條約，又明白訂立尊重現有國界的規定。領土慾望，既已滿足，所希望的厥爲維持現狀，德國竟慷慨投其所好，波蘭自不會拒絕，況出乎意外的德國讓步呢！再，波蘭知道世界二次大戰，在所不免，她正要以高價出售其中立，她希望德國向奧地利與捷克那方面擴張其勢力，波蘭或藉此可取得捷克軍火工業中心的梯遜，(T.schen)和匈牙利的斯洛伐克，如此波匈的界線，又可如願以償。所以華沙柏林間竟「不念舊惡」，終於締結了這個互不侵犯條約，而斷送十年來的法波親善關係。

× × × ×

在德波親善後，對於整個歐局，起了什麽變化呢？法國外交何以到如今又要拉攏波蘭？

我們首先要注意德國在法波兩國間所引起的反響，簡言之，法波邦交的離間者，固然是德國，但促成兩國親近者，也是德國。一九三四年，德波既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於是德國東方無慮，希忒拉乃著意併奧之舉，不久奧揆道爾夫斯(Do ffuss)被刺案起，奧大利紛擾不可終日，中歐的危亂，恰巧造成法義妥協的良機。一九三四年九月，已故法外長巴多受命與義大利成立妥協，藉黑衫軍以遏阻德國南進，並加强與小協約諸國的同盟；巴氏又企望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與義修好。他想從倫敦到莫斯科，連起一條和平的連索，中間經過義，南，捷，羅這條鏈索連結日內瓦，貫通歐洲，將要成爲「和平的長城」，給希忒拉一個鎖枷，也就是法國對德波親善的一個反抗。

但不幸巴氏與亞王同遭害於馬賽，(同年十月)使法義談判，頓起波折，拉佛爾繼巴氏之志，於次年正月成立法義羅馬協定，不僅約定兩國共同防守伯蘭納(Brenner)關口，並且解決了兩國間突尼斯，(Tunis)卡德湖，(Lake Chad) 吉浦堤，(Jibuti) 等難題，法國在此讓步，而得到義大利保證法國阿爾卑 (Alps) 邊境中立的代價。次月英法又有倫敦之宣言發表，法國對德陣線，大體上已告成功。

希忒拉知重圍難解，乃一意孤行。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宣告廢止凡

爾賽和約的軍備條款，重整武裝。四月法英義三國名集斯脫萊薩(Stresa)會議，合力以對德，斥其片面廢約為非法，但亦無如之何。奈希氏外交巧於運用各國間的矛盾，始則託詞法蘇互助公約與羅迦諾條約抵觸，以動搖英法的協定，繼則與英國單獨簽訂海軍協定，以破壞斯脫萊薩陣線。(Stresa Front)

法國於此舉對英極表不滿，乃轉而與義親善，一對拉丁姊妹花，夙怨盡除。其時義亞戰爭將啓，英思拉法以對義，但法國不願失墨索里尼之歡，婉辭拒絕；等到國聯宣告義為侵略國而施行制裁時，法國又不能不表面的履行國聯盟約的義務，英法德貌合神離的對義制裁，結果禁油遲遲不行，徒然惹起小協約對法的不滿，而給英國在歐陸上做領導的地位，以損失威望。

德國既拒絕參加對義制裁，暗中接濟義國，又明白英法合作的無力，於是趁英義爭執最烈之時，突進兵萊因，恢復武裝，宣佈羅迦諾條約無效。這使法國頓起恐慌，全國上下，一致憤慨，幾不惜以兵戎相見；但是，英國對於此舉，確眞如法國對義制裁有同樣的冷淡，無積極抗議，英法的表面合作，益趨於分離。義國又乘機一鼓而下亞京，（五月）並宣佈併吞亞比西尼亞，同時並聲明有條件的參與羅迦諾公約善後會議，其必要邀德國出席的要挾，為法國所不能容，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正式開會，實際上說，武裝萊因，業為已成事實，除用武力對付外，無法恢復原狀，英國也不過是延宕和敷衍而已。

德義的結合，歐洲政局顯然的分成兩個對立的集團，而且趨於兩極(Polarization)德義的侵略陣綫，縱橫於中南歐，英國首先屈服，撤回地中海一部分艦隊，以示好感。法國乃益感到威脅，外交上又成孤立之勢，那末法國將怎樣呢？法國名政論家伏洛羅斯 (Alfred Fabre Luce)指示出兩條路，他說——

『法國的對德外交，只有兩條途徑可走，一為組一反德聯盟，以維持和平，斯特萊薩協定，就是含有這種意思的組織，乃不幸因義亞戰爭爆發，英義發生衝突，以致斯特萊薩陣綫，現出破綻，結果德國不若前此之有所顧忌，企圖向外擴展。原來她的敵國的聯鎖關係愈弛懈，她的政策便愈激進，戰爭竟因而發生，亦難逆料。還有一個途徑，便是法國自動的對德讓步，必須法國割讓殖民領地而後可。』

不要說，法國現在是走第一條途徑，也就是為什麼要拉攏波蘭的自我解答。

× × × ×

我們再看波蘭近一二年來又轉傾法的趨向，比爾蘇斯基之死，成了法波親近的觸媒，這位獨裁政治家生前素主親德。但他的政權後繼者里資米格(Rydz Smigly)索孫諾斯基 (Sossenkovsky) 等將軍輩，都比較親法，波蘭軍部中也是親法份子來得多。

波蘭看到德國的擴軍廢約，深具戒心，希忒拉的西進東進，原不過是時間上的過程，波蘭遲早是免不了被蹂躪的。並且法國由里昂伯倫領導下的人民陣線內閣，新外交政策宣佈擁護和平，尊重國際契約，恪守集體安全制，力求縮減軍備等等，而德國却正在整軍經武，相形之下，波蘭為了自身計，親法而疏德，是歷史的歸宿了。

法國參謀總長甘茂林將軍遊波，是法波進一步的接近，他與陸軍總監里賽米格將軍，晤談多次。據哈瓦斯八月十七日電稱，謂雙方所談，不止一端，而德國進兵萊茵一舉，對於法波兩國防守同盟所能產生的影響，即是研究問題之一，又討論充實波蘭國防的具體辦法。不久里賽米格報聘巴黎，參閱各地軍事建設，盛受法人歡迎。到九月六日，兩國政府正式宣告恢復同盟，並訂財政軍事協定。

法波恢復同盟，和訂立財政軍事協定，不外下列諸因：——

(一)德國東進政策的急進：武裝萊茵區之後，德國的西進，暫告一落，她現在又掉轉馬頭，以圖東進，波蘭廊和但澤就成了她的新目標。本年七月四日但澤自由市參議會主席葛萊塞（Greiser）公然侮罵但澤國聯高級委員萊斯特，（Lester）國社黨並要求改變目前但澤市的地位，成爲該黨的獨裁制，一切糾紛由但澤與波蘭直接交涉解決，不用國聯過問，這個表示着東進的起身砲。後因英法的譴責和波蘭的强硬，德國想先排斥國聯而後進攻波蘭的計劃，不得不暫時收斂。但因此而引起波蘭的反德感情，卻無法消除，同月十八日波蘭各地舉行反德運動，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在精神上已經破裂，本來波蘭也早知但澤爲德必思收復之地，她早已借法欵以經營代替牠的新港狄尼亞，（Gdynia）以作萬一之計，德國既不出其所料，波蘭爲防備計，必與法同盟。

(二)德奧協定的影響：八月十四日的德奧協定，影響及整個歐局，因爲這不僅是德奧惡化的消除，而是義德在中歐成立妥協，破除她倆携手的唯一障碍，此後德義的國際合作，將更爲密切。德國在中歐既與義妥協，南顧無憂，她可用全力以向東歐發展，但澤事件的爆發，就是東進的前奏曲，並且德國最近的延長軍役，軍隊將增至百萬，野心更爲明顯。因此波蘭在德奧協定後，愈感到健全的命運，須仍在依法的連繫上。

(三)西班牙內亂的反響：在西班牙叛軍和人民陣線政府對敵形勢中，把歐陸兩個對立的政治集團亦劃分得格外明顯。國際法西斯的陰謀，以飛機軍火供給叛軍，謀推翻西國現政府，造成歐洲的法西斯化，法國則主張中立，通牒各國請採取不干涉政策，先後遭德義的留難，迄今猶未能有效的見諸施行。法國在國際上感到德義的夾攻，如果西班牙一旦叛軍獲勝，則將成四面楚歌之勢。並且英國對法感情，自對義施行制裁問題後，兩國無何改進，在此情形之下，法國爲突破這種孤立的境地，必須聯合反德陣綫，以加强和平集團的力量，於是就找到同樣處境的波蘭了。

(四)法國的財政援助：波蘭外强中乾，是一個貧窮而又要備戰的國家。自遭到不景氣的襲擊後，工農不振，產業低落，全國大多數農民的饑寒，是政府束手無策的難題。並且立國於四面受戰之地，不得不擴充軍備，於是向外借欵，就變成外交政策的基因之一。歐洲現能以欵貸人者，只有英法兩國，波蘭與德國同盟，不能解決她的財政問題；而英國與波蘭關係較淺，借欵可能性亦較少，爲此只有向法求助。於過去歷史中，法國於一九二〇年曾以兵力金錢，借與波蘭，和蘇聯過激黨作戰。一九三一年波蘭又向法貸欵四千萬元，經營波蘭廊的軍事設備；又藉法國的一個資金與建築企業組合的助力，以推進狄尼亞的建設，類此者頗多。在這次法波協定中，最重要的即是法國貸與波蘭政府二十二萬五千萬佛郎借欵，大部分都充作軍備之用。

× × × ×

法波恢復同盟，對於歐局將產生什麼影響呢？一九二〇年的軍事同盟，法波兩國不僅在軍事上互相協助，而兩國所參與的國際事件，也要取一致的行動，那末今後的波蘭外交，又唯巴黎之「馬首是瞻」了。我們再來檢討這次兩國所訂的政治與經濟協定，其內容如下：（據哈瓦斯九月六日電）

●一法波兩國默認一九二〇年軍事同盟，繼續有效。

●二法國允貸款波蘭，用以建築鐵路，直達狄尼亞港，與但澤並行。

●三法蘭西銀行對于波蘭銀行，規定長期貼現辦法。

●四波蘭訂購法國軍火。

又據小巴黎人報載稱，借款之數為二十二億五千萬法郎，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係由波蘭政府自由支配，第二部分係由波蘭向蘇聯購買原料，第三部分用以購買法國軍械，尤以海軍軍械為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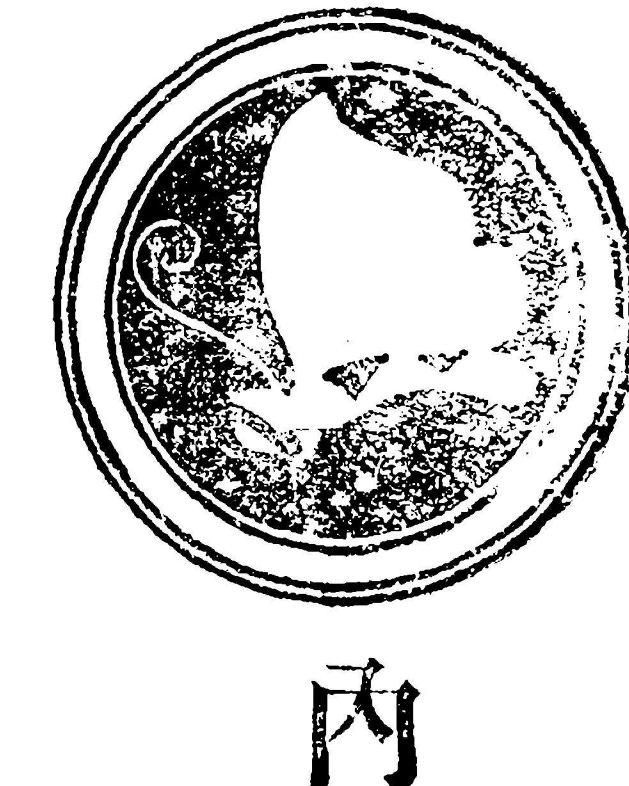
我們看了上列內容，法波恢復同盟對于未來歐局的發展，有這樣幾個推測。

（一）法波同盟復活，將增加國聯的威信，和增強維持集團安全制的力量。國聯自從德國退出會員後，即失了健全的組織，中日事件措置的失當，更加失去弱國對國聯的信心。最近的處理義亞事件，義國公然的吞併亞國，制裁全然的無補事實，國聯的威望，已經掃地，甚至有小國因憤而退出，或倡議改組國聯本身和修正盟約第十六條，以苟延殘喘。國聯的何以失敗，原因就在英法的不能澈底合作，歐洲侵略陣線的加強，以及法國在國聯中的孤掌難鳴，法波既恢復同盟，和平集團多一有力份子，蘇聯，波蘭，羅馬尼亞等在東歐已結成有力陣線。

（二）德波關係將增加新的危機，法波一九二〇年軍事同盟，原是對德的一種軍事防備。而波蘭這次向法國的借款，大部都充作軍備之用，擴充海軍設備，革新陸軍而促其機械化，建築通達狄尼亞的鐵路，類此諸事，無一不是為防德而發。而希忒拉的東進政策，又不因此而改轍。東歐多事，勢所難免。

（三）東歐互助公約，從前因為德波的反對，沒有成功。現在法波重圓，波蘭與蘇聯的邦交，也就要改進，波定脫離與德的立場，而加入法蘇集團，此項互助公約，可不必得德國的參與而告成立，則又是蘇聯和平外交的一大成功。

（四）中歐政局將愈加對立，德奧協定後，德國領導下的德匈，義國領導下的義，匈，奧，保，等，已結成一個大集團，向法蘇和小協約進攻。又聞德義有軍事協定的締結，義國許德機在義屬多德卡尼斯羣島（Dodecanes Is.）降落，法波恢復同盟，波蘭轉而加入法蘇，里賓米格上將會向法國提供保證對于中歐問題，尤其對于捷克斯拉夫，務當與法採取同樣態度。（哈瓦斯九月七日電）那末法蘇領導下的法蘇，小協約，波蘭，波羅的海諸國，將與德義領導的集團對立，兩大壁壘，將愈見展開。歐局的不安，又要進入新的階段吧！



內陸沙漠

徐盈

路上了沙漠的第一步

自從黃河改道後，乾涸了的「故道」區域，便形成了一片內陸沙漠，從隴海鐵路的東面來，到徐州，是踏上這沙漠的第一步。

徐州（今名銅山縣）眞是一個赫赫有名的地方。——

在歷史上，這裏是古彭氏國，又是西楚霸王項羽奠都的京城；在軍事上，是控制中原的重鎭，城北的九里山，不僅是古代項劉的大戰場，也是現在國防上的一座砲樓；在交通上，是南北東西大鐵路幹線的交揷點；在經濟上，這一帶又是大量雜穀的生產地；除此外，舊徐州府治下的豐沛蕭碭等縣還是大批「綠林豪傑」和「草莽英雄」的出身區域，自古到今已有不少人物了。

從津浦路的徐州車站下了火車，僱了一輛人力車，穿過了商埠和內城，成了一個大弧線地到了隴海路的銅山車站。我看到了徐州車站附近「商埠」地帶的浮表的繁華，同時又看到了城內的破敝和淒涼。一條「蕭條」的鎖鍊把全國農村都市聯繫起來了，當這農民大眾已經失掉了購買力的時候，顯然地，只有垂直下降的崩潰變爲常態，偶然地繁華，簡直成了例外。

所以，這一方面是兵的遺散地，一方面是匪的聚匯地的徐州，鐵道南北，情形迥異，這邊商埠裏正在酣歌鼓舞，那邊街市上卻在鳴槍架票。薄暮時候的緊張，已然有些像冀東的唐山的模樣。閒人是太多了，尤其是鐵路改了負責運輸後，軌道兩旁的轉運公司的巨大院子裏不再是山積地貨，而是空空洞洞地只留着一兩個人看守門戶。大批的苦力在窮人堆裏搶奪飯碗，大批的苦力在街頭遊蕩，雖然這樣，但從鄉下還是不斷地有人向城內來擁擠着。

踏着紅土，走上城南的雲龍山去。石塊嶙峋突出，表面已無多少土壤存在，上面新植的小樹完全死掉。山頂有個放鶴亭，卻見有許多人在那裏放紙雁。仰首望着，忽然有歐亞航空巨型機經過，這時恰好有幾隻烏鴉凌穿空際，於是紙雁，飛機，烏鴉都成了一般大小。伏身下看，有陣亡將士墓，密密地好像饅頭，高粱葉子染着血跡被風吹得沙拉沙拉地響，紅色的土，散漫在各地露頭，正可象徵着這是一個戰士喋血的地帶。

黃河故道是自西北而東南向地穿過了徐州去。在城邊一帶，河身的遺

跡依然存在，浮面上是蠻石堆集，下面是有砂土。淤積層在偏西些，徐州麥作試驗場的森林科曾在那裏計劃植樹，可是結果是失敗了。黃河的沙給這裏的威脅不大，因爲地勢的關係，沒有大量的沙淤積着，而且又因爲靠近都市和人稠，農制比較集約些，耕作上的加工也就更能克服了天然環境的惡劣。所以，小麥季過去之後，跟着青紗帳起來了，白高粱，紅高粱，早棒子，晚棒子，狗尾粟，和間作的大豆便把原野塗得綠油油地。

出了銅山車站的西閘口，不上廿步，便可看到一區短短的土墻，裏面是大片的麥地，正門上標着「徐州麥作試驗場」的字樣，門對面還有一個小規模的苗圃區，種植着幾種北方最普通的樹。這個麥作試驗場是頗有成績的一個，他們正在大量的蕃殖着「小紅芒」一個品種。他的辦公室是在場中央，跟離大門有一條很長很長的大路。辦公室的迎門處種着兩株矮粗的石楠 (Photinia serrulata) 紅得使人耀眼。我很奇怪在黃河流域看到它，竟然能够長得如此茂盛，雖然這是在長江流域一帶墳地邊上栽植最多的一種風景樹。

在這試驗場辦公室的後面，一條新築成的汽車路從田間橫貫過去，一直通到九里山根。這條路身下，我相信：不知道有多少使育種家費了幾許的心血的結晶却都變成一個零，看看路身兩旁被踐踏得東倒西歪的麥桿子，看看那被拋得東一個西一個的號數和品種的木牌子，不必等那引導人的指示，我便已經在作深深地嘆息了。「好在都是爲了國家——」對方這麼强自解慰着自己。我明白，實驗家對於一件實驗的中斷，是和自己的兒女的夭亡是同樣地痛苦地。

沿着鐵路線，有大批的中國槐樹林，生長度極慢，簡直可以說不過洋槐的五分之一。年年是到了開葉時期牠開葉，到了開花時期牠開花，秋風陣陣凉時，小黃橢圓的叶子落得滿地都是，吹散了，年年都是這樣，可是樹幹的直徑依然故我，即便是褪盡樹身上那層纖型的綠皮也得十年以上。這，自然是樹性的生長遲緩，可是土地的瘠薄也是一個大大的原因。

離開銅山車站不太遠，新在爲九里山開一個站，在施工中。十二里地出去，樹林子便疏稀了，到處都有被偷竊的痕跡，只有老百姓地裏的大葉楊，像一柄巨傘似的罩着幾個墳頭。

沙漠的鄰居——鹹地

在西距銅山十四里的地方，便踏進了黃河故道。春天時候，麥叢中露出一塊塊地鹹地，有如癩痢頭上的白癬。秋天時候，大莊稼收割了（這數量是有限的），又似一塊塊地鹽田。

鹹地，時常總是沖積沙漠的鄰居，因爲這裏的土質類似河北省的南部，全都是一種沖積的鹼土 (Terrestial salt soil.) 大水乾涸以後，地勢高處成爲沙漠狀態，在低處的，集積了沖來的岩石成分，不斷地經了風化作用，把礦質溶解成各種鹽類，特別是綠化物和硫酸鹽隨着毛細管水來到土表，便形成了白白的一片鹽田，限制了植物的生長。

樹株，到這裏從稀疏到絕跡。大片砂質壤土上面只有星星點點的綠痕跡。偶然地有一群山羊，在搜嚙着土表下的洋槐新蘗，尖尖的蹄子踏得地上有無數小穴，哔哔地嘆息着這裏痛苦。

過了這段河身，到了又有樹株根蘗較高的地方，忽的發現了一具浴血的屍身拋在路基一邊。就衣服看，完全是一個農人束裝，臉向天仰着，可

是已然血肉模糊成一團。身體是被火車從中腰斬成兩截，可是仍舊被衣服聯接着。走路人，看到這個死屍竟都像沒這回事似的，匆匆地從他身邊踱過去，徒然地讓一些蒼蠅被擾得起來飛舞一番。這種「無視」的態度眞使我起了絕大的驚愕——這是一個人，這無論如何總是一個人啊！

到後來。「這還不是常事麼」，我找到一個人給我解釋着，「這裏人都是覺得殺個把人又算了什麼。爲什麼殺人？反正出不了非奸即仇，再不就是分贜不均炸了窩。人幹了之後，都是扯到官地面上來，狗吃了，車壓了，都聽它。反正官家也是睜一隻閉一隻地限，心裏也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一張破蓆捲起來埋了就銷差，誰還管他是先殺後壓，還是先壓後殺？——這就是沾了官地面的光，要是在村子裏出了這麼一案，那些狗腿子能够不敲嗎？……」

一直到郝寨，我不敢合眼。腦海裏總在泛着這一幕血腥。我幻想着一個活活地人，被拖豬似的，雪白的鹹土上塗染着赤血，到了官地面。星夜，徐風，肥料的臭氣，幾條大漢的影子晃來晃去地便一個人「幹」了，然後拋在鐵軌間，靜等着一條巨蟒似的火車飛馳過去後，才獰笑着走去。也許半途中再遇了一頭牲口駝着個孤身客，那麼，就順手牽羊地架個「票」，說不定，又流血……

過了郝寨，十里開外，眼前展開了大批桃園，成一種小規模地副業經營。三二十顆樹成爲一組，中間有個蓆棚，是看守人的窩舖。從春天開着豔紅的花朶時候起，一直到核桃大的桃子下樹爲止，那裏總不能斷人。沙地種植桃樹，北部中國數見不鮮，特別是平綏綫上的沙河一帶，沙地桃樹都栽培得非常良好。桃子的樹性就是這樣，若在土質肥沃的地方栽植，只有枝叶怒發，不肯結果，反而地薄土地來得希望大些。可是，企圖每年結果，一定的肥沃度也是需要保持的，就像這一地帶，沙土裏完全沒有一點油水，又如何能够得到較大的果實。

又六里，就又到了故道的中心。

鐵道在河身裏有如一道長堤，聳然矗立，一直要有五里光景，伸長閃去。鐵道兩旁大塊的土地是低陷，浮砂，和一片一片地白鹹，濃厚得已然沒有作物存在，偶然地可以見到點蒲草莖的雜草和白茅沿着鹹邊叢生。墳地不少，饅首似的，春天時，墳叢中也能有點不規則的麥桿，秋後時，則又可看到小面積的花生和白薯，艱難地匍匐在小丘陵地裏，僅就這一點，已經可以看出當地老百姓對土地的利用是在怎樣的努力了。

到了楊樓，鹹略稀薄，這裏才有村鎮和集市。可是過了村鎮不遠再西向，又是一條十幾里長，兩邊很廣垠的大白鹹區。雖然這是一個大白鹹區，可是地面上勉强種的小麥和雜穀（在四季中）還是不少。當地人有這種經驗，據說，輕鹹地上的收穫也並不弱於無鹹的壤土，只是改良起來，費工本太大，此地良民中，自然也免不了有作着「刮土淋鹽」的「叛徒」。因爲這種生易利大，雖然「犯法」，但是仍然敵不過飢餓的迫逼。很有一羣人專作這種產銷的買賣。

一百斤鹹土可以出硝鹽二斤至五斤，一個人每天刮土淋鹽至少可以有三四角錢的代價，這比較耕作自然得利多多。所以私鹽這一問題，不是僅僅禁止能够減除的，主要的，還是要鹹地的改進，灌溉冲洗是個最好的法子，可是，這又應當是國家來辦的。

直到黃口，路上只遇到一個梨園。

沙漠地帶的景色

過了黃口，七里開外，就看到了大片的沙漠。

一片汪洋地是砂丘起伏着。只要風速較急，那麽，狼烟遍地，大地上的土砂都成爲螺旋狀地上升到空際，不多時，滿天變成黃色，太陽在黃塵中僅僅是一塊磨沙的鏡面，光芒失掉了。空氣中間，那細砂和黏土的小顆粒是逐漸地隨着氣壓上升，但那較沉的礫粒却在成爲曲線地下降着，遇到一股較大的逆轉氣流來到便頓時像把刷子似地在地表刷一下，又翻身被捲到上方去。種種的聲音，原野上的自然叫子不斷地響着，風能作出各式的樂調。人處在這時間，不但方向不辨，就是呼吸也很感到困難，只感到石礫頻頻擊打着身體，像要把人埋葬了似的。

樹木僅有被風扭曲得不成樹形的老柳樹。多數農家都把柳棒揷成一行一行地，作爲莊稼的防風圍籬。等到樹身稍爲粗大，便齊根剪去，讓它萌發枝條，一方面用來固定土地，一方面用來編點籃筐。柳條子都爲乾旱逼迫得患着貧血病，瘦弱，枯黃。

流動的砂，地形在有風的天氣一日數變，砂丘像海洋裏的波濤，一層擠一層地推進着。因爲這原故，耕作非常困難。沒有雨的時候絕對不敢播種，而沙漠裏的雨又是難以預測，地表的乾燥根本便驅逐了天空的海洋濕氣的停頓，偶然降一些，立刻便被滲透和流失了。有時候，播種之後遇到風，大半麥地屯起砂丘，還有一部低陷下去，麥種子不知道飛到那裏去了。

所以，這裏只有入夏時候比較雨水大些，農民也就只有在這一季節播下落花生是一種比較可靠的收入。若是沒有雨，那麽一年的希望便是零。

因爲這原故，這裏東西南北，四面望望，除了荒砂柳墩之外，很難遇到一個村落的。

等到走出了這段沙漠，當前又是鹹地。此地的土質非常粘重，地表上結了一層板，板表上又有鹽。秋天時候，我曾看到農人們在很吃力地作着深耕，用兩頭黃牛中間還配着一頭驢，拖着一架較大的木犁，緩緩地把土翻起來，但下面的土却是砂性的。當地人明白這道理，雖然爲了租借牲口而負着債，可是來年的收穫是能够抵償這損失的。（當地規矩，牛租一天五毛。）

出了蕭縣地界，入了碭山縣界，土質却絲毫不受政治區域的分割而有所變異。鹹土仍在蔓延着。

地的貧瘠，人的窮苦，在處處表現着。這一路，我就沒有看到一個能够穿一點整齊衣衫的人。特別是婦女們，像蒲公英一般地散佈在鐵路路基的四周，她們在那裏選擇着比較可吃的野菜，掘着地表下的樹根，時時在貪婪地爭噪着，恨不得使地表不留一草一木，可是，正因爲這樣，他們越法窮苦下來，他們把一些能够在鹹地蕃殖的植物，根本地斷絕了牠們種族。他們受着××劊子手的剝削，同時，他們又成爲自然界的劊子手！

入碭山境內，西走不遠，就展開了一片梨園區域。

碭山縣一帶的梨園是集中在李莊周圍，而李莊周圍尤以汪集附近所產的幾家梨園最有名。春末時節，黃土表上的滿樹雪團似的白花，形成大觀。果定之後，就有許多行販下鄉視察，根據果的密度而估計出產量（當地習慣，從不摘果），於是兩方議價，然後再下「訂」。這以後，這座園子的果實便算有了「主」。

這一區域，據我個人觀察，實在是一個理想的種梨區域，氣候的乾燥和冷涼，及土質的微黏和輕鹼，尤其是排水佳良最易得到佳良的果實。至於地下水平面的高度則還是一個待測定的問題，可是就事實而論，似乎不會太低的。

通稱為「碭山梨」的產梨區域，就當地看來，品種並非單純，其中除了所謂「碭山白梨」是代表品種外，還有類似花梨型的「沙白梨」，黃皮的「高頂白」，和石細胞極多的「扭梨」。（第二年春天才能吃。）

碭山白梨，是為很端正的橢圓形，萼窪深，柄有肉質，果面光滑為綠黃色，果點黃褐，微密。果肉白，質密而脆，多汁，石細胞無，果心甚小，味甜。缺點為缺乏香氣。平均果重為四兩，但汪集所產有大至十兩者。汪集的梨，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能久儲至第二年四月，仍可不壞。所以價格每斤自一分可以逐漸長到五毛的。

匆匆一過，覺得當地除了土壤氣候適宜外，在修剪，整枝，品種的栽培，包裝，運輸，各方面仍然存着多少可研究的地方，而這些，沒有一個常時期的觀察，很難得到一個概念。

過了梨的集中區李莊以後，園子慢慢地便少起來，以至於沒有，地面上還是僅有一點很可憐的作物。近碭山，土質才變好些。

西上途中高地上又有紅色土和褐色土露頭，農村土牆邊上，偶然地在柳楊之外，竟能發見了有幾株老泡桐樹(Paulownia Tomentosa)的出現。這種木頭，本為中原特產，早先中牟一帶生長最多，材輕而密，日本人為了作木屐用，曾經大批購買過，由於價格很高，當地人便不顧一切地斫伐建蓋，到現在，中牟一帶已然很難再行找到了，到了碭山車站，站台上有已泡桐十餘株，當開花時，眞是美麗異常。

隨便到碭山縣裏巡行一下。出了車站，看到道旁有着更樓式的碉堡。順着土路向前，看到在幾個士兵指揮下，有二百多個農民在作「勞動服務」，他們流着自已的汗，吃着自己的飯在沙土坡上修公路。他們咒咀天不下雨：土太鬆，不下雨，拍打不到一起。這裏麥子長得很好，今年是豐收的，秋後的豆子稍感旱些。

碭山城尚完好，有人力車供交通。為了地方總不太安靜，所以城門開放卻還隨着日頭，保存着古風。西門裏多糧行，有幾個小飯舖，街上走的士兵和農民都很多。較好一點的飯館在縣衙門附近，梨行則在東門。旅店也有一家，是專門候着糧食收畢，供給進城來打官司的客人們的住所。

城內回教人不少，城裏有羊肉賣，城外也遇到不少羊羣在嚙撕着護路樹的皮和芽。

沙漠以外的地方

從碭山到楊集一路還是低和鹹。再向前，政治區域大有變動，就是已經從江蘇到了河南的地界了。稍為跨着一點虞城縣的地邊，便可以直到赫赫有名的歸德府。

到了馬牧集，便已見出小康姿態，商業雖然不佳，但是冬小麥顏色濃得發黑，青紗帳高得埋人，充分表現出土地的肥沃。

這已經是沙漠以外的地方，距離着「故道」已經很遠，而且中間還有着防水的大堤。這裏已然完全沒有鹹土。

馬牧集俗稱小歸德，距離歸德（今名商邱縣）有四十餘華里光景。火

車到商邱的一站，實際只是朱集，遙離縣城還有十五里。這不能不說是主持修路的比國人，盲於中國經濟的分佈，以為有了火車便能招徠貨物，誰知理想並非事實，其結果是，表現出城市和鐵路兩受損失，商人感到痛苦，僅把車站附近造成了一個曇花一現的市區。當有大軍過境時，地方還能勉強維持着，而今澄平了，半街旅館全閉了大半，都把餘屋和給妓女居住。

商邱一地每年可以輸出小麥五千噸，花生雜糧二千五百噸，牛羊皮骨一千四百噸，芝麻油七百噸，芝麻六百噸，草帽辮一百噸，鮮鷄蛋一百噸……等，若是離城近些，交通方便，恐怕吸收的力量還不止此。

縣城地低，人稱「城周池水包圍，終年不涸，夏天可行小舟。」所以便因了這低濕，乃築有護城隄以防水患。也許就因了這種低濕的原故，芹菜成為商邱特產，粗大肥嫩，而無莖筋，在河南境內，凡是好一些的芹菜，都習稱為商邱販來的。

此外，商邱城東的永城所產的金針菜和乾棗也到這裏來集中。金針菜的特點傳聞是雄蕊七本（普通都是六本）。這些特產都有研究和發展的必要。至於應當提倡栽培的則有棉花，當地和徐州府在一平行線上，氣候平均為華氏表六十七度，雨量平均為二〇三公厘。在這種氣候下，推廣早熟的棉花是有希望的，但在當地却還沒有種花的習慣。

今年，河南棉產改進所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在報紙上已然見到一則消息是：

「河南棉產改進所前派主任張天鵬，到商推廣改良棉種，曾由西安運到細絨脫字棉籽四萬斤，經主任轉運到第五區貸發各種農民，自四月十八日起至二十四日止，運來棉子如數貸出，可植棉田六十餘頃，全在第五區境內，早種者刻苗已出土。其第二步工作，擬就地組設農民植棉訓練班，召集各棉農輸以混合選種之方法及純種之利益，使各具植棉選種相當常識，藉以保持良種，而收一勞永逸之效。」

對這條消息，我的意思是，種脫字棉，不如種斯字棉，因為後者收穫可以更早些。至於訓練農民，倒是一件頗切要的事。

在河南建設廳報告上面，還曾看到當地有一個省立麥作試驗場，可惜以時間關係，不容許我得以參觀。

從商埠西行，過小壩，又走上沙漠。

又走上了沙漠

柳河車站有大柏樹林，是鹹地的明證。按地名講，此地本該有柳，可是在車站附近，並無發現。

出了車站不遠，才見到路旁的行道樹全為四五年生的大柳，沙漠地帶裏兩行裊柳蜿蜒着展開去，也很成為奇觀。

這便是又走上了沙漠。兩面又是一眼望不到邊的沙丘。恰好這天正刮狂風，我看到風沙怎樣地被掀起和怎麼地在空氣裏巡行，我看着天日怎樣地從淺黃變成濃黃。更奇偉的景色，就是我看到多少鐵路工人在路軌上舉着鐵鍬在掀沙丘，落砂簡直像是落雹，舊的方纔鏟出去，新的又行積起來，一鏟方才拋出去，風頭一轉，又行回來了。

在此地，我不能不指出路軌上所以這樣地積沙，正是受了森林的害處。森林能防砂是不錯的，可是森林植得距離路軌太近了，正足以阻止砂丘

的飛流，反而來到此地便行停頓，以致要用大量的人工才能防止「[illegible]軌」的大患。

雖然，這一地帶却還是需要一個防風林的，不過，應當種植在離開軌道最低要在半里以外，樹種應選萌蘖强者密植起來，像一道牆，一扇屏風，把風沙從那條篩子裏過濾一下，流沙到了那裏被阻止了通過後，軌道一方面便可以省掉這麼許多的人工和鐵鍬了。

防風林的距離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農田在這一地帶比東部更加荒蕪。東部有些砂地還可以間隙地種點麥子而在這裏簡直是不可能，沙漠地上，只有等候大雨，來種一季落花生。好在落花生這種東西，只要成長起來，不論多麼乾旱，總有收穫地希望。

一路呼吸着風砂到民權縣。這是一個新縣份，民國十七年由睢杞兩縣北部析置，而以睢縣境內的李壩集爲縣治。城內還依然是一個「集」的形式。地瘠人窮，恐怕就算改成省治，也不過多來點候補官而已。對於當地的農業經濟若不加以改進，恐怕終然是不會有較大的希望的。

在去野鷄崗的路上我便看到北部絡繹着防水的大堤，起起伏伏。到了野鷄崗車站，大堤相距路軌不過里許，於是跑過去參觀，地勢逐步高起，看到車站漸漸低下，沿着一條大車路紆曲地爬向上方去，到了頂上，從一條長隧道似的土壁裏看穿去，眞像桃花源記所謂的「豁然開朗」，裏面的大片麥地十分廣闊，簡直又是一個大面積的沙土平原，村落整潔，情形比下面的鹹地好得多多。

後來下了堤，再向西前進，有多半地方，鹹土很是濃厚，所以這裏以硝鹽爲業的也特別多，自然他們不能公開地運輸，可是牠們是當地一般民食的必需品，那數量一定是會驚人的。越是吃着野菜和粗糧的人，越是不會忘記加鹽的。

此地樹木很少，除臭椿外，偶見一點檉柳，（俗稱紅筋條）大概是作爲編織用途，不過條子比柳條脆，產量也不十分多。

聽此地老百姓說，河身裏面種大麥的很多，取其春天雨後就種，能够很迅速地收穫的原故。

又二十里，到內黃。土地比較肥沃些。站上有些糧食包在等候着起運。這現象，使我便記起了一個頗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一路走來，（在這內陸沙漠地帶中）大小車站中，不論當地是多麼貧瘠，但糧食商人和成袋糧食總是不斷看見的。這種現象，並不是來表現着豐收和足食，相反的，說來很悲慘，却正是農村破產到逼着農民要賣盡他所有的最後一顆穀粒，來還他重壓的債務的程度了。雖然，河南的農民比較有組織，有勇氣，可是他們還不會把組織和勇氣運用在現實的問題上的。

所以，雖然這一帶是漠漠砂丘，可是到處已經潛伏着會怒燃地野火了。

從內黃到蘭封，他勢低陷，積砂更多，在大風過去後，清晨起來趕路，太陽血紅血紅地映着地表上的砂層發光，砂層有如虎皮斑紋，潤澤和精緻，令人絕想不到流飛時候的狂態。

到蘭封縣，就到了黃河故道的西端。蘭封北部銅瓦廂是在黃河第五次氾濫後，從元朝元至二十五年到清朝咸豐五年又一次決口的地方，把這片沙漠弄得愈行近代化。蘭封的風砂尤其來得利害，刮風天氣，一杯白水放在桌子上，半點鐘後，就會沉積了一寸厚的黃土。

也曾到蘭封城裏觀了一下光，城比民權大而堅固，去年又曾被水浸着，今年方才滲下去。城裏面已然演成了無人狀態，十字街的要區裏面都不能佈滿店戶。十字街以外，大部的地空閒着，有的依然積水，有的却種着作物。在裏面走着，感到彷彿是一個到了奄奄一息的破落戶，了無生機了。

蘭封，很可以作爲一個飽受黃河水患的代表。這一地帶若是任它荒蕪，不僅是本身的沙漠沒法子恢復，而沙丘南移，影響會愈來愈大的。至於當地僅僅種植花生，也不是常久的辦法。

從蘭封再西向，依然是沙漠地帶，——不是沖積的土砂，就是雪白的鹽鹹。

依然是大片沙漠

再西行，經過了沙漠和鹽鹹到羅王。（陳留縣屬。）

這一帶的農民，一年四季中，最沒有辦法的是春天，幸而鐵路兩旁的樹林每年遭着浩劫，來賑濟着每年的「春荒」。

開春以後，當農民發掘着野菜時候，柳樹開葉了，這柳葉，便是一時的賑糧了又不久，榆樹的榆錢長大了，不消說，又被擄得精光；再往後，榆葉長成個了，當然正好吃，摻着點老樹皮；最後又可以吃半個月的洋槐葉和花。

等到大麥熟了，樹林裏便消失了這羣天天拜訪的剝削者，可是同時，給麥隊裏却頓時成立了無數支的生力軍。

到興隆集，地又稍行肥美，這許是因了惠濟河流域的原故，多少有點灌溉之利。到了晚秋，這裏有種蕎麥的習慣，紅紅的莖子，白白的花，看起來十分美麗。也算是當地救荒的一種辦法。

西行三十里，很觸目地首先看到開封的防水護城大堤，這一帶洋槐樹生長得非常茂盛。入堤後，慢慢地就可以到盆地的中心——開封省城了。

歷史上稱河南叫中州，贊爲「稟中和之氣，生理安舒」的，而今，却在事實上和這句古話正相反，分明是：乾燥，苦瘠，和生理難安的地方。也許古代並不如此，正像黃土高原上在古代絕對不會連一株樹都沒有一樣。

開封，因爲是個省城，無論如何總是河南政治的中心點，城內的建設頗有可觀。從車站起，向城內走，首先可注意的是巨大的陣亡將士紀念塔，再前進，是煌巍的郵政局，到城內，立體式的建築很新頴，進城後，一直到龍亭，馬路都很整潔，『新生活』在這裏施行得也很有成效。

可是，仔細看起來，這裏給與一個過路人的印象還是一點表面上的繁華，所謂浮光掠影而已。看看城外各地的貧與瘠，也就不難明白爲什麼許多商店都是那麼冷淡。還是那句老話，如今是，一條蕭條的鎖鍊把全國的

都市與農村聯繫起來了，開封怎能夠例外呢？

開封一地的農林機關不少，有大學，有職業，有各種試驗場，可是試驗出來的，成績能供給農民使用的還是很少，（我自然不敢說是沒有。）「中國最沒有進步的，就是農業教育！」這是蔣夢麟氏在作教育部長時候的話，這句話，一般人都說不錯。

比較更深入一些地還有楊開道氏的話，他說，「中國之能否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完全要看中國之能否完成他的產業革命，中國之能否完成他的產業革命，完全要看中國農業之能否應用現代科學，中國農業之能否應用現代科學，完全要看中國農業的效果如何，農業教育沒有辦法，農業教育沒有成績，中國國民經濟是不會改善的，中國產業是不會成功的。」

雖然這個論調過於「重農」了一點，可是我們跑過了農村內部的人，再回想到教室的議論，真是覺得十二分的空虛。我看看這麼多的機關，我想想一路上沙漠的分佈，我起什麼感想呢？

從開封再西行，過韓莊，到中牟，沙漠的面積更是十分廣大。一路所見，仍是荒沙柳墩，作物極為稀少。

到中牟，想到了捉放曹的陳宮曾在此地作過縣令，所以特地到城裏去看一看。進城途中，看到不少棠梨樹，生態都極良好，據人說這都是野生的。由此可以推想到，以棠梨作接本，推廣梨園為農民副業也許是一個值得作的研究。

遙望城牆，一片白色，砂子泛出耀眼的光，砂已然圍了城。

在靠進城門地方，大車轍低陷下去有一尺深光景，車夫看到騾子洩了糞，忙便很珍惜地拾到筐裏放在車上再走。到城門口見路突然斜削向下，路身已比城門高出五尺有奇。這情形使我不禁想到榆林（陝北的榆林）時常要被沙埋的新聞。後來知道這裏，每隔兩年也要徵集全縣民夫來此掘城，否則也會封閉着城門的。雖然如此，只見城是一天比一天地下陷了。

進了城，很奇怪的是城東西牆下積着兩大潭不乾涸的水。街道狹小，商店極少，連個客店都沒有。縣政府是新油漆的，很可打破『官不修衙』的成例。

關於『陳宮』一事，據人說，除了縣志上有這點名字外，另外是找不到一點史蹟的。

過中牟經白沙，古城，到鄭州（今名鄭縣）浮沙是慢慢地減少，黃土層已然在望，這是一個中間地帶。

從鄭州西向，地勢漸高，那是黃土層，也是一個乾燥的農業區。

註一：我用「沙漠」二字，也許有點誇張，可是事實的確是沙漠狀態。

註二：本文的記述並不是一次觀察所得，所以春天的農作物和秋天的農作物同時被提到了。

元代的長途賽跑

朝鮮選手孫基禎氏，在柏林奧林匹克之馬拉松競賽中獲得第一位，世界運動界，為之驚嘆勿置。殊不知蒙古自古即有類此之比賽，日本文理大學教授文學博士有高嚴，關於此事，發表有興味之談話如下：

『余雖為東洋史之一學究，然常覽漢籍，偶讀元明之交，（日本之吉野朝時代，距今約五百六十年前）中國學者陶宗儀（號南村）所著「輟耕錄」，載有元代雜事，其中第一卷有一段，記蒙古人長途賽跑事，與目下馬拉松相似特介紹於下，亦饒有興趣也。

「貴由赤者快行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賞。故監督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後先參差之爭。然後去繩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二三時而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

按文內所云「貴由赤」者，即蒙古語疾走之意，蓋音譯也。先由官廳調查選手之姓名與人數，立於出發點之前，約之以繩，排為一列，然後號砲一發，同時疾走。在元之大都（今之北平）舉行時，由河西務出發（在北平東南約六十餘哩）在上都（開平，皇帝之避暑地今之內蒙古察哈爾省之多倫諾爾）舉行時，則從泥河兒出發，（閃電江之沿岸）以三時（今之六時）餘疾走全行程百八十里，到皇帝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賞銀一餅（約重十兩），其餘賞賜有差。選手之資格與人數，雖未明載，似曾由當時之近衛兵選三四十名，其速力與今之世界選手，以二時間走二十六英里相較，二倍半之距離，需二倍半以上之時間，似稍緩慢。然此項運動獎勵法，恐係尚武之蒙古朝廷，獨自創作，而非學自他人也。蒙古人平日慣於跋涉山河，以與選為榮，且準備每年出場，惟此種賽走，始於何時，不得而知。元世祖忽必烈設定大都上都兩都之時，似早已有之矣。蒙古自太祖成吉思汗以來，獎勵狩獵，以為部下之軍事教練，出徵之際，則有騎馬女軍相隨，担任修理武器或保管兵站等事，此為周知之事，殊不知其獎勵運動，竟亦顧及上述之賽跑，此則無人注意及之者也。



獨裁下的體育軍事化

約翰·段納思著
周天眞譯述

獨裁者給運動下了一個新估計，這是不可避免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常懷着復古的頭腦，對於前朝常有無限的眷念，獨裁者的希望則在贏得青年人朝向新的人生觀，和新的組織。他們覺得運動是實現他們理想的最好途徑。打起始，它不過是娛樂和健身的一種簡單的泉源，運動發展到現今，却成爲最高權力者，爲達到某種目標的手段，一種有力的武器。「爲運動而運動」的理想，早成爲嘲笑的題材了。現今一般運動指導員不啻是大量砲灰的出產者了。

沒有人敢說：在大多數的民主國家，尤其是在美國，體育已發展到一種烏託邦的境地了，運動商業化，就是一個阻礙。但我們知道：它的罪惡祗影響於美國幾種運動的極少數人。可是在獨裁統制下的國家，運動對於每個男女早已軍事化了。

運動之被視爲一種影響和管束青年的工具，是勃興於史丹林出現於蘇聯的時候。蘇聯這個運動的方案，是史氏一手規劃定當的。墨索里尼抄襲了蘇聯的計劃，稍事改更。希忒拉一九三三年把握了德國的政權，他較史墨兩人更善於利用運動。運動在這三國的設施形態，雖各有不同；但根本的原則還是一樣的，這我們就可看出的。運動在這三國的存在性，不是基於青年人的娛樂或强身作用，乃是爲一個人從能走路到他或她過了軍役時期後的一種極嚴格的勞作服役。眞的，運動不過是領袖們的一種工具罷了；他們利用它有三個主要目標：

第一：使年青人加忙，因此感到滿足。一人整天在露天下遊行或是練習，就不想到埋怨，煽動，宣傳，或加入反對黨來和現政府作對；至少機會是減少了。軍事化的體育累壞了青年的人；這是對他們的一帖最好的鎮靜劑。它可以免去青年人和叛離份子對於國內政局和失業等事過份的憂慮。

第二：獨裁者聰明地利用着運動當作有力的宣傳品。譬如說吧，沒有一個明達的人會信美國在本屆世運的獲勝，是證實了美人在種族上，理智上，道德上，或體格上，比其他國民具有特殊優越性的說明。在獨裁制的國家，看法就不一樣了。依它們的觀察，一個國際足球比賽，就可把整個國家的命運押注上了。結果是勝利的，全國驕傲，不言可喻了。台維斯杯網球比賽，法國有被德國打敗的可能嗎？全國民衆傾耳門着在巴黎球場一個女報告員的消息。如果他們眞的勝了，他們就接受這種凱旋，作爲國社

主義的正義的力量擴大宣傳好資料。同樣的，倘使意大利戰勝了英國的足球隊的話，墨索里尼就重視這個勝利，把它看作法西斯國勝過民主國的一個好例。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運動在獨裁國家的最後目標，是在「造就人才，保衛國家」。因了國防的關係，年青的人就得遠征中國的邊疆：或是奔命於熱沙飛揚的非洲。他們做來滿不在乎。今日的意德俄三國都可說是武備整齊的國家，雖有程度上的差別。在他們，娛樂，運動，甚至人民的個性，都會屈伏於他們所標出的武裝需要條件之下的。運動祇是軍事訓練的一種工事。理想中的運動道德是沒有比這再被蹂躪的了。

過去二十年來，蘇聯在體育界的邁進，超過任何國家。我在這裏不便細談，但留心體育紀載的人，想已知道莫斯科短跑健將羅爾科百米成績是十秒三，平了黑人吐倫的世界紀錄。其次，蘇聯女性體育的進展，亦是我們所熟知的。一九二六年，蘇維埃聯邦練習運動員的數目是六十萬人，現在已超過了二百萬人了。莫斯哥的達納摩運動場是世界最完備的一所場地：內有一個煤屑的跑道，車行的跑道，五個網球場，每個可以容納四千多人，二個籃球場，三個排球場，一個足球場，二個練習場，一個極大的體育館，三所設備完美的旅館，同一座足够容納六萬人的大看台。

蘇聯體育之有這樣長足的進步，首功無疑地得歸之於史丹林（我相信蘇聯人民得着史氏計劃的實惠較之其他獨裁國家爲多）。他眞是世界第一個獨裁者，重新發現了運動；其他的人不過按照他的意旨，改頭換尾，予以增減而已。史丹林說：「每個國民必得身體强健，抵抗任何外來的侵略。這是天職」。自然，他對於爲運動而運動，並不感覺興趣，他所注意的，是人民體格的訓練，因爲國家最大的武備是人民的康健。一個健康的國家，才能產生堅銳無比的軍隊，他是這樣認定的。

一九三〇年，史丹林通令全國統制體育教育。私人的體育會和運動組織，一律予以取締。各種體育事項，都歸國家來經營，國家設立了一個全國體育委員會。它包括了八十個委員，內中有幾個是共黨最重要的領袖。該會每月開會一次，商討各項體育進行事項。他們採取分權制：在大會之下，凡是工人俱樂部，農民合作社，軍隊，黨部，都有委員分會的設置。此外，凡各聯邦自有權管轄地方體育的起直到每個工廠止，尚設有分組委員會。工廠的委員即由工人自己選出。在原則上講，每個工廠有它自己的運動場。而一個工人運動場的設備，得包含幾個足球場，一個田徑賽場，五六個網球場，幾個排球場，同其他的設備。勞勃脫•潘理耶在他有名的著作 Les Camarades Sur Le Stade 書中說：「在列寧格一地，足球是最普遍的運動。越野賽跑次之。我們就以列寧格爲例，它就有七所大的運動機關，內中五個屬于工廠的，二個屬於市立的。此外尙有三十五個體育團體，附屬于較小的實業組織的。列寧格一地就有二十五萬運動員，內中有一萬八千人在一九三四年考上了「P. T. D.」的試驗。」

所謂「P. T. D.」試驗，—即是『準備工作和國防』的試驗，等於一種全能運動，不論性別年齡，蘇聯人民皆可應試的。考上的人頒與一種獎章，算是無上的榮譽。這種試驗，雖開始于一九三〇年，但進行却非常順利。現在居然有二百萬人考取了這個試驗。這個數目是非常難得的，即以體育發達很高的美國來論，亦難望其項背。這種試驗的項目，現在又增加了一些。這須要更强硬的本領去中選。據最近報告，新法首次中選的人，頭十名

都是屬於紅軍的軍官。

「P.T.D.」制度為我們說明蘇聯運動軍事化的一個極好例子。試驗的項目，包括通常的跑，跳，撑竿高等，每項得達到一定的標準才可以領得獎章。譬如百米必限于十四秒。要一秒鐘跑八碼是件多困難事啊！不單如此，其他的條件艱難的還不勝枚舉！你必得擲手榴彈至三十五米突之遠；騎雪車至十基羅米突，帶槍遊泳五十米突，帶着毒瓦斯走路一基羅米突。此外如騎馬，射擊，看地圖，看護等，都有一定的標準。考上的人，普通是被遣送到莫斯哥，或列寧格的有名體育學校，再求深造。他們不是為大衆的一個表率（職業家在蘇俄是沒有的），即為工廠，學校，或是軍隊的體育指導員。

在蘇聯，運動軍事化，是被人看作一件極自然的事。這是蘇聯每個國民應有的職責，先把身體訓練好了，而後為國家出力。一羣工人玩足球在最高興時候，指導者突然吹起笛，工人們立刻停止比賽，趕快穿上制服，繼續做一小時的其他訓練，像拿着刺槍爬行，跳和跑啊。這至少給美國人看來是十分驚奇。

紅軍是蘇聯運動的中心。在大多數的城市，它就蓋着廣大的，設備優美的運動場。專門化是嚴格地取消的。除去經常的練習外，每個兵丁還得有幾小時不受管束的他種運動。軍官們自己是極能幹的運動員。他們有體育訓練學校的學生為之幫忙。

錦標制度是禁止採用的；實際上可是已在蘇聯發現了。同時，對外競賽，不久也會解禁的。雖然如此，史丹林所主張基本原則，說運動祇有一個作用，改良種族，準備青年為國抗戰，除非獨裁的政體是不存在於蘇聯，是萬難改變的。同其他獨裁國家一樣，在蘇聯，運動和政治是分離不開的。

墨索里尼打起頭就深覺着運動應該用來作為改造意大利青年朝着法西斯信仰與為法西斯目標的一種工具的重要性。蘇維埃的榜樣放在面前，他很早的也就想到運動可以用來武化全國；他又覺着他可以把運動比蘇聯做得更前進一步。

很明白的，墨氏的事工，較之史丹林是容易得多了。蘇聯的領袖得化一部分的精神來教育民衆如何運動。而意國人民，在墨氏未上台前，早已很懂體育的了。宣傳方面儘可以說，在大戰以前，運動在這個半島裏還是一件新鮮的事；但事實方面可以証明意大利的運動決非開始于墨氏進入羅馬之時的。在法西斯主義未在意大利建設以前，意國的運動早具萌芽的了。意大利的爬山會是在一八六三年成立的；騎車聯合會組成於一八七〇年；在一九一〇年越野賽跑會出世了；足球會等在一八九五年於琪拿耶和杜琳地方就有了。最近統計指示各種運動會的會員總數約有八十萬人，其中像網球協會的會員即有一萬一千多人，這個數目比較法西斯未握政權前是增加了不少。其他像爬山會呢。在一九二〇年就有四萬多人，現在的會員人數也祇有六萬多人，這較之其他各國，尤其是奧國和捷克，幾還是稍稍落後的。這些不過是說明在墨氏未上台前，意大利是有運動的一點吧了。

國外對抗，在蘇聯是不許舉行的。蘇聯運動家於是沒有機會和別國人士來作技術方面的競賽。墨氏的主張就不一樣了，他根據着運動是為國家的，運動是為宣揚法西斯主義的，他極端贊成國際的比賽。在他看來，國際比賽，是實現他的主張最好武器。因此他對於勝敗是看作很鄭重的。譬

如意大利的足球：騎車，網球，或其他運動，得着勝利了，報紙大事宣揚，人民滿街遊行，拿這來證明他們民族和政治的優秀性的。倘使先天好動的英國在某項運動上被他們打敗了，他們竟會全日休假而來慶祝勝利的。在他們每次遠征出發前，墨氏照例和隊員們有一次會談。在比賽未開幕前，他們會接到慰勉的電報，結果勝了，本國的賀電也就雪片似的飛來了。有一次意大利的騎車隊在全法比賽中居然名列前茅，意大利奧林匹克組主席象法西斯黨總秘書就去電慶祝，向隊員們表示墨氏的信心和他懽悅的情緒。總之，全意的運動員必得深深地記住：「在競賽的時候，他不單的代表他的個人，他還是代表了全國，爲全國爭光榮。」墨氏曾經說過：「意大利的健兒聽着：在你們遠征時，你們是用你們的筋肉，身體和靈魂，負担起了全國的光榮和運動的尊嚴。」

在一九二五年所有全意工作人員的體育，運動，及遊藝活動，及文化訓練都法西斯化了。他們被逼的得加入全國業餘協會，一個管理全意人民自由時間和體育訓練的執行機關。表面看來，業餘協會的目標，是在使工廠及其他各業的工作人員，在公務餘暇，得着正當運動的方便。其實呢？因這個組織是和法西斯黨有密切的關係，是由黨員來主持的，則其爲宣揚法西斯主義的一個集團，是不問可知了。從前社會主義黨的黨址，散落在雷汶那和羅馬的，已被業餘協會接收過來作爲他們的會所了。

如此，運動已不是一種自由的活動，乃變成政府的一部機構了。在每項運動裏就有一個掌權的，運動員對他發生主僕的關係，體育逐漸變爲這個朝代的道德特徵了。倘使你要玩高而夫球，網球，足球，或其他任何運動，你必得首先加入全國業餘協會所管轄的組織。這個組織的職員，不是會員自己挑選的，乃是由羅馬黨部委派來的，此外，除去應付的會費外，你還得每年担負意幣二個半列拉給全國業餘協會。

法西斯黨總秘書長曾經這樣說過：「全意的青年現在已經全部法西斯化了。全意的一切既然已經歸納在意國國旗之下，運動世界亦得向它低首，這不是很合理的嗎？」有敢自作主張的運動組織，無不封門大吉的。此外尚有一位法西斯黨執行委員會某委員的主張，亦可引証，使我們對于意大利的體育政治化，更可以明白些。他說：

「運動自身並不是目的。個人的選擇也早已不存在了。所有一切體育組織的規定是不以個人的興趣爲根據的，它是基於軍事的需要的。在這個轉變過程裏，我們發現了法西斯主義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一種姿態。法西斯利用各種各樣的運動，尤其是大衆參加的項目，作爲軍事準備和精神發展的有力工具。把運動全民化了，武備化了，法西斯成就了它的最主要的政治工作。」

和運動統制政策同時並進的，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急進。起初青年軍訓祇限于十八歲至二十一歲的青年，後來漸漸推廣到十八歲以下的青年。現在六歲的小孩就得開始就軍事訓練了；他們得加入 Figli della Lupa 做一個會員。到了八歲他加入了 Balilla ，受着毒瓦斯面具，槍擊，特種體操，宿營等等訓練。（詳見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大公報朱學範著義大利法西斯青年訓練，譯者註）

女子的訓練也不疏忽的。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的羅馬法西斯官報，就有下列報道：「法西斯女子，在該年春季齊集羅馬國家觀閱台舉行第一次大檢閱。每個赴會的人必得帶式樣第九十一種的面具。在各項比賽中最

吃重的一門是射擊」法西斯提倡運動的本色，不是盡情畢露了嗎？「或者」法西斯黨總秘書說：「有人會抱怨或反對這樣訓練的，這祇可讓受訓的青年高高地舉起而共來作回答好了」。

「法西斯星期六」在去夏的出現，做到了意國運動軍備化的最後演進。政府下令所有店舖在每星期六下午一時，强迫停止工作：所有黨員必得向他們所隸屬的組織，受政治，文化，體育，軍事訓練。幸運的是這一小時的薪金是不會扣除的。

依墨氏的看法，比賽是有用的，倘使它能凱歌高唱，顯示着主義的優越性。這種紀載，無論在國內或是國外，是細心地的搜集着和愼重發揚的。運動遂變成了一個偉大的國家出品了。其實，這祇說明了意人運動觀念的一半。它的眞正目標還在訓練兵士。墨氏把運動統制和軍事化了，他的成就是使六歲至五十五歲的人變爲眞正的或後備的兵士吧了。

希忒拉主義，有人常說，是靑年運動，同樣的觀察自然也可適合於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每個獨裁在開始就認爲靑年是黨中不可少的份子。墨氏和希氏將運動改成去適合他們個人或黨的意志，其所取步驟都比史氏加深一步。史丹林不過把體育軍事化了，墨索里尼把它看作國內外的一種有力宣傳，希忒拉更是面面俱到：一方像史墨兩人一樣，他發覺了靑年們必得忙累不堪，他利用了體育和戶外運動把人民訓練成兵士；同時，他也把國際運動競賽當作最好的宣傳資料。此外，他又把運動作爲排除異己者的武器。在統制管理下，他可以不讓異己者參加任何種集團運動。

運動在德國是受納粹黨治的指導的。黨將這個責任放在一個黨員而衆體育事員奥斯添山的身上，他可以說是獨裁下的一個獨裁了。納粹統制了德人生活的每一部份，而體育的限制尤爲嚴格。德國運動事項的舉行，沒有不先有黨的許可和受黨的指示的。政治和運動在德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德國體育的設施和活動，都歸奥斯添山全權管理。同其他獨裁主義國家的體育領袖一樣，奥氏也把運動祇看做了爲達到某項目的的工具而已。和意大利的主旨尤相同的，就是他對國外比賽的勝負也看得非常鄭重。對它的事先事後的預備和宣揚，誠是不嫌其煩的仔細和愼重。對于運動的其他問題，却是不十分的關切的。他曾和我相識的一位法國記者說過：「我不注意運動的職業化，這個問題是不吃重的。」運動的仁俠精神和公正比賽等題材，是被當作軟弱的象徵看待的。最要緊的事，是在訓練靑年變成精强的兵士，因此實現了當局的一種理想。

墨氏對意大利的一切體育設施，德國不單履行無遺，更進一步的，它還下令各體育團體肅淸那種不需要的份子。像我們所知道的有名猶太運動家，如二百米健將司科德曼：女子標鎗瑪塔．吉科勃；網球名將譚尼爾．潘琳；福郎．納萊．尼壁；中級重量拳賽錦標歐尼．西林；漢堡短跑能手利威；女跑將格羅塔．浮門，等等，這些都是被擠出來的人。自然，其他名望稍差的人還不知有多少呢？像意大利一樣，加入任何體育團體的先決條件是必得先爲黨員。

在德國，運動道德觀念是比任何國家還要淪落。你必得有納粹黨証，才可以參與運動，這已提及過了，如果一旦發覺你的黨的認識還是不够，你以前所贏得的一切榮譽，還得馬上取消。一九三五年七月屈勞司登一個網球會，不幸在一次黨部審査時，內裏面有幾個會員對於黨義表示了懷疑

，已獲到手的錦標即刻就被剝奪去了。事後黨方委員表示着說：「祇有澈底認識國社黨主義，並能保持他們的立場不止於運動比賽，而能推及于國家生命的人，方可接受德國的一切運動勝利」。爲使其他的團體也知警惕起見，德國新聞社運動版特地標出：「在將來，祇有澈底認識國社黨主義的人可算是錦標的獲得者。」德國議會議長康塔．繆趣，在本年新年致詞，談到運動政治論文時，把這個訓義，第一次的予以官方承認了。他說：「德國運動領袖的主要任務，是屬於政治的。所以納粹體育會的會員皆得受着國社黨主義精神的陶薰。」所以除開把運動作爲排外的工具外，他們還盡力在利用運動來形成青年思想的武器了。

德國青年運動「Hitler-Fugend」是創始于一九二六年，現在完全爲納粹黨所接收了。它是現政府的一個主要機構。領導的人是二十九歲的一個青年，名叫鮑爾達．馮．司超勒。英國名記者費列浦．吉伯司爵士曾說有一天他可承襲希忒拉的地位和權力的。他們現有團員六百萬人；組織完全採取軍隊的體系—有連，營，團等分別。它們目標即在準備德國青年，在正式加入軍隊前，即有極充分的軍事訓練。訓練項目包括步伐，掘壕溝，駛船，電網下爬行，槍擊，毒瓦斯預防等。女的還加上看護一門。

除了 Hitler-Fugend 以外，其他的青年團體在德是否有存在的餘地呢？有人或者要問。司超勒說：「自我黨奪得政權後，在柏林尙有一所德國青年組織國家委員會存在着。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我們自不能不把它推翻。其他零碎的以後即不打自倒了。現在除開我們以外，尙有一個天主教主辦的，其餘都歸我們了。」

天主教的青年組織，雖然尙獨立存在着，但它們的行動自由是多方受束縛的。事實方面却又告訴我們，不管司氏的誇口，有許多新教徒也並不是熱心的團員。向其他的宣傳家一樣，他不免有言過其實的地方。他說加入他們團體的人已有六百萬左右了。我們如認此數是對的，那德國青年加入他們的也滿不了德國全青年數量之半。本年度開始時，德國方面傳來一個消息，說有九百萬的德國青年，將被强徵加入一個新的德國青年同盟。它的目標是使青年受軍訓和國社黨的世界觀。這不是等于一個自供，證明了 Hitler-Fugend 的自由加入實際並無成效嗎？呼籲和壓力所做不到的，祇好仰仗徵兵制度了。

正像蘇聯和意大利，在德國運動和軍備是攜手同行的。在德國它的關係是更明確地規定了。柏林附近一個軍官學校的體育教員，曾寫了一本國防體育訓練的教科書。它裏面有一段說：「所有體育訓練的目標，已是，和永將爲軍備化，爲運動而運動的毒素觀念，德國人民將永不信任。它也絕不適合納粹的立場。德國的各種運動是祇具一種目標的」。

運動像我們所認識，已被獨裁國家摧殘無遺了。每種運動爲政府和黨員嚴格地統制起來了；每個運動員除非先行入黨，否則所有運動權利都會被剝奪的；所有國際比賽都盡量的利用着作爲民族和黨政的宣傳；勝利的意義就表明政治和種族的優越性；和運動的基本目標是在訓練青年男女預備作戰——我們真不知道運動還該怎樣的被蹂躪和侮辱了！

田中義一的對俄問題報告書（上）

王古魯譯

日本故田中義一大將的名字，不僅因為他做過政友會總裁，首相，長閥首領，使得我們鄰國人士，覺得很熟悉；而且因為他的「上奏文」流傳頗廣，更使得大家格外記得清楚了。我們看到「上奏文」的計劃周密，就可以推想到田中義一氏的為人，更可以明瞭他對於推行所謂「大陸政策」一事，固非率爾從事之流可比也。

他在日本陸軍中顯露頭角，還在日俄戰役之前，奉派赴俄以後（他是明治十六年二月入陸軍教導團，同年十二月入陸軍士官學校，十九年六月任步兵少尉，二十五年卒業於陸軍大學，二十六年任第一師團副官，中日戰役中因功昇大尉，二十九年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部員，三十年兼大學教官，三十一年赴俄）。他是明治三十一年赴俄的，他在俄國的名字，是“Giichi, Novsky Tanaka„。他入亞歷山大第三十四聯隊任大隊附，與俄國將校同樣服務者五年，備知俄軍的強弱，並深悉俄國的國情。當時俄軍實況，所有隊附將校，與參謀將校，平日雙方意志極為疏遠，故參謀將校，對於軍中情形，絲毫不知。而附將校與士卒之間，感情亦極為淡薄。凡此種種，均為後日日俄戰役中俄軍戰敗的原因，而田中氏以精細的觀察力，看出此種缺點，認為俄軍不足畏，所以歸國之後，極力主戰的了。

從前譯者曾經聽見過日友說過，田中氏從俄國歸國之後，向陸軍當局提出過「報告書」，而且說這個「報告書」，後來對於日本陸軍在戰爭中很有貢獻的。屢次想一讀原稿，始終沒有得到這個機會。最近有人在那裏編纂田中氏的傳記，因為蒐集資料關係，忽然在田中家所藏的文書之中，將這「報告書」發見出來了。這是一篇很好的作戰計畫書。以我們鄰國人士的立場看來，牠不僅是為日俄戰役史的很好資料，而且可以教訓我們，如其要達到任何目的，事前非有詳密的計劃不可。日人的企圖向大陸發展，已非朝夕，而實地向中俄偵察國力者，亦不只田中氏一人（請參閱日本評論八卷五期拙著「日本偵察中國的人物—荒尾精與樂善堂」一文），今日而譯此文，讀者其不以為多事歟？ 譯者識。九一八五週紀念日

小官歸朝以來，日期尚淺，研究調查，不遑普遍，然觸事感物，略有所記。爰題爲「隨感錄」，以供閣下（按田中氏報告書，係向當時的參謀次長田村怡與造中將提出，故本文所稱閣下，即指田村中將。）電覽，而求明鑑。夫執事者，思而不言，言而不行者，俱不得謂爲忠於職務，此小官之所以敢冒瀆閣下之尊嚴也。如云：「歸朝草率之言，一無價值」。而小官則以爲「惟其歸朝日期尚淺，故尚未投入情弊渦中，而能察悉眞相」。小官不嫻文墨，未能婉曲敍事，文字之中，或有欠妥之處，亦未可知。此因力求達意，而忌模稜其詞之故也。敬乞閣下鑒諒文辭之蕪雜，而取微意之所存，則幸甚幸甚。


田中義一

鑑於我島帝國之位置，形勢，以及我海軍之威力，尤其於「與世界最强之海軍國英國同盟」之後，日本掌握東海日本海之制海權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於是我陸軍之作戰計劃，自必採取攻勢。守勢的計劃，雖非絕對認爲毫無必要，但我海軍如不退避，則內地絕不至爲敵人侵入。即令不幸而制海權委之敵手，敵人苟返顧其本國情勢，兼審知我國地勢者，除以海軍取示威行動外，眞能輸送大軍登陸，以圖侵略我國者，恐不易見。蓋此種冒險行動，難期成功故也。不僅如是，目下我海陸軍軍備，趨向於攻勢；而外交方面，又趨向於進取，故我國作戰計劃，亦非採取攻勢不可。如取守勢，則我軍備何苦如此擴大！我外交何故干涉外國國事！自投渦中，而結同盟歟？然而依照目前情勢，我國軍備究對何國而設？蓋不待言而可知矣。

故我國作戰計劃，非專取攻勢不可。萬一守勢的計劃，亦不可缺，此種計劃，業已成立，每年僅須加以修葺而已。至於極關重要之攻勢的計劃，尚未見實現，實屬無可諱言。此因攻勢的作戰計劃，實行非易之故也。蓋計劃之先，首須調查可供爲資料之各種事項，而研究其所得之結果。依照歷年來蒐集之報告調查等件，對於敵人之行動（即集中方面），以及初期作戰時所用之兵力等等，約略判明，凡此種種，豈不足以供考案計劃之輪廓乎？今日如尚以爲調查尚未充分，而遷延不思着手者，敢問究於何時始能成就此種計劃乎？而況即令今日欲求更爲詳細確實之情報，以牒報勤務不完備之現狀而言，究何所恃而可達此目的乎？恐不免陷於幻想，故宜於今日提示大體的計劃。各部如依據此種計劃，銳意從事擔任事項之調查計劃，則深信在彼方歐亞交通機關之得以充分使用於軍事方面時期（一九〇五年）之前，我方計劃亦可追踪應付。如果遷延時日，我方準備作業，依然不

改舊態，一至實際需要之時，必招噬臍之悔。寒心之至。閣下試一考之！以今日之狀況而言，動員令下，參謀本部對於出征軍司令官，究以何種文件交付，始能供給初期作戰時所需各種計劃之資料乎？

大凡作戰計劃，不可專事拘泥於某一方面，必須順應「敵」「我」之間各種情況，交通路線，地形等等，然後推定必有的各種事態，而籌應付之計劃，自無待論。至於攻勢的作戰，必須首先選擇戰畧的目標，然後據之以定作戰之方向，而推斷可以成為戰場的地區。此種推斷，即為有關作戰之各種計劃之所由起，亦即為調查之所由生也。

可以選定為戰略目標之處，必須為敵國之首都或主要的策源地，足以使敵人感受最大苦痛。換言之，敵人一失此種地點，即不能再起；否則，至少因此足以使其失却戰略上之機能。果若是，則將來所豫期之我方戰略上目標，究將求之何處歟？侵入曠漠之西伯利亞內地而達歐俄，决無成就可言。故戰略上目標，必須近求之於遠東，而此種地點與方向，必須可使敵人感受莫大損害莫大苦痛之處。合於此種目的者，無他，在於截斷中東鐵路，破壞旅順口，大連灣，最後侵入哈爾濱，截斷東西交通。至若破壞海參崴要塞，侵入尼果里斯克—烏蘇里尼，不獨對於我作戰上有極大不利，而且對於敵人所給之苦痛與損害，亦比較輕微，對於我方反有終局的不利。謹將理由梗概陳述於左（但此事一如前文所述必須制海權完全在我掌握之後。）

如欲占領海參崴要塞，苟自海中，正面攻擊，萬難達到目的。不得已祇可在防禦設備尚未告竣之帕西也得灣，或此灣之南上陸。亞美利加灣雖亦可用為上陸地點，但最初不宜選定為基本的上陸地點。何則？蓋因上陸之後，對於進展上比較困難，且其進取路徑，過於接近海參崴要塞故也。而且上述各地，僅能於四月至十一月間上陸，加之，敵人尚監視於其前也。上陸之危險與困難，暫置勿論，假定竟能安然上陸，則其後將如何進行歟？勢必自帕西也得灣沿海岸而向尼果里斯克一路前進。敵人如將此路梗塞或加防禦，則狹隘如此一區域，即令擁有勝於敵人若干倍之兵力，亦將無用武之地。姑先進一步假定此種困難可以排除，則以後之作戰究應如何進行？似除首先侵入尼果里斯克—烏蘇里克，同時包圍海參崴要塞之外，別無其他方法。此時假定可以利用亞美利加灣，使圍攻要塞之一部份軍隊上陸，但海參崴地形，錯綜如彼，且該地所需之防禦工事，業已極度進展，即令我方攻城兵器材料完備，攻陷亦決非容易。至若圍攻之際，究用主力軍隊乎？此外，對於集中尼果里斯克—烏蘇里克附近之敵

軍，究應如何應付乎？抽出一部分軍隊以充圍攻之用；先以主力軍隊擊潰敵方野戰軍隊，占領尼果里斯克——烏蘇里克，亦必至之勢也。假定上述作戰，亦得成功，則此時敵人必向北方或西方後退，常在我軍前面抵抗。當此時也，我軍究應向何方前進？如果向伯力前進，則不獨有陷於一八一二年拿破崙覆轍之虞，而且西方有更大的壓迫加之我軍，進展更形困難。如向西方前進，所遭危險亦復相同。故不得已除於尼果里斯克——烏蘇里克附近，取攻勢的防禦之外，恐無其他方策。且此時要塞之陷落，是否可期，尚在不可知之列。如果此種攻略，發生困難，後方既為敵軍要塞所控，前方又取防禦姿勢，空與敵人集中兵力之時日，則我軍勢力必至逐漸窮蹙，此種情形，決非得策。今再讓一步，假令要塞在我方預定時期內得以攻陷，則敵人必利用中東鐵路及烏蘇里鐵路，逐漸增加兵力，不容我軍任意退避。假令我軍亦可從後方增加援兵，但中東鐵路落成之後，終不免為優勢的敵人所壓迫，不僅如是，我軍處此境地，更須受西自寧古塔琿春的側背壓迫。

戰爭決不能在我軍所視為「良好時機」的期間內中止；蓋我方雖欲停止，如果敵軍不許，則將若之何？故理想的計劃，例如利用比較的短距離之海運，最初以優勢的兵力，侵入尼果里斯克——烏蘇里克，同時攻陷海參崴要塞，加以破壞，立即撤退全軍等等，強敵在前，萬難實行。而況在敵方日漸轉為優勢而我方與之對峙時之乎？

即令上陸絕未遭遇任何妨礙，而直接戰爭之結果，勝利又屬之我方，但終局對於我方尚有莫大不利，一如前文所述。而況上陸地點，接近敵人要塞而係敵人衛戍地乎？然則，上陸地點將求之於圖們江以南乎？制海權雖在我手中，但沿海岸可設兵站線之處，始終受西北滿洲方面之壓迫，不僅不易保持，而且在如此狹隘的地區之中，不利於運用大軍，亦極易辨明。

抑有大可顧慮者，即冬季結冰後之後方連絡是也。一至十一月以後，我方兵站之主要地點，必至完全為冰封鎖，無可如何。雖云冰上亦可上陸，但些少部隊，或可辦到，至於大軍之兵站線上，但不易為。然而前方與日轉優勢之敵軍對峙，而後方連絡又被截斷，其勝負之數，實有不忍言者。反之，敵人後方，不僅有四時可通之二條鐵路，而且彼主我客。如果防禦海參崴，一如一八五五年塞巴斯托波耳Sebastopol之頑強，或將成為有關我國興廢之一大事件，亦未可知也。

在俄國尚未經營滿洲之前，海參崴為遠東之唯一門戶，

假令冬季失其效用，但其安危，對於俄國，頗屬痛癢相關。且伯力以西之交通，除唯一之水路外，另無其他集中軍隊之方法。以沿海洲為作戰地，在當時不得已之時，亦大有可選之價值；但在「滿洲的經營，中東鐵路的建設，大致成功」之今日，即令破壞海參威要塞，並能侵入尼果里斯克—烏蘇里克，果能與敵人莫大損害乎？果足以使其政略上價值失墜乎？果能謂為敵人因此失卻戰略上機能乎？是不能無疑者也。今日之海參威，在敵人目中，不過為遠東一個不完全軍港而已，即令一旦失去，亦屬無關緊要。而況既有中東鐵路，又有關東州之門戶乎？要之，既云在於收終局之勝利，則因之而供犧牲之幾多生命以及所費之國帑，其價值自不能不謂為比較的輕微也。豈可不深思乎？

此外，又可目為我方一大損失者，即無論處若何環境，不能利用清國與我國之關係是也。戰爭原因，固未能豫測，假令「保全清國領土」為其原因之一，雖可大博清國同情，但在敵人占有滿洲期間，清國如用正當或外交上手段，則我方應受直接作戰之利益，必至極端減少。至於因戰鬥之結果，所有中國軍隊之直接的援助，除完全入我掌握之外，絕難豫期若何效果。

回顧俄國之經營滿洲，建設歐亞公路；為全版圖（尤其為西伯利亞）開設不凍門戶，以圖實現彼國之世界主義，傾其全力，孜孜矻矻，惟日不足。既有中東鐵路之敷設；又從事大連旅順之經營，雖費鉅萬國帑，亦在所不辭。試概算彼方業已消費於經營滿洲之經費：鐵路約一億八千萬盧布，今後至少尚須五千萬盧布；而經營大連旅順之費用，約五千萬盧布；中東鐵路之汽船部，約一億萬盧布，此汽船部，在最近的將來，將移往大連云。目下俄國在遠東之事業；一如上述，完全在於經營滿洲。蓋在於掌握海陸交通之實權，而欲收東洋之利益於本國者。其為開設門戶而投上述鉅大資本，一無吝惜者，亦宜哉！此項計劃，業已着着奏效，今已成功過半矣。故彼方傾全力所經營之鐵道，如被破壞；港灣及市街如被毀滅，則不僅對於彼方業已投下之國帑加以損害，而且彼方歷盡艱苦所開設之唯一的不凍門戶，亦被封鎖，因之彼方政策完全墜地，而其所受鉅大損害，延而妨礙全版圖之發達，必至喪失威信於全世界。

關於上述鐵路之在用兵上價值如何，今已無待贅言。上述鐵路，如被破壞，則彼方可達遠東之唯一交通路徑全被截斷，彼方雖有強大之軍隊，亦必至無所用其技矣。例如沿海州，除唯一的而不完備的黑龍江水運外，完全缺乏援助之地方，因此條鐵路之被截斷，半陷於孤立，而使戰略的動作發

生呆滯也必矣。換言之，中東鐵路爲彼方在遠東之動脈，如截斷一部分，即謂爲「足以左右全生命」亦無不可。故我方作戰之目的，在於首先破壞中東鐵路，同時毀滅旅順大連灣，如果成功，則北進佔領哈爾濱，以截斷東西之交通。

遼東半島在用兵上並非不便之土地。其後方之連絡，固不得不有賴艱難而遙遠之兵站，然受敵人威脅之處甚少，隨作戰運動之進行，而能逐漸利用水運。例如侵入遼陽或海城附近，經由營口之水路，雖不完全，亦可利用。且利用軍需品及房屋之點，又較爲便利，加之，遼陽以南，又爲我昔日經過之地域，故享有作戰上各種之利便甚大，亦無待言宣矣。敵人若在滿洲，重演一八一二年之故智，必失清國人之同情，引起其敵意，而我軍反可享受其利。其爲寒地也，雖相同，而滿洲非俄國，我豈至蹈拿破崙之覆轍哉！

又外交的手段，如能順應戰爭原因，一無遺算，則山海關鐵道，大可有利於我軍。加之，在作戰地全區域內，應博華人歡心，自無待論，如能進一步使華兵與我合作，即令對於直接戰鬥不能有多大援助，但軍需品的供給以及其他方面，所得利便，決非淺鮮。然作戰方面固不可豫期此種不確定之利益而作計劃之根據，亦無待言宣矣。

由此觀之，我可選定爲基本作戰地者，苟非滿洲，究在何處？而作戰目標，則在於毀滅彼方在滿洲之經營，截斷西伯利亞遠東間唯一交通路線之中東鐵路。因之，作戰初期之運動，在於首先從朝鮮國境侵入海城附近，使旅順大連灣孤立。而主要之大會戰，或在此時機中發生。我軍此戰，如得勝利，則更可使占領大連灣旅順口一事穩妥，亦爲當然之順序也。當此之時，對於沿海州之脅威；對於集中此處敵軍之牽制，亦自然之勢也。

以上，小官僅就決定作戰之大方針方面，略述卑見而已，至於有關此種方針之詳細計劃，雖別有所見，容他日直接從事此種業務時再述。敬乞閣下，速定作戰方針，使各部業務知所準據，深望攻城砲等等編制組織，毋寧以圍攻旅順口大連灣爲目的，於最近期內編成。

遲至明治三十八年之初，俄國方面之軍事輸送，必可完成；而輔助性質之水路經營，亦必大有進步。故我國亦必須於今日速定作戰方針，然後依據此種方針，實地調查計劃，以期一無遺算。而況此種調查計劃，因必須顧慮各種情況各種環境之故，非可於一朝一夕之間完成；加以被服裝具戰事上用品等等，亦須依照此種方針，一一準備，始可供實地應用乎？如欲使上述之準備工作在一二年間完成，不劣於俄國，已非易事。如果保持現狀，曠日彌久，則彼方於我方準備

計劃完全之先，所有在西伯利亞，滿洲方面之交通，以及其他方面之經營，必已告竣了。豈不寒心乎？

近來俄國行動，日漸倨傲，對我態度之不遜，已非兩三年前可較，此種情形，完全由於彼方經營着着進步之故。反之，我國陸軍，受國家財政之影響，組織等等，無一可窺見其進步，且察人心有不喜陸軍擴張之狀，更足以增長彼方輕侮之念也。本年春，俄國大臣「比得」語我某外交官云：『日英同盟後之今日，若不幸而日俄間構事，則俄國力避海戰靜待日本陸軍之輸送，以我優勢之陸軍，與之一決勝負耳。今日我國之海軍力，雖不敵日英同盟軍之海軍力，然陸軍在兵力方面，以及各種準備方面，我方有一日之長』。此言也，雖僅為財政大臣之一席閒談而已，究其實際，則十足表現俄國陸軍大臣以及其他陸軍當局者之意志。小官駐俄期內，耳中亦時有所聞。

彼方之自賴心，日逐增加，一如上述。反觀我國現況，因國家財政之不振，陸軍之勢日窘，甚至有高唱縮減陸軍者。陸軍當局，因「經費不足」之一語，而不敢盡展其抱負者，亦比比皆然，志氣消沉，不勝慨歎。此雖出於不得已之情景，但極願閣下，此際提示作戰方針，督勵關於此種方針之計劃調查，而此種計劃，務使不流於理想，諸事適合於實際，經費如感不足，則應顧念大局，緩和各自之主張，可讓則讓，可求則求，以謀物質的實際的義務的改良進步，一以力求不後於俄國經營之進步，一以鼓勵當事者之志氣，而警醒人心。此實目下閣下最大緊急之實務，倘乞容許一言，開陳卑見，略述其理由於左。

參謀本部今日之組織，決非可以保持各部之統一連繫，而足以謀業務之進展者。試概陳其狀態，因攻勢作戰之方針尚未決定，故其計劃亦未完全，而各部僅就其業務之範圍內，個別執行職務，而此種業務，並非依據實地考察，大多偏於理想，加之，因其相互之間，不相連繫之故，難免相互之間，有支離扞格之嫌。且關於軍制之業務，如果比較關於作戰之業務發達，對於參謀本部，反非可喜之現象，毋寧以後者之發達為正當。蓋此種情形，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業務之發達如何，固在於當事者其人，然以職位而言，如不決定作戰方針，則統一必不合機宜矣。

夫參謀本部，宛如人身，各部宛如手足。手足必遵腦髓之意志而動作。今如手足個別動作，毫不受腦髓支配，即令人體完備，則與瘋癲白癡何擇！然則參謀本部之首腦，究為何物乎？曰作戰方針計劃是也。故必先決定作戰方針，與海軍協調，使各部知所適從，以求業務之進展，此其本務也。

而直接與作戰有關之各種條規，亦必須顧及「與作戰有關」之各種情況。蓋學說理論，不能勝於事實之必要，本部之業務，必須根據此種主義。僅有法令規則等等進步而毫不與實際情況相應，爲歷來我國陸軍之積弊，例如對於作戰計劃及其調查，分別不淸；又隨其方面之相異，而分割之爲二部，在西歐諸國，姑置勿論，如在我國，深信決難期望業務之靈活。茲本此項趣旨，對於本部之組織，略述卑見之大要如次。

以現今屢屢施行之部長會議爲本體，組織作戰會議一類的集會，閣下自爲議長，而以各部長爲議員，配屬之若干部員，使之兼掌此會業務，而此會對於作戰計劃及有關作戰計劃之各種問題，應總長之諮問，其事務員則依據議長所決定之方針，使之服役計劃事務及與海軍交涉之事務。

合併現在之第一第二部爲一部，而與其他各部，舉行前項會議中所決定有關計劃實施之調查。又各部在其擔任範圍之內，調查提出前項會議之內而可供參考之事項；準備有關作戰之各種資料。另設諜報部，專掌有關諜報勤務之事務。

如果全如上述，則深信各部之業務，可出一途，相互關係密切，使事務進行，更爲敏活。關於諜報勤務，尙有可附言者。案諜報勤務之必要，今日已無須再行說明。如欲擴張此種勤務，亦非一朝一夕所能爲。我人如果觀察西歐諸國諜報之實際，其周到而徹底之處，直足令人毛髮直豎。我國如欲追蹤倣效，雖不可期望於一旦，但至少必須養成可以終身從事此項業務之人（能通有關各國之國語）。任此勤務者，即令具有才幹，如不通國語，必至失敗，例如近日之○○是也。以彼之熱心與注意之周到而竟至失敗者，不諳國語，使用舌人，實爲其主要之原因。諜報勤務之使用華人，雖係一法；然決不可深賴。何則，因其識量不適於諜報勤務而且從事此種勤務者，如非熱心而富於愛國心者，所見不深，有時難保不出之於揑造。以此種諜報而欲供計劃之資料，其危險豈勝言耶？故必須其身爲將校而有學識與判斷力者。然以我參謀本部之現狀而言，養成此種人物，尙未能謂爲已盡最善之方法，甚以爲憾。平時之從事諜報勤務者，尙且不得其人，則戰時之不便，尙堪言乎？參謀本部之主要勤務，在於作戰計劃及諜報勤務。而其主要者反有不完備情狀，果何故歟？彼俄國因欲令人學習日語，乃選拔有才幹之將校，在修業期間，完全免除其他勤務，使之入官立語言學校通學。又於每年夏季，使之赴日本旅行，大加獎勵。目下在日本旅行之俄人之中，有將校不少，爲不能忽視之事實，此等將校，他日究任何種勤務？亦不待言而自明矣。

（未完）

新著介紹

「中國的西北角」

周飛

長江著　大公報社印行　二十五年八月出書

我以最大的愉快，在大公報上陸續看過了長江君的遊紀以後，又得重讀他結集起來的這本「中國的西北角」。在讀着的時候，我隨着作者的筆尖從成都而蘭州而西安，從繁華的都市到偏僻的山野，從古老的廢墟到景色如畫的賀蘭山旁，它隨處給我以新鮮活潑的刺激，隨時給我以深思猛省的機會，數年來我沒有讀過這樣一本充實的書籍，沒有領略過比讀這本書時更大的快慰。

從九一八事變以來，這五年中中國的上上下下無不在苦悶中，在徬徨中，他們要在苦悶中求解脫，要在徬徨中尋出路。他們堅定的相信：中國民族當前雖遭逢到空前的危機，但這危機並不能就制它的死命，以它內在的力，以它豪邁的氣魄，在不久的將來，它必能掙脫鎖枷，穩健地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這種信念，故他們雖苦悶徬徨，然而並沒有一個人失望，他們時時在尋求，在尋求中華民族的出路。在這尋求的過程中，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把目光轉向了西北——漢民族發群地的西北。

然而西北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單純，它有着複雜的民族關係，有着不同的地理環境，有着特異的風俗習慣，要想開發它，要想利用它，要想把那片中華民族的鮮血所灌溉過的沃土拿來作復興民族的基礎，那首先得要有對它的正確的了解，過度的悲觀看法固應掃除，過度樂觀的觀察亦非應有，只有從仔仔細細的調查中發覺出它的缺點，優點，然後把欠缺的地方改正好，把優美的地方儘量利用，那才是眞正的謀國之道。

長江君因「被中國變亂的環境激動出來」（見原書頁三〇八），懷着滿腔熱血遍遊西北，翻越重山峻嶺，穿過複雜的民族，完成他的志願，這種堅苦卓絕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衷心的敬仰。

尤其可寶貴的是，作者並沒有像守財奴一樣把他觀察所得的經驗留給自己，他每到一處地方，必以他那生動的筆把那兒的地理環境，經濟狀況，風俗習慣詳細刻畫出來，他使我們在積極方面對西北有個明確的認識，知道它的偉大處與燦爛處，在消極方面並看出了在這個偉大燦爛的地方所活動着的民族因政治的腐敗，經濟的壓榨，風俗的固陋，有的尙停留在原

始狀態，有的則又墮落到難以自拔的地步。

他使我們首先注意的是西北的政治的黑暗，如頁六九上所說：『班頭下鄉，鄉人必設香案迎接，……城內街市住宅，凡較為寬敞壯麗者，皆為班上人所有，故有「六門皆班」之諺。』然而所謂「班上人」者並非什麼了不得的大官，乃縣府之政警也。以小小的政警竟敢如此作福作威，其他大一點的官吏更可想見了。這還不算，我們再看那兒的縣政府所作的事情：『縣政府所做的工作，就是「逼款」，……記者將近縣府的中堂，……突然，「王大！」的叫呼聲，發自科長口中，人叢中應聲出來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他很迅速的跪在公案前面，……「你的款子怎麼樣？」科長問。「沒有法子想！老爺開恩！」這是回答。「不行！打！」……於是衙役把那人右手上了刑棍，那人的左手往衙役的手上一放，有極輕的多數金屬塊相互壓擊的聲音，……』(頁二六二)縣長的情形又怎樣呢？那就更有趣了，如頁二四九所載：『玉門縣長在新年中做出了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廢歷正月十五日，縣長突然用椅子作成「八人大轎」的形式，由八個人抬起，請了四十名駐軍前後擁護着，在街上來回走了一趟，回頭縣政府叫玉門城廂居民每家出洋一角，……說這是「迎春費」！』諸如此類的記載隨處皆是。

在中國，與官吏朋比為惡，魚肉鄉民的便是所謂「紳士」。官吏所想不到的剝削老百姓的法子紳士會想出來，官吏對老百姓使不出的手段紳士也會使出來，他們一上一下，彼此結託起來，把老百姓的汗毛都給拔的一根不剩，如：

『當地的村甲長看見汽車到了，趕快派人過來伺候，問我們如果要什麼東西，儘管吩咐，他們立刻就辦。並且對我們長一個「大人」，短一個「大人」的，必恭必敬的立着好幾個，我們知道他們一方面誤會了我們是「官吏」，一方面他們又可藉此機會，攤老百姓一些不應當的負担，自己從中漁利。』(頁二四八)

官吏與紳士剝削的結果，使老百姓走入下面的幾條道路：

第一是死亡，如四二頁所載：『沿途餓莩載道，臭不可聞。在紅柳園南，有一垂死男子，屈腹臥道旁，口唇時動，記者乃以饅頭一枚與之，其手已失知覺，眼亦不能張合自如。屢觸其手，並以饅頭置其唇間，久之，彼始移手接饅頭，又久之始以饅頭納口中。經其咬一口後，但見其全身突然顫動，口眼大開，直視記者等，嗚嗚作聲。』

第二是借高利貸。這類的例子很多，我不能一一舉出來。高利貸的利率最輕者為年利百分之百，重者甚至有至百分之二百五者！

第三是種獲利較多的鴉片。西北各省中，不種鴉片之縣份簡直是絕無僅有，其最著者如武威，張掖，敦煌，上好土地，幾遍植此毒害中國人民，斲喪民族復興之命脈的阿芙蓉。飲鴆止渴，勢必逼得一般人民弱者走向逃亡，強者走向反抗的道路。

除社會問題外，作者並注意到歷史事件，凡在歷史上有價值的地方，

不論其價值是在民族鬥爭的方面，或者是在中國內戰的方面，他都把它源源本本的講出來，于必要時並給以正確的批判。而在講到紅軍流竄所經過的地方時，尤其說得明白，他把他們在那兒的舉動以及各民族對紅軍與中央軍的態度都絲毫不隱瞞地敘述來，他使我們在日常報紙上的片斷消息外，對那數萬人馬在堅苦中奮鬥着的情形，以及他們在流竄中的遭遇有個整個的認識。從這里我們看出來，紅軍的發生及其成長都有其必然性，農村的破產，政治的黑暗，在在都給他們以發展的機會，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是單用軍事的力量所能澈底解決的。

與歷史事件有深切關係的便是地理環境，歷史事件不能離開地面而活動，任何歷史事件都或多或少的被它活動所根據的地理環境所決定。而且只要我們想利用某個地方，或開發某個地方，對它的地理環境如無確切的認識是決辦不到的。長江君在這本遊記中特別看重了這一點，他對所到的每處地方，除用文字說明那兒的地理狀況以外，並附以簡明的插圖，此外並對普通地圖中所犯的錯誤時有糾正。

西北又是個五族雜處的地方，要想對那個地方有澈底的認識，就非把各民族的生活情形，風俗習慣及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弄淸楚不可，作者於這種地方又盡了他最大的責任。這里讓我從中引一段記述西藏男女關係的文章：

『……惟女子地位，至爲特殊，其在少女時代，春情發動以後，可以與任何男子戀愛，家庭中毫無問題，如將情人帶至家中共宿，其家人亦樂于招待。其戀愛方法，大半係在山野溪邊，放出嬌嫩歌喉，唱思慕英勇男子之情調。在另一方面之男子，如自覺尙過意得去，亦高歌相酬答，深致傾誠渴念美人之私衷，如情歌相合，兩方隨愈唱愈近，而佳偶隨「天」成。』(頁四七)

然而這只是輕鬆的一面，在沉痛方面，如記述到過去各民族互相仇殺，漢民族對待別族的失策時，那使我們看了簡直不寒而慄！作者對於解決西北民族問題的意見是這樣：『眞正團結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聯合，所謂民族平等的眞義，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經濟上「發展機會之平等」，誠如是在各民間壓迫旣不可能，生存上相依成爲必要，經濟之自然溝通，文化之自然交流，如是必能造成鞏固之團結，育釀出充實而嶄新的文明。』

除民族問題外，作者又注意到宗敎問題，他記述到蒙藏族對喇嘛敎之迷信之深，回敎「阿衡」權力之大，以及天主敎敎士在西北活動的情形與一旦中外有事時他們必然要負起的使命，這一切一切，都是留意西北邊疆問題者所應努力研究，而急謀解決之道的。

此外，作者在行文中不時加上些確有其事的笑話，而對於地方當局的施政又每每有所論列，字裏行間，到處流露出他置身度外，冀或在民族復興運動中有所供獻的熱忱，故這本書非同一本普通的遊記可比，它有它的獨特的價值。我們對長江君「此種實際作艱難創作工作之人士」(引頁三四二作者加于在風沙中測量黃河水道的工作員的話)，尤當致其無上的敬意！

于北平

蘭封雜咏六絕

孟子輿

蘭封縣城雖位居隴海線上，距開封僅八九十里，形勢扼要，堪稱豫東門戶，然人民習尚之拘泥，社會階層之低淺，其紹前崇古，鈍滯窳敗，依舊是表演三代以前之史實於二十世紀，說來殊饒興趣，足可為建設新中國，社會改良者之參證，茲就犖犖大者咏成竹枝詞六絕，可窺一斑。

結繩記事(註一)

文字初成倉頡氏，漆書墨寫日文明；
鋼鉛兩筆盈天下，記事結繩仍奉行！

四輪大車(註二)

六牛繩挽四輪車，轉折不靈行緩徐；
土粒鬆疏沙漠地，動輒猶要益騾驢。

日出為市(註三)

菜園肉鋪跡蹤絕，食物購求須早圖；
交易場中時有限，遲來一步貨全無。

蘆棚蓆屋

蘆棚蓆屋最玲瓏，露月流光且透風；
冬日寒威任發展，夏天溽暑賽蒸籠！

乞丐

蘭俗從來多客氣，竟教乞丐入房中；
扶老攜幼門常滿，接二連三日不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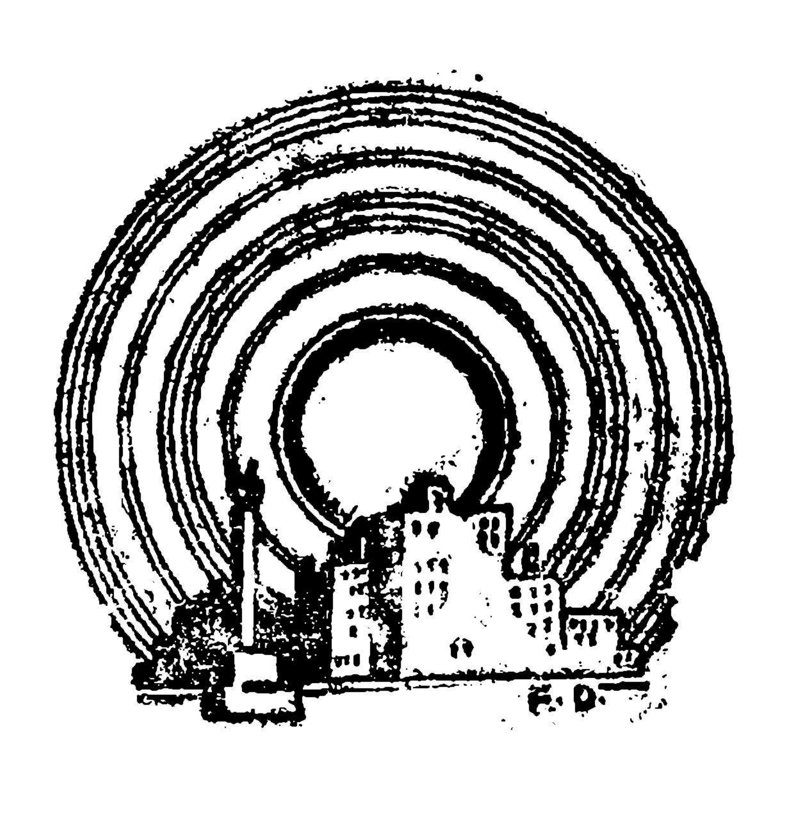
臭椿

蘭封農作異常態，十里相距無一桑；
柳葉槐樹皆上品，臭椿竟是人人愛！

註一：蘭封賣蒸饃者，每輛推車上皆懸挂一長約二尺寬約五寸之木牌，木牌上皆一行行排列着人名，人名下邊有一小孔，孔中拴着一條皮繩，長約二尺餘，直垂下邊。余初至時不知懸此為何用，既而詢諸當地人，始知此即「結繩記事」是也。此等結繩記事，也非普通記事所用，蓋蘭俗於春時，窮民日向賣蒸饃者納銅元二十枚或三十枚不等，如此集累三月即休止，俟年終可得蒸饃若干斤。如此一來，窮民既可集零成整，又可喫現成且較為便宜之蒸饃；賣饃者也不喫虧，以其得以早日得款而購置賤麥也。所謂結繩記事者，即於此固定之人位上，每日繳款者，可為重打一結，否則任繩直垂，一望了然。若一次繳納兩日之款者，可為重打兩結，如此類推。

註二：四輪車非常笨滯，無轅，四牛或六牛以繩挽之，路難行時還要增益騾驢。御者至少兩人，一人在前趕牛，一人在後猶扶持之掌舵然，非此不得轉折回還。余嘗思之，載重一車，價值幾何？六牛日食若干？尚希社會改良家有以精密注意及之。

註三：走遍蘭封縣城，竟無一個小小菜鋪，肉店更談不到；所以買菜購肉皆得上市，市猶非常之早——日出為市，過此，有錢也無用武之地矣。



外論介紹

中國之統一

日本「日本評論」十月號

有吉明 著

第一任駐華大使有吉明氏，近在「日本評論」發表一篇討論中國統一問題的文章，原題爲「中國能否統一」，內容計分過去之回憶，所謂排日運動，中國的要人，中國之國民性，中國能否統一，共產黨的勢力及中國之現在與將來七段，茲撮要介紹其論中國國民性，中國能否統一及中國之現在與將來三段之大意如下。

中國的國民性，第一尊重面子，第二守舊，第三愛好和平。只要不失面子，即在某種程度，犧牲實際利益，亦在所不惜，而守舊思想，更爲深刻，不易轉變新方面，且因酷愛和平，故富於妥協性。也有人謂華人易豹變無信義，實則很能守約，不過賦性遲緩，不如日人之性急，所以我以爲華人在某種程度內，是很可信賴的國民。

至於中國能否統一的問題，我以爲在目前的情形看來，很有統一的希望。第一因爲交通事業之發達，不論鐵路，航空，公路，皆有相當的進步，這不外就是國土廣大的中國，漸次縮小，易於統治的意思。且內外來侵略，更促進其統一的傾向。第二是國民黨，

國際新語

敏父

法國的金融中心

本週法國放棄金本位，這是國際間的一件大事。此事醞釀已久，但因爲法國中產階級堅執的反對，所以歷任總理對於此舉，沒有人敢輕於嘗試。里昂伯倫任總理職以後，就把法蘭西銀行加以澈底的改造，這次法郎的所以能於貶值，未嘗不是他事先改造法蘭西銀行，掃除障礙的功效。現在我們把法國的金融中心法蘭西銀行的組織內容，向讀者們報告一下。

法蘭西銀行最初是拿破崙一世設立的。它的勢力之大，可以進退內閣。這銀行雖然有權發行鈔券和保管金準備，但是它却是一個私立的銀行，並非國營。銀行歸監理人管理，而有

有一定的方針，指導的精神，故其努力乃有今日之增進，而國民間的政治教育之普及，亦為國民黨的功勞。本年召開國民大會的結果，能否實行真正之立憲政治，雖屬疑問，但是一般國民的政治能力之大有發達，則確係事實，其統一雖不似日本之統一，但各省必能在中央指導之下，鼻息相通，而成聯邦式的統一。

總之，中國的現在，是漸有進步，而將來亦決無可悲觀的。在作新生活運動經濟建設運動等國民革新運動之同時，中國的財政經濟，亦漸趨安定，如於本年十一月不生障碍的公布憲法，選舉總統，而走入憲政時期，則國家大局，必日見鞏固。問題只有與日本的關係，如中國當局能透視將來，盡力謀中日關係之調整，因之而圓滿的得到英美各國的經濟援助，以改造其經濟財政，促使國民生活之安定，則前途洋洋，大有希望也。

（子修）

法報對中日交涉的觀察

Les Incidents antijaponais

Le Journal de Shanghai, 20 Septembre 1936

自東京二月二十六日事變以來，中日關係似有改進。這種情形是否有新的轉向呢？在最近短期之內，中國各地迭次發生許多不幸事件。一月之前，我們對於日本政治的研究，得到下列的結論。「總之，日本軍事壓迫中國時期，現已繼以外交談判的時期，這種外交似乎是基於一種非官式的提携。這種政策不久會改變嗎？沒有人敢說；可是，如果日本軍人能沒有困難地執行他們軍備近代化的計劃，及繼續自檢不直接干涉政治及外交問題，這種政策可以延長下去，那麼，這種政策的結果，東京可以滿足，如此，就一般看，日本的尊嚴並不遭受犧牲。」

日本努力想同中國成立甚於經濟合作及

權推選監理人的只有二百家大股東。

據一九三三年的調查，法蘭西銀行約有股東四萬人，其中有一股的股東有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九人，有兩股的有九千零二十一人，有四股的有八千另二十一人。總共小股東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一人執有股票六萬八千另十五股。所餘的十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五股則由股東六千另六十九人執有。其中有投票權的僅有二百人。監理人就由這二百人中選出。

這二百家可以算是世襲的財閥，旁人是不容易打進他們這圈子的。法國的富豪像香水大王柯泰和汽車大王薛鐵龍全沒有能鑽進這圈子裏去。

法蘭西銀行的監理人有左右法國政治的權力，因為他們掌握財權，所以他的勢力能推翻任何內閣。他們代表中產階級，是主張緊縮政策的。他們和代表市民的衆院正立在反對的地

共同防共的聯合；但在另一方面，他們認爲，只有中國政府能制止××煽動，這種政策方有實現可能。關於要達到這種目的，東京政府表示願意爲南京稍留尊嚴，並且關於這事，已獲陸軍省對在華北的日本軍人態度的保証。在另一方面，中國似乎準備在尊重中國主權，中央政府在華北的威信及中國一般利益之條件下，與日本談判。

成都事件對日本產生一個不好的影響；北海事件使沒有完全安定下去的情緒又緊張起來，並且漢口又發生新的不幸事件。同時中日軍隊在北方也發生事故。豐台事件可以在日本軍事當局滿意之下解決，日方主張宋哲元的軍隊應自這個鐵路中心點撤退。但是二十九軍與日本華北駐軍間的情感不會敦睦，並且這種形勢使日本要在冀察樹立防共陣線也感到不安，因爲此事只有在軍事合作之下方能實現。

無論如何，不幸事件的迭次發生，不僅影響日本的對華政策。而在事實上，自東京二二六事變以來消聲匿跡之干涉主義者，將利用這種環境，重獲得已經失去的優勢。

（季康）

日本在華北之築路計劃

Japan Plan Construction of

Two Military Railways in North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Sept 26, 1936

俗諺云：愈吃愈饞。証以目下日人在華北之活動，此中國有至理存焉。日人與華北經濟合作計劃之範圍，實較最初所假定者爲擴大。即彼等所擬建築之滄石路，現亦正備延長及於大沽。同時日方並擬另築一路，即越過察哈爾通過多倫而接連平綏路。

據日方報告，滄石路所以延至大沽之原因，乃以滄該路終止於滄州，其每年收入與

位。這次里昂伯倫用大刀闊斧的手段，去改組法蘭西銀行，打破監理人的惡勢力，把它收爲國有，放棄金本位的阻力，已經消除。所以法郎貶值便很順利的實現了。

蘇聯黨獄一瞬

八月下旬某一天的下午，莫斯科天空遮滿了雲翳。帝俄時代貴族俱樂部中的燭台上，炬火齊明。在場維持秩序的藍帽子的紅軍，槍上全裝好了刺刀，在百柱廳的旁聽席上，坐了約有五百人，他們所帶的旁聽証，曾經過一再度的嚴密檢查。

在審判台上，高坐了四位威風凛凛的戎裝的法官。審判長以曾經審過英國間諜案著名的烏爾瑞治 Vassily Jakovlevich Ulrich 充任，他是個矮胖子。總檢察官是維辛斯基 Andrei Vishinsky ，他今天舉步很爲沉重，

支出之比例將爲五百萬元，對四百八十萬元。若以大沽爲終點，則山西貨物可直達海岸，而其收入可增至八百萬元，支出反可減至三百五十萬元之低額。

據謂新計劃之改變，乃在吸收山西之富源，並援助河北經濟之開發。所謂經濟開發，尤注意於棉植一項，據彼等觀測，滄石路之棉產因無適當輸運工具，致於遭受打擊。若延長至大沽，一方山西物產可以運至海濱。該省煤產幾等於全中國煤量之半，然因無海口外銷，大半貨棄於地。若能建築接平綏路之鐵路，則晉煤可由大同太原雙方外銷矣。

至於滄石路在軍事上之重要，可以助長日本侵佔華北之便利，吾人暫時無須加以申論。蓋在危險之秋，日本可由兩個方向進兵，其北爲平津，其東則可沿在日方統治之膠濟路西上也。

除滄石路外，日方尙擬建築由多倫至平地泉之鐵路。據傳測量隊已準備工作。關於此種計劃，九月十一日之合衆社北平電稱，築路事將俟佔領綏東以後進行云云。該電又稱：該計擬中之鐵路將先築商都至多倫一段，然後等待相當機會延長之，使接連平綏綫之平地泉。

此項新路線乃「滿洲國」急急修造中由朝陽至赤峰一段之延長。全線完成之後，則可由朝陽直達商都，其有關軍事重要，自不待言，而彼等原意以鐵路將外蒙作一自東至南方向之包圍也。如是則德王統治下之錫盟與「滿洲國」之政治經濟關係將益穩固。其歸由德王治下，必將合併於傀儡政府之內無疑。

關於察省擬建鐵路之條件，外間尙少聞知。然無論如何，日方已認此爲既定事實，事先並未商得冀察政委會之同意，或僅得到在日本顧問包圍中之德王方面的允許而已。

察北鐵路在經濟方面並無若何重要性，因察省富源除少量之煤鐵外，稍少可圖，即煤田鐵鑛面積，亦遠遜於河北山西境內者。內蒙生產，端在畜牧，皮革牛羊肉輸出整個遠東，其獲利實難計算也。

惟該路之築成，對於察東(即錫盟)之經濟的繁榮前途，將予以絕大之變化。從前經

不似往常那種像豹子一般的矯捷了。審判長的左邊便是十六名人犯的席次，兩旁警衛森嚴，護兵每半小時換班一次。

人犯的第一排中，有一位圓面孔，鬚髮蓬鬆的犯人，他就是齊諾維夫 Grigory Zinoviev (ne Aptelbaum)，當年列甯的心腹，曾經博得過「鮑爾雪維克的炸彈手」的徽號的。他也就是赫赫有名「齊維諾夫信件案」的主角。

第二名要犯就是加米尼夫 Kamenev (ne Rosenfeld)，他曾經做過莫斯科蘇維埃的主席與蘇聯駐義大使。加氏穿一身黑色的衣服，頷下銀鬚一撮，看上去好像一位老教授似的。

在審判長坐旁的書記官用非常快的速度，宣讀各人的起訴書，因爲文辭的繁複，所以旁聽人是沒法聽明白

由張垣天津之船貨，可由北寧路之錦州經朝陽赤峰而西運。日方有鑒於是正在積極修建葫蘆島港方未完之工程。提筆至此，吾人當未忘葫蘆島之興築，實日本佔領滿洲主因之一，因該島足以危及大連之安全耳。

內蒙商業將併入「滿洲國」之趨勢，可於一事上覘之，即南滿路正在赤峰建立羊毛市場，企圖吸收產量達二萬磅之內蒙羊毛，然後預備以此貨供日「滿」之需要。目下察東羊毛大部輸入張垣天津，熱河既設市場之後，張津貿易將大受影響。

尚有與赤峰羊毛市場極類似之事，乃為滿鐵完成在滿蒙之改良羊畜計劃。此計劃之目標，當然為日本羊毛不仰給於外人。彼等希望於三十五年以內完成之，惟在此長久期間中，吾人實不敢作任何之預測矣。（西夷）

法郎貶值

M. Blum's Franc

The Shanghai Times, Sept, 28, 1936

里昂伯倫毅然決然的放棄金本位了。法郎貶值的聲明，雖是突然發表，即倫敦財界，亦感震驚，但此舉終須實現，大家却早經料及。法郎的新價將在九成金四十九至四十三米厘之間，換句話說，就是英金一鎊約合九十六至一百另三法郎之間。為保障新的平價計，法政府撥有平準基金一百萬萬法郎。據一切觀察，這不能不認為里昂伯倫的特殊成就。以前歷任法內閣對於放棄金本位表示遲疑，因為恐怕他國的貨幣跟隨着變動，但是這次伯倫在事先却已經得到了英美的担保，允許加以贊助。

據一般的觀察，法政府此項決定可以推進國際貿易和物價，而各國的貨幣也可以因此較見劃一。美財長摩根陶對於此舉尤感興奮，他認法郎貶值是世界一般和平的轉點，并且以為世界貨幣安定一舉，已經瀕上軌道，至於其他金集團國家亦將步法國的後塵。

法郎貶值一舉，在國際方面的困難，至少在目前可算是克服了，但是對內的影響也

的。在控案中，至少有四起是關於謀害斯丹林的事。

檢察長維辛斯基問齊諾維夫道：

「你可曾組織過恐怖黨？」

「是的。」

「你曾謀殺過基洛夫？」

「是的。」

「你曾計劃謀殺斯丹林？」

「是的。以上一切控訴的罪狀，我全承認。」

審判在這種情形下，是依法進行了。在審判終結後，烏爾瑞治和其他三名法官退席，商量了七小時之久，方才出席宣判。判詞是：人犯十六名，均著於七十二小時以內，執行槍決。（節述Time週刊）

軍備的代價

現在全世界無論大小國家，無一不在埋頭擴軍。據國際聯盟的調查，

很可注意。法內閣於二十六日的閣議席上已決定應付的辦法，將提付衆院討論。在不久以前，共產黨還很強硬的反對貨幣貶值，但是目前他們已認此舉爲必需了。此舉的影響如何，現在雖不能預料，不過就大體看來，實不能不認爲一種勇敢的救濟法國經濟的行動。（歷樵）

歐局關鍵

Class War Among the Nations

The New Republic. August 19, 1936

H.N. Brailsford著

今年中有兩件大事，一是墨索里尼吞併亞國，一是希忒拉進兵萊茵。未來局勢怎樣演變是很難說的。歐洲不滿足的國家將向那方面進攻？凡爾賽和約如再被破壞，西歐各國是否將有什麼舉動？他們將依舊退讓呢？還是共同抵抗？抑或是與不滿足的國家開誠談判，以解決歐洲的問題。

自一九三三年十月，因英外相西門手段的笨拙，將希忒拉驅除於國聯與裁軍會議之外，希忒拉之努力擴軍，繼續打破凡爾賽和約的鎖枷，那是必不可免的。此時西歐國家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準備抵抗，在希忒拉首次挑釁時，即以各國聯合的武力來對付。否則便是開誠談判，滿足德人的要求。但在實際上，英法兩國對這兩條路都未曾走，結果是一無所成。

現在急待解決的問題是：希忒拉既毀壞了羅迦諾條約，該約是否還能恢復作爲互助的多方面的保證，包括所有西歐的國家？還是變爲單方面的同盟？這問題因義國態度的冷淡，而感困難。英國雖堅信調解尚未失敗，但三國會議只討論到程序問題，英國提議在九月舉行的五國會議，也不可樂觀。德國大概願意參加羅約國會議，因爲合於德國欲與西歐國家恢謀友好關係的政策，但對於範圍較大的會議，德國無意參加，因爲希忒拉顯然不願與蘇俄作友誼談判。

假如西歐各國能恢復羅迦諾條約，加上限制空軍的協定，不涉及範圍較大的歐洲問題，歐洲將分成兩個區域，西歐成爲一區，德國的行動受限制，其他地方成爲一區，德國可自由行動。這樣雖使英國的志願與義務

世界去年一年所用的軍費計有美金四十二萬萬七千六百八十萬元。這種龐大的天文的數字，眞可駭人聽聞了。我們具體的比方，譬如拿一個人每天用十元計算，那人就是活到一百萬歲，還不能把這筆錢用完。譬如拿這些錢化成一英里闊的金元的帶子，它足可以環繞地球十七萬二千一百六十九匝。比方拿這些個錢化成十元的金幣，叫一個人去數它，速率假定是每秒鐘一枚，要數一千三百五十六年另五日八小時方能數完。這種消耗之巨，可以想見。

再從各種軍械的價格講，槍彈每枚的成本還不到美金一分，售價是三分有餘。但是倘使每小時射擊一百萬發，子彈每千作美金三十元計算，那數字就可觀了。來福槍一枝約值二十五元，但是有軍隊一百萬人，每人發槍一支，總值就須達到二千五百萬元

更陷於含混與不安，但可避免在東歐所負的責任，這正合於英國統治者的意見。英政府的態度既是如此，所以今後歐洲政治的啞謎是，假如希忒拉進攻蘇俄，是否能仰賴英國的中立？

希忒拉既有進攻蘇俄的宿志，因此任何修正凡爾賽和約的企圖，都遇到難關。現在歐局雖然嚴重，倘不致使英法當局拒絕德國的要求，更不會以武力作後援。英法兩國對於東歐，中歐的事，如對於但澤，奧國等問題，都不願作積極干涉。惟有捷克，因有投入德國懷抱，甚至於瓦解的危險，法俄兩國或將予以援助，英國的幫忙決是有限得很。

凡是有挽救歐洲文明的責任的人都主張坦白的讓步與敏捷的談判。但是希忒拉既有建立大德國的野心，他的野心如果實現，還不能和蘇俄一拼麼？一個自由黨或許仍主張妥協，但是一個社會黨人便看出，在凡爾賽和約問題之外，各國正在掘國際的階級戰爭的戰壕。除了蘇俄的安全問題之外西班牙問題更可注目。義德兩國以金錢軍火供給西班牙，不僅因為要助長法西斯主義的發展，並且因為法西斯的西班牙，對於德義兩國在地中海上的結合，能有很大軍事上的幫助。現在德國會疑猜不日放棄中立態度，英國至少是同情西國法西斯黨的。德義諸國對於這種國際的階級鬥爭的意義，認識得比較清楚。最不幸的是英國態度曖昧，且不承認這種國際的階級鬥爭的存在。假如英國成立左派政府，便可組成國際的人民陣線。如英國能與德國合作，以防守的態度保障蘇俄的安全，那末開誠談判或屬可能，恢宏的讓步也不至有危險。但今日英國的態度既是如此，這兩條路都走不通，因為沒有防守的保障，談判便歸無望了。

（泰生）

英義新衝突

Italy Challenges Britain

The Nation August 15, 1936

Albert Viton 著

下面是紐約 The Nation 雜誌的一篇耶路撒冷通信，敘述英義兩國在地中海東部的衝突甚詳，特摘要加以介紹。

墨索里尼最近在亞比西尼亞的勝利，有一個極重要的後果，就是他不費一彈，而竟打倒了一個世界最强大的海軍帝國。東非戰事結束後，近東一帶的埃及，阿剌伯，甚至於猶太人的心中，都存着一個大英帝國沒落的觀念。

英國要恢復她的殖民帝國的光榮，非但

了。機關槍每架約值六百四十元。只法國一國有四萬架。三十七米厘的野砲每尊一千元，子彈每顆十五元。法國七五式的砲值八千元。其火線的構造，精細得和時表的內部一樣，因此十分價昂。它用的砲彈每枚二十五元，在作戰的時候，每次要射擊幾百萬枚。一輛完備的大坦克車約值八萬元。轟炸機一架值十萬元。現代式的巡艦每艘值一千一百萬元，航空母艦一艘值一千九百萬元，戰鬥艦一艘約值三千萬元。

看了以上，我們便可以明瞭戰爭代價的一斑。各國政府竟不惜這樣的浪擲金錢，去屠殺人類，這就是所謂的二十世紀的文明吧！

用武力打倒義大利不可。而且義國的野心，決不以征服亞比西尼亞爲滿足；她同英國一樣，都想置地中海於本國控制之下，然後更謀進一步的發展。最近有一位阿剌伯族最高罷工委員會的委員，在他被捕前不多天告訴我：「印度的獨立運動，或者能在最短期間獲得成功；或者等到義大利征服地中海東岸阿剌伯族的土地以後，印度又將淪爲另一個新主人的奴隸了。」

自從世界大戰結束後，地中海的重要日益增加。從法國或英國到遠東和印度的航空線皆須經過地中海；在最近的將來，義國也將同樣地闢一條新航空線。我們要徹底了解歐洲政局，對於地中海東部的新形勢必須先加研討。英國目前雖迫於環境，不得不在表面上和義國強顏握手，實則口蜜腹劍，兩國的暗鬥只有日深一日。

最近兩年來，義大利竭力想在近東的阿剌伯世界內發展勢力。從義屬北非洲脫黎波里（TriPoli）起，往東北直到阿剌伯海和土耳其邊境止，墨索里尼已和羅馬教皇合作，建立了許許多多的義大利學校，招收阿剌伯族的兒童入學，並且灌輸他們以「墨索里尼是世界救主」的思想。義大利又在埃及，巴勒斯丁，敘利亞，外約但等設立醫院，作爲宣傳法西斯主義的中心。

最近巴勒斯丁阿剌伯族抗猶反英的亂事，雖然並不是出於義大利的直接煽動，但在精神方面卻多少有點關係。而且在去年冬季時，也確曾發現過有義國人以金錢和軍火暗助阿剌伯亂黨的事情。

在埃及方面，義大利的活動也很積極。埃及的反英報紙，不是直接由義大利人創辦，就是間接受有義大利政府的津貼；而近年來埃及的反英運動，也無不受義大利的主使和資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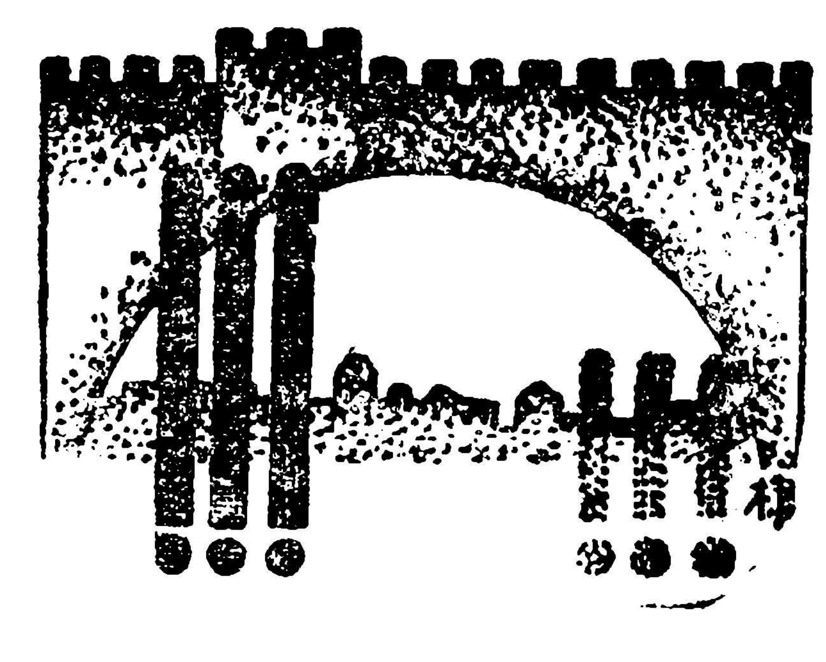
此外義大利政府在宣傳工作方面，也利用郵遞和無線電廣播，進行不遺餘力。羅馬的廣播無線電台，每天下午四時至五時半向近東巴勒斯丁等地播送消息。當義亞戰爭進行中，就利用此項工具，來洗刷義大利的侵略政策，並竭力攻擊英國政府的僞善；且宣傳墨索里尼對於阿剌伯民族愛護之殷，願盡力助其發展 。義政府又在義屬北非利比亞（Libia）地方創辦兩種阿剌伯文雜誌，免費寄贈各處阿剌伯人，其中無非是宣揚義大利人在非洲的治績，如何促進文化，如何保護同教等等。此外墨索里尼又以極巧妙的手段，和羅馬教皇及天主教士聯絡，利用他們來達成義大利在東方發展的目的。

義國向近東發展，現時方在發軔，決無中途停止之可能。以前英國曾要求義國減少在北非利比亞的駐軍，由三師團減爲二師團，並表示英國願同時撤退地中海增駐艦隊。實則到了現在，利比亞的義國駐軍，不但不會減少，反而增加了三師團，總額已達十萬人。此外義國又在潘梯勒里亞(Pantellerin)島建築砲壘，該島在北非和西西里（Sicily）島之間，扼地中海東西交通之要隘，距地中海英國海軍根據地瑪爾他（Malta）島僅一百三十哩。形勢極其險要。

× × × ×

自從義亞戰爭結束後，英國也已感覺到局勢之嚴重，而不得不急籌應付的方法。英國的海軍，爲對抗義國起見，已將其中心根據地由直布羅陀移到地中海。現時英國的艦隊，分別集中於：（一）亞力山大利亞港，以保護由英國到埃及和印度的海道交通安全；（二）巴勒斯丁的海發(Haifa)港，以保護伊拉克石油輸送和遠東航空站的安全。將來英政府並擬開發海發港，使能容納大軍艦和大商船各十二艘；同時並在該地建築大油庫，以供海軍需用。

在陸地方面，英國也正在竭力增加近東軍備。埃及境內及紅海沿岸，均築有新軍事根據地，密佈砲隊及防空設備。亞力山大利亞港和開羅間並新築一條公路，以便行軍；最近英政府且增派戰鬥飛機一千五百架，駐埃及境內。海發港和報達（Bagdad）間，也將增闢軍用大道。同時英國政府並力謀與近東諸回教新邦，尤其是新興的阿剌伯王國（即內漢志聯合王國）聯絡。可是在民族主義勃興的今日，英國的這種種政策，倒底能收效，卻是一個大可悲觀的疑問。（丹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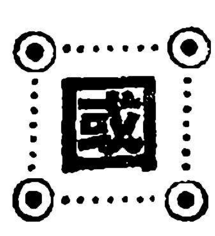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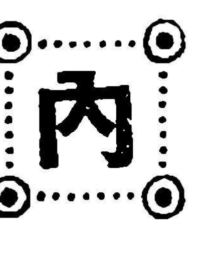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廿五年九月廿三日起
至廿五年九月廿九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除中日問題，因虹口案引起軒然大波，致局勢緊張，業已另誌專篇；蔣委員長以桂事和平解決，廣東善後之整理，亦已指導有頭緒；而京中對內外各事，亟待親加主持，特於二十八日離粵北上，暫止南昌，約一星期內回京。桂局善後，自李宗仁過返後，軍事之整理縮編，省府之改組，均已定有辦法，白崇禧俟整軍告一段落，最近離桂。此外西北勦匪空氣，又趨緊張，陝南謠諑尤大，勦匪回竄，似企圖以此爲根據地。

國聯大會，業已開幕多日，然成就甚少。亞比西尼亞之出席問題，幾經周折，終於解決，准許本屆可以出席。此爲比較差强人意之事。西班牙戰事，政府利用水勢，曾一度得手，但以實力不濟，終難挽救危局，馬德里之存亡，已日在岌岌中矣。法國宣布新貨幣政策，將法郎實行貶值，引起國際金融界之巨浪。影響所及，荷蘭等國，均不得不禁金出口，以謀自保。

國內

蔣委員長離粵北返

桂事善後，大體已定。省府委員，業經發表邱昌渭雷殷，大體均無甚變動；軍隊整理，亦已定縮編爲第一軍，以廖磊等爲軍長，蔡廷楷已交出軍隊，赴桂息養。蔣委員長以在粵公畢，乃於二十九日離粵飛贛，大約經若干日之部緒，即將返京主持一切矣。

蔣離粵前臨別訓話

二十八日晨八時，粵黨政軍各界在中山紀念堂舉行擴大紀念週。參加者計有各機關中級以上人員五百餘人，如儀行禮後，蔣委員長特躬臨訓話：略謂中正來粵，倏已五旬。在此期間，由於各界同志之共同努力，使廣東無論軍事·政治·黨務·社會各方面，均已走上軌道。今後但須繼續努力，必有一日千里之進展；不難於最短期間，建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茲當臨別，特再舉政治建設之根本要義以贈：(一)革命建國之第一要務，即在撥亂反治，建立政治上社會上新的秩序，所謂「禮」即秩序之意，此新的秩序如何而後可以建立，此亦我黨政軍各界負領導責任之同志與各機關，事事物物能切實做到「整齊嚴肅」，以感化部屬與民族，而轉移整個風

氣。(二)政治建設，首在得人，得人之道，必先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擇善固執，即須篤信三民主義，而實心實力奉行之，又必親仁尊賢，發揚總理遺訓，所謂，「親愛精誠」之精神。至於辦事務須寶貴時間，遵守時間，一切工作，務求時間之迅速準確。所謂「人道敏政」，此之謂也。總之，中庸哀公問政一章，實為政治革命與建國之根本要義，望諸同志精研而身體力行之，以完成廣東政治建設之責任而永遠奠固革命之基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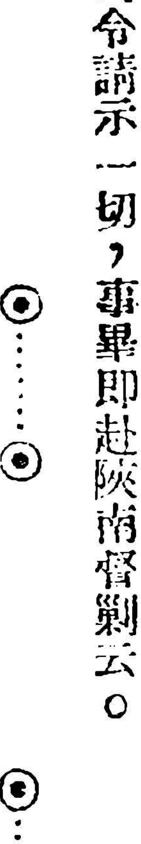
廣西善後已有頭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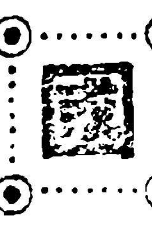
自李宗仁在粵謁蔣回桂後，對於桂省軍政善後，經與白崇禧詳為商討；至二十二日復在南寧召開軍政會議，討論軍事政治改革問題，到有李白暨桂軍各軍長師長，民團指揮官，及省府各委員等數十人，對於編軍方面，聞仍保存桂省第七第十五兩軍名義。每軍轄三師，共六師，合十八團。新近成立之第八軍及第九軍，則予取消，部隊撥入第七第十五兩軍，以補充缺額，講裁官佐入桂省軍校訓練，士兵被裁者則發入軍墾區，從事開墾工作。至蔡廷楷部處置，一說聞仍編為一軍，轄翁照垣丘兆琛兩部，歸第五路軍直轄，一說謂翁照垣部仍編為獨立師，歸併桂軍，關於各軍軍長，仍舊由夏威廖磊等充任，師長亦照舊為王贊斌，周祖晃，覃連芳，蘇祖馨，賀為珍，翁照垣，丘兆琛等，將由第五路軍總司令，李宗仁呈請中央加委，約十月一日新編制即可成立，現在桂軍各部已集中柳州改編，白崇禧在柳州主持。翁照垣丘兆琛兩部，則退集鬱林一帶改編，由蔡廷鍇主持。蔡氏於二十三日會由鬱林到梧州，訪李濟琛商洽要公，並報告舊部改編情形，白崇禧在柳辦理部隊復員後，約月底即出巡桂林，檢閱民團，當桂省軍興，全省曾受軍訓之學生軍，一致參加服役；現已和平實現，自應退伍，以重學業，如志願求深造軍事學是，凡在高中師專畢業，及初中畢業者，准予投考軍校第八期，並指定集中鬱林，南寧，潯州，等地，聽候初試，其川資均照小學出差旅費發給，不願投考或不合投考資格者，亦依照出差旅費規定，就地資遣回籍，川資由各部隊先行墊發，事後取據報請軍特予優待，初中畢業者准免考發還，有志升學之學生升入高中，高中畢業者准免考升入廣西大學，但均以本學年為限。女學生軍如願學習看護者，即着報部，限本月三十日以前集中南寧學生軍大隊部，以便編班入學，凡參加學生軍之學生，一律給予獎狀及紀紀立，以資鼓勵，至担架兵及運輸兵，業於日昨集中梧州·平樂·柳州·南寧·桂林·慶遠·荔浦·合浦·百·色南丹等處，分別點驗退伍，退伍官兵薪水發至退伍日止，並發恩餉半個月，回城川資每日五角，退伍士兵餉項，發至退伍日止，並發恩餉三元，回籍川資每日三角。關於政治方面，桂省府改組；主席仍屬黃旭初，但各廳長有更調，黃旭初業將桂省府新委員及各廳廳長，暨各高級長官名單擬具，呈請國府加委，改制上略有改革，將建設委員會取銷，恢復建設廳，省會地點將遷桂林，此案聞係由李宗仁提議，曾於南寧會議主席上通過，並決定軍事機關先行遷往，民政機關隨後遷移，南寧省府合署將改為廣西大學校舍。

陝南清剿工作緊張

本週西北剿匪形勢，似轉緊急；甘肅雖漸肅清，而陝南頗有餘匪，漢中十餘縣，已成剿匪區域。西南與漢中間之交通，時亦常多阻礙，緣川康殘匪蕭克，賀龍，徐向前等股此次傾巢北犯，原擬乘我軍圍剿陝甘寧邊區陝匪，後方兵力單薄之際，突越西蘭公路，而與陝匪合股。及犯岷縣，被我魯師擊潰，乃沿用其聲東擊西之慣技，分股竄擾附近各縣。到處強徵食糧，迫使壯丁為匪，然其主力仍圖北與陝匪會合。時我軍已嚴密佈防，對匪痛加截擊，雖有一部乘隙越西蘭公路北竄，但其後方聯絡已為我軍截斷，仍未能達兩股會合之初衷，蕭徐等匪知難如願，而所擾之隴南各地，不但四面皆為國軍包圍，重要城鎮，又均為我軍防守；且該處人烟稀少，常久盤據，糧食亦有所不繼，以是乃分徐向前股主力竄擾陝南，期圖以游

中為中心，造成一新匪區，避免國軍之包圍。我軍事當局早已預防及此，事前增駐重兵於陝南漢中等地，故徐向前股雖已竄至陝南，而於軍事尚無若何影響。在陝流竄之陳先瑞股匪近亦極力西竄，企圖與川匪會合，聞已竄抵鳳縣附近。但該匪不過千餘人，竄擾陝南年餘，情形極為狼狽。即令能與川匪會合，軍事上亦無若何影響。現我剿匪援軍已完全到達甘省，負責指揮之胡宗南氏，連日乘飛機視察前方，布置進剿，日內即可聯合各地駐軍實行總攻，因匪勢渙散，進剿極易，預料七八個月內，可將西北殘匪全部肅清。至陝南方面，我軍為將來由漢中西進擊匪側面計，已決由關師開往增防，並相機進剿，關師長麟徵已於日前由鄭到達西安，晉謁張代總司令請示一切，事畢即赴陝南督剿云。







法國實行法郎貶值

法政府於二十六日忽宣佈法郎貶值，將全國黃金徵歸國有，致國際金融界引起軒然大波。法政府此舉，蓋因英美法三國已訂定金融協定，乃敢出此也。英美法三國之金融協定內容，本定二十五夜十一時（英國標準時間）發表，繼因發生頓挫，而稍延緩。二十六日晨一時，法財長沃利奧爾氏曾發電話與美國財政部。法國抑低幣值之舉，衆視為乃三國金融協定之後果。蓋法政府新幣制政策之獲有英美政府諒解，必無疑義也。現行英美政府必均保證在法郎貶值之後不再抬高其幣值。消息靈通之金融界，以為法郎僅欲在英鎊與美金通貨分野之機構中抑低法郎之值，已往三個月中，已進行此項談判矣。

法國幣制本位沿革

按法國共和曆第十一年（即一八〇三年）第七月第十七日頒佈法律，以法郎為貨幣本位。此項法律，行使百餘年未經變更，至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戰開始，始由政府命令規定法郎市價。當貨幣本位法律最初頒佈時，原以銀為本位，每一法郎相當於純銀五公分，十九世紀中頃，法郎逐漸改為金本位。最初規定金銀比價為金一與銀一五．五之比。嗣後復限制銀幣之自由使用，於是法郎完全成為金本位幣。每一法郎相當於純金〇．三二二公分。以後至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新法律頒佈時為止，法郎始終保持上項規定價格。其與英國金鎊相比，則每一金鎊相當於一百二十四法郎。至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頒佈法律，始將法郎法定價格改定為每一法郎相當於九成金〇．〇六五五公分。一九二八年法律第四條，並規定法蘭西銀行庫存大條金，至少應佔流通紙幣及存款總額百分之三十五。

新貨幣法案之內容

法國衆議院財政委員會二十七日午後二時三十分，開始討論新貨幣法案，其內容共分五章二十四條，當由財長沃利奧爾報告大要如次：第一章主張一九二八年所頒佈之貨幣法，即用以恢復金本位者，應予以廢止。此後法郎之法定價格，則定為九成色，即〇、〇四三公分至〇．〇四九公分。（原為九成金〇．〇六五五公分），并設立匯兌平準基金，以之置諸財政部指導之下。而由法蘭西銀行加以運用，藉以穩定法郎與金的關係，換言之，即法蘭西銀行得動用此項基金，以售出或購進外幣。政府并于前日，與法蘭西銀行訂立協定，准該行將現有之金準備重行估定價值，（按法蘭西銀行現有之金準備，在法郎未貶值之前，共值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之譜，茲法郎既已貶值，其數自必增加，）此項協定，自當請由國會予以核准。（新貨幣法案第一章第四條），至各屬地發行銀行保有之金準備，亦得依照此項協定，重行估定。又國際上各項支出，凡在新貨幣法實行之前，曾經訂明須用金幣償付者，以受本法之拘束，一俟本法實施之後，所有金條，金塊，金幣之輸入輸出與交易，概在禁止之列，但經法蘭西銀行特別許可者，不在此例。第二章主張全國黃金均應收歸國有，並附以防止投機辦法，每個人所有之黃金，凡在五十公分以上者，均

處呈報官廳，隱匿者處以重罰，其額數應等於隱匿不報之數。外幣交易，凡在本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之間成交者，亦當自本法實施之日起，十四日以內，呈報官廳。第三章屬於社會事業各項辦法，其內容分爲三項：（一）工人工資當與生活指數相適應。（二）政府得頒佈命令調整公務員薪俸。（三）參戰軍人之恩給金，亦得以命令調整之。第四章主張各種必要食品，如糖與咖啡代用品之進口稅率，得由政府減輕之。第五章主張由政府以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巨欵，貸于地方行政團體，俾各地方不動產銀行用以經營抵押放欵。

國際間所受之影響

國際方面，因法郎貶值之舉，業已產生一種空前局勢。各國政府或則採取新措置，或則召集緊急會議，討論應付之方。茲特分述如後：

（一）荷蘭政府昨已下令禁止金貨出口，全國交易所並定於下星期一二兩日（九月二十八二十九）停業兩天。（二）德國希忒拉元首昨特召經濟部長兼德意志銀行總裁沙赫特，財政部長克勞錫克，外長牛賴特舉行會議。此外，元首並曾召集工業界代表，研究法郎貶值後所造成之局勢。（三）捷克國務總理霍德柴曾向報界發表談話稱，捷克已於一九三四年實行貨幣貶值，故本國不擬採取何項特殊性質之措置。（四），土耳其國務總理伊斯美頓發表公報稱，政府不擬變更貨幣制度，土國貨幣價值當由中央銀行規定之；並不感受外國方面之影響云。（五），羅馬尼亞負責人士亦宣稱，法郎貶值後，歐洲經濟狀況定可恢復繁榮云。據羅馬二十七日路透社電，就義人目光中觀察，瑞士之決議抑低幣值，已大變歐洲貨幣之大局。衆信義國爲應付歐洲貨幣之重行整列起見，對於其不抑低里拉之值之決心，或不得不加以考量，義內閣已定星期二日召集非常會議，討論政府應以何種計劃重定其財政政策，此間負責各界對於英美法所成立之國際貨幣協定，殊爲歡迎。因可導成國際貿易之復興，而各國貨幣亦因以更可相平也。三國今尚未請義國加入協定，但如接此項請書，義國將以合作之精神研究之。

西班牙首都又危急

西班牙政府軍，本週曾一度獲得勝利；卒以實力不濟，重陷於危殆，吐利多附近一戰，尤爲關鍵所系。

叛軍宣稱即克首都

叛軍司令弗朗哥將軍於佔據吐利多之後，正集合部衆，準備迅速進攻馬德里。將軍謂「目前不能稍費光陰，馬德里之抵抗準備，實不值一笑，吾人一旦出發，即可直抵該城：吾人攻無不克，堅無不摧」，據軍事當局稱：目下雙方攻守首都之計劃，大略如下：預料政府軍將以馬德里太拉維拉大路上之那伐爾加爾尼諾與依利斯加斯爲主要防線，以掩護馬德里至伐倫西亞重要鐵路之交通；叛軍則擬在距馬德里四十哩之沃里阿斯特爾雷附近之某地點集中，準備在數日內開始向政府進攻。某批評家相信叛軍對該地之攻擊，實猛不可當；因軍中士卒均經久戰，且携有最新式武器，而指揮之軍官，亦訓練有素也。據偕同叛軍救援縱隊首先入鎮之某通訊員聲稱：吐利多雖經過巷戰，但除阿爾加柴古堡北面稍遭損毀外，全城仍完竣整如故；久困吐利多阿爾加柴古堡之殘餘勇士，一睹若輩之同志，即大呼西班牙萬歲，高擎來福槍，突圍而出，加入援軍。而此歷史上有名之戰爭，遂告一結束矣。據正式公布，是役結果，阿爾加柴古堡之一千二百人，除罹難者八十人，受傷者五百人外，餘均獲救。

吐利多附近之血戰

西班牙南路陣線之叛軍續獲重要之進步，故距離馬德里西南五十哩之要塞吐利多之陷落，已迫在眉睫。伐里拉斯將軍之部卒經過內戰中最猛烈之一役後，已渡越爪達拉瑪河，向吐利多疾進。按該河距吐利多之城門僅七哩，爲加斯蒂里亞平原最後之天然防線。官軍於退却之際，將公路必經之橋樑炸毀，以圖阻止叛軍之前進。不意叛軍仍於彈雨之下，夜涉淺

水而過，致官軍被迫放棄河邊低山之第一道防線，而向後退。於是南軍乃徐徐沿平滑而色黃漸漸高起之平原前進。其前哨已抵距城不足兩哩之地點，而能窺見太陽由阿爾加柴古堡上昇。至是衆知沿太格斯流域之血戰，將近結束之期矣。古堡之困守，現幾達十週，望救之心綦切。今援軍既能望見該堡，其興奮之概可以想見，咸料堡中所餘之勇烈同志，終必能及時獲救，而與大軍相聚首。叛軍中上自將領，下至客籍軍與義勇軍，無不抱長驅直入，無能爲阻之情感，廿六日瓜達拉瑪橋頭之激戰，空軍甚爲得力。雙方飛機戰於陣線天空，與陸地砲隊機關槍相應和，當時景狀，至形慘烈；弗朗哥將軍之機械化縱隊，向吐利多進發約八哩，未遭官軍之抵抗；但行至可望及瓜達瑪河拉之時，敵人突然開始用機關槍十二架向該縱隊猛攻，於是叛軍指揮加斯蒂隆大佐即令部衆展開，以最勁之縱隊向距敵陣地東四哩之小村莊維那門進攻，另以一隊包抄而攻敵軍右翼，官軍聞訊大驚，乃急渡瓜達拉瑪河而退；並炸毀橋樑，期阻叛軍前進，夜間雖大雨如注，叛軍仍潛行徒步涉河。迨至廿七日侵晨，摩軍與客籍軍共一縱隊；已抵距城不足兩哩處矣。叛軍仍奮勇前撲，至晨十時三十分，已可瞭見吐利多之街市。

艾頓宣布英國政策

英外相艾頓，二十五日向國聯大會演說英國在歐洲之政策，此實極可注意之事。艾頓謂英國不欲見歐洲各國因政體而分野，成爲兩國，前大局之嚴重，要當抒誠發言，故渠之演說，措詞或未能較當時審慎，請加原諒。國家主義今殊强盛，兩種不同之政體，已成對抗之勢。全世界各處之信任，一律趨弱，各國現皆銷費其國富繼長增高之部分於軍備，雖有害其經濟亦不之顧，此非一種好現象，但今尚未至絕望之地步。各國今仍有團結工作之可能，彼等必須以容忍克己爲要務；彼等一味輕蔑他國之政體，不能增高自己政體之尊崇。英國不許任何人攘奪其民治，民治實爲人人努力覓求自由與人格及和平之要素。須知我對於自己之政體如是觀，則他人對其自己之政體觀念適與我同。英國充分並完全接受此理，列國中有秩序生活之第一要着，厥爲信仰自己國家的主義。同時並容忍他國的主義，對於前途之信任，實爲經濟復原不可缺之因素。彼等必須彼此尊重國家之制度，彼等且需一種國際秩序。此種秩序，終當代爲列國間軍縮之仲裁；今必須覓取方法，使此約言得以實施，而後文明始可保全；否則文明必歸泯滅。英政府之政策，乃在以此種信仰置入國聯。考慮國聯之前途，要當注重兩道：一爲國聯之機關，一爲運用此機關之志願。後者較前者格外重要，但機關亦須加以改善也。艾頓繼乃述及近今集體安全之未獲成功，謂其主因乃由於缺乏普遍性，及在其初期中未能取更有力之干涉，今唯力求其具普遍性，始能予國聯以充分之效果，而遏止對和平所作之威脅。艾頓再次涉及改善國聯盟約之計畫，謂英政府相信在每一爭端之初期中，國聯行政院各理事必須明白表示彼等將爲保全和平起見，準備作如何之干涉，此實萬不可少之舉，英政府之意，區域協定能設法增强國聯盟約之實施，故英政府決計與西歐各國談判此種協定。至於原料問題，乃應由國聯予以相當討論之事件。英國準備應由國聯大會取趨向前途之步驟。艾頓末乃述及軍備問題，謂英國須俟各國訂定軍備限制條約，而後始能罷行其目前程序，實則軍縮一舉，不僅涉及軍事，且涉及精神，不僅軍械當予放下，黷武之精神，亦當消滅。英國當茲各國恣意擴張其軍備，以求膨脹其威力之際，實不能坐視而無動作。艾頓之結語，籲請國聯大會努力成立一國際機關，以解決各國間之爭端，而免訴諸武力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五年九月廿三日起
至廿五年九月廿九日止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張外長與川越第三度會商
△上海虹口日水兵被狙
△英大使許閣森呈遞國書
△烏拉圭與西班牙斷絕邦交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中日外交停頓
△滬日陸戰隊登陸戒備
△吳鼎昌王世杰飛粵
△國聯大會通過准亞出席本屆大會
△西叛軍總攻馬德里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日方准繼續外交談判
△鄂北日軍已撤
△李青選到津商華北緝私
△艾頓宣布英外交政策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東京三省會議討論時局
△英大使抵平
△吳鼎昌等返京
△何應欽任粵行營主任
△法郎實行貶值
△西叛軍轟炸比爾巴沃港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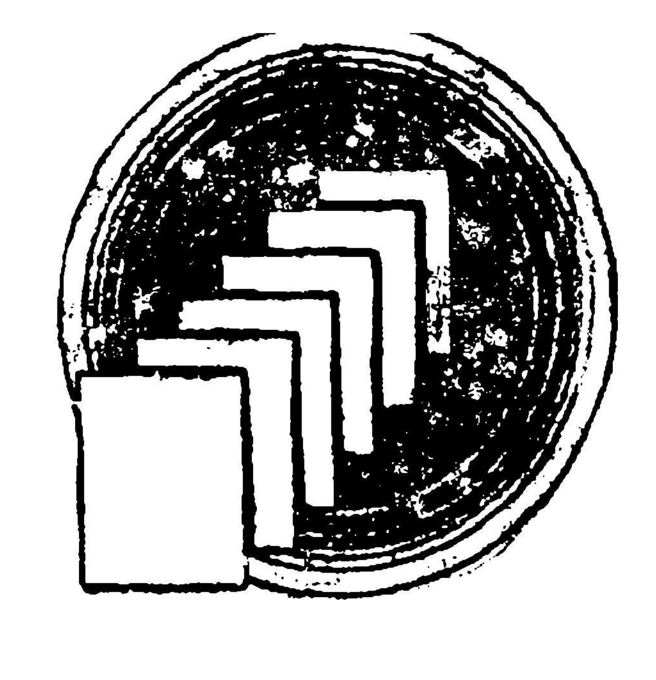
△日艦八艘開過滬
△林主席遊桑石
△日新任駐俄大使重光葵抵津
△荷蘭宣布禁金出口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蔣委員長由粵飛贛
△北海案調查竣事
△馬德里又趨危急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日軍結集北平
△黃紹雄返杭即轉京
△桂省府新委員發表
△三行運現赴粵
△法衆院通過新貨幣法案
△李維諾夫在國聯大會痛斥希志拉



論評選輯

中日外交之前途

自本月二十三日張外長與日本川越大使第三次會見之後，是晚適有上海日水兵被狙事件，一時日本衆論沸騰，宛若交涉即將破裂者，幸日本中央部鄭重討論，決定不變既定方針，危機乃爲稍殺。吾人前論中日交涉，認爲非在和平空氣中無法進行，而事實上環境惡劣，又不許從容商討，故謂交涉本身，具有先天的危險性。日來一般情形，雖略見寧貼，而第四會談，尚無日期，故其危險性何時表現，殊難預斷也。

夫中日交涉，問題太多，方面太廣，斷不能急遽解決。與其在一方感情興奮中，勉強開議，徒增根本破裂之危險，尚不如少緩數日，待人心平靜後再行會見，較少障礙。吾人因此對於交涉之暫時延期，毋寧願表歡迎，而於今後進行，更希望當事者出以絕對忍耐與愼重。現在中國各地對於保護日僑，格外努力，日本亦於留日華僑之保護，特示注意，此於防止意外，和緩情感上，關係甚大。此外尤望友邦當軸，務從遠處高處着眼，堅持既定的和平方針，挽回東亞危局。蓋中日關係，惡化僵化，已非一朝，惟自塘沽協定簽字，中國人心，漸轉和緩，相安之局，本有可能，不幸未幾而有所謂『河北問題』，又未幾而有所謂『自治運動』，種種刺激，聯翩而至，羣情憤懼，舉國不安。中政府對外不能肆應橫逆，對內又豈易求諒民衆？處境之艱，立場之苦，並世國家，絕無其匹。是以日本近來雖以種種嚴峻責難，加諸中國政府，實則年來中國方面注意睦鄰，勸導取締，無所不用其極。試就中日兩國報紙關於中日問題之內容紀載標題文字，即知中政府檢查新聞統制報紙之周密澈底，殊非日本之比，以是日方所責難於中政府者眞象適得其反，所不幸者思想感情，本非可以壓迫之物，政府對此類取締愈嚴，其自身立場愈困難，甚至官方愈取締而民間之無形的反抗力却愈大。此又事實問題，與理論無關，而應爲日本明達之士，所當熟加考察者也。抑中國國民，對日恐怖懷疑之心理，年來異常普遍而深刻，日本果欲調整全部國交，一掃民族惡感，亟應從此努力。其法首宜顧全中政府立場，使其有以邀信於國民。在此次交涉中，務須始終保持和平態度，使一切外交問題，概可從長計議，合理解決，不必操之過急，或迫之太甚。如能令中政府對國民不失信用，使中國國民將來能以信政府者信日本，則國交調整工作，始可完全成功，否則危機仍然存在。蓋日本對華政策，向來偏重當軸個人，漠視中國民衆，而中國民衆在歷史上本素有其不可侮之勢力，近年重受外患煎迫，國民愈益覺醒，意志愈益團結，政府縱強，却決不敢忽視民衆勢力。例如前年福建變亂之失敗，今年兩廣和平成功，無往而非民衆之力所致。此點甚望日本有識者加以考慮，切勿忽視中國民衆之存在，而務爲東亞兩大民族之前途，多留餘地；苟非然者，中日交

涉在任何觀點上均不能有眞正成功之可言也。

中日交涉之危機

（錄九月廿八日津滬大公報）

中日交涉，自本月十五日由張外長與日本川越大使第一次會見，就成都事件暨一般問題，聽取日方意見後，次日復受川越大使之訪問，則純爲北海事件，談僅數十分鐘而別。此後總由外交部亞洲司高司長與日本駐京須磨總領事交換意見，迭有會談。二十三日張外長與川越大使更爲第三次之正式會見，大致係由中國方面詳陳意見，歷時甚久，議論頗多，不免興奮，因彼此所見，去接近之程度，尚有相當距離，結局殊欠圓滿，緣是外間有破裂停頓之謠。以吾人觀察，則似不至如是之甚。蓋此次交涉，不止局部問題，而實爲整個國交的調整工作，雙方醞釀，爲期已逾一年，苟無誠意，夫豈可能？既具熱心，誰肯輕令破裂？惟問題太多，事變迭起，環境複雜，極易惡化，萬一大勢牽掣，當局者力與願違，則任何變化，非敢預測。要之就現狀言，交涉本身，不必過分悲觀，而左右交涉之環境，確有不可否認之危機在也。

本來此次交涉，帶有先天性的危機，蓋中日問題，複雜萬狀，懸案既多，斷不能痛快解決。而就性質言，此等重大外交，非在躁釋矜平融和互諒的心情下，從容商討，不能得良好結果，而今日事實上殊難容許。誠以偶發的事件，既不能棄置不談，悠久的難題，又不容從長熟議，情勢所逼，和平心境，有非人力所能自由控制者，此其一。兩國國民，情感久乖，一事發生，印象各異，日在緊張疑畏之中，隨時更有發生問題之危險。交涉既難速了，警戒直無止期，曲折一生，前功盡棄，此其二。由前言之，局中人不易自制其感情；由後言之，當事者無力防止夫意外。加以中國政府，處境至難，內外感情，攪成一片，或因政見不同，反對和平主義，或以別有企圖，惡聞中日妥協，是則破壞之道，儘有多途，嫁禍國府，爲術極易，試觀上海之連出殺死日人兇案，可見危機之一斑也。

吾人於此，以爲中日當局，果認兩國親交爲東亞百年大計所必需，即應澈底發揮大政治家之態度，排除萬難，鼓勇負責，儘最短時期，將中日國交恢復常軌，不提難堪之要求，不作無益之論爭，而以艱難收穫，貽之後世子孫，功罪毀譽，聽之百年歷史，此上策也。善保和平心境，不顧一時障礙，本既定方針以進行，徐圖環境之改善，雖不能急見功效，要之不使受一時的影響而更見惡化，此中策也。如果中有所蔽，自恤其私，或甘受情感驅迫，或願爲環境牽引，坐隨情勢之推移，而將東亞兩大民族之前途聽從運命播弄，是則策之至下，無以名之，名之曰黃色人種之悲哀而已！現在事機急迫，分歧點即在眼前，將爲共存共榮，抑爲共毀共滅，不特兩國當局責任重大，凡我國民亦與有責，應如何同救浩刼，共挽危局，誠不能不望兩國識者之奮起努力矣！

讀宋哲元氏報告書

（錄九月二十五日津滬大公報）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氏昨發表『敬告冀察同胞書』報告負責一年以來種種設施及今後之方針。鄭重聲明，決不喪權辱國。吾人讀竟，不勝感慨，爰就所懷，一傾陳之。

查自去年五月因外交關係中央軍關黃兩師，退出河北，冀察黨部，亦復悉停工作，一時形勢危殆，幾若河山變色。此際幸宋氏東山再起，奉衛戍平津之命，二十九軍由張家口進駐平郊，人心立見寧靜。其後宋氏由衛戍平津進而擢長冀察政會，兼任河北主席，兩省兩市，悉隸麾下，權力益大，位望彌隆，公衆期待，當然加重，屈指計之，已歷周歲矣。此一年間，最可特紀者，內政方面，未加人民負擔，外交方面，未簽任何協定，雖

日在驚風駭浪之中，而二十九軍壁壘森嚴，示人以凜然不可犯，即如本年九一八下午豐台中日軍隊因讓路發生誤會，連長被擄，士兵被圍，彼我相較，多寡懸絕，然而此少數健兒，迄能不屈不撓，嚴正自衛，相持竟夜，遵令始退，此等氣概，可敬可愛，足徵長官平日訓練之有效。此外日本顧問雖已編佈於外交交通經濟諸會，顧皆不失爲聘傭性質，尚無喧賓奪主之事，即此消極的維護主權，保全地方，已屬難能可貴，應受公衆表彰。惟吾人於此有不能安於緘默者，外交情勢，變幻莫測，華北環境，至極惡劣，今日以前，實施消極政策，幸免辱國喪權，今日以後，能否長維現狀，殆成莫大疑問，因是吾人以爲華北當局亟應更進一步，不以消極應付爲滿足而籌積極自動之辦法，期於打破環境，消弭非常。關於此點，竊有所見，請略言之，或足備關係方面萬一之參考？

第一，華北乃全國之華北，其責任不應使華北當軸獨負之。慨自國都南遷，政治中心一變，北方情形，每被一般人忽略，東北四省之亡，冀察情勢之變，追本溯源，於此不無關係。尤以近年許多國人幾認華北已成不治之症，此種心理，等於自棄其地，自棄其民，絕對不可，亟須糾正，而政府方面，更應重視北方，嚴切注意，隨時與地方通聲氣，華北當局，亦應憬然於來日之大難，環境之險惡，肆應之不易，遇事向中央坦率陳述，隨時與政府密切聯絡，此際在政府應當矢忠矢誠，求與中央合作，利用全國後援，增厚對外力量。至於二十九軍文武幹部，皆爲多年生死患難之交，丁此時局艱難，同在國防前線，其應親愛精誠，加緊團結，共圖不朽之事功，更無待論。

第二，任何事業，非得人不能成功，遺大投艱，更須有賢良爲輔。從前張作霖，崛起民間，雄踞東北，方其盛時，兵精而財足，政理而民安，以日本之力，殊不敢加以輕侮。所以然者，文人有王永江鄭謙等，武人有姜登選楊宇霆等，並皆一時人才，甘爲張氏效力，而張亦能恢闊宏大，羅致多人，擇取衆長，資以發展。以華北今日處境之難，遠過張氏早年，人才之需要，視往歲之東三省自尤迫切，吾人甚望華北當局，自省其地位之重要，曉然於事業之偉大，對於固有僚佐，盡量善用其才，策其大效；同時，更再宏其襟度，廣開門戶，進賢選能，以共當非常之局，此目前之最大亟務也。

第三，年來開發華北經濟之說，倡自日人，備見熱烈，實則以華北天產之富，民生之苦，開發資源，利民利國，於義至當，本應由我提倡，自動籌辦，毋待他人督促，乃過去中日雙方冷熱異致，幾似主客易位，此種態度，亦須改正。吾人以爲河北省棉產，原在改進之中，察哈爾牧畜，本有提倡需要，至於龍烟鐵礦，如何復工，滄石鐵路，如何修築，計劃非止一日，條陳不計其數，政府果具熱心，不妨先自籌辦，而將人才技術，求助日方，必要時亦不妨招致彼邦資本，公平參加。國人須知，日本此時，資力有限，故對華北經濟開發，意在以中國之錢，辦中國之事，並不能爲無限制之投資，此其一。日本軍部對一切企業重在統制，而日本資本家則願爲自由開拓之投資，意見參差，定案不易，此其二。明夫此則知日本所謂華北經濟開發方案，久不能成，癥結在此，而吾人則認爲事果於我有利，不必待命於人，故主張自定辦法，逕行籌畫。以上三點，乃欲自消極進於積極，自被動進於自動，揆諸冀察情形，及今圖之，或猶可爲。幸中央與地方關係當局共熟籌之。

（錄九月二十二日津滬大公報）

修改商會法與健全工商團體組織

最近實業部爲健全工商業組織，將商會法同業公會法修改，並徵集各商會及工商界之意見，行將提出立法院討論，吾人已迭就同業公會法有所論列，茲復就商會法略陳意見，並述今後應行注意之點，庶爲立法當局與工商界所願聞焉。

商會之基本組織在同業公會，觀現在之公會，其組織可依據工商同業公會法單獨進行，而一切會務之執行，亦多不與商會發生聯鎖關係，且各業同業公會，均以本身之利益爲前提，業務紛紜，動多衝突，遂致整個之商會，建築於散沙之上，不能充分運用其集體應有之權能，以指揮或改進所屬之細胞，欲實現其所負之使命，確極困難。故本年七月各省市商會聯席會議，於工商同業公會法，添入「同業公會不履行加入商會爲會員，或加入而不履行一切義務者，得呈請主管機關予以整理或改組之處分，並強制其入會……」而上海市商會商法委員會建議修改商會法主張於第三條商會之職務內添入第十項「關於工商同業公會之組織及整理，有指導監督之責」，又於第九條加入「同一商會區域內之工商同業公會，均應加入商會爲會員，但依法未能組織同業公會之各司行號，亦得加入商會爲商店會員」，蓋商會之設立，係爲整個商業之發展，自應以一區內之全部商界爲組織分子，庶組織健全，會務易於進行，此與公司行號以法律明文定爲應一律加入同業公會者理由相同。不能不含有強制性質，而爲硬性之規定，以鞏固商會之組織。至商店已有法定滿若干家時，即須組織同業公會；故商會之商店會員，其範圍既狹，其時間亦暫，入會與否，不妨聽其自由，此其一。商會法規定商會執行委員至多不得逾十五人，監察委員至多不得逾七人，惟都市工商發達，公會多至六七十業，以受執監人數之限制，甚少被選之機會，非待每年一次之代表大會，不得參與會務，不易與商會發生密切關係；商會與公會之扞格，此爲最大原因，故各省市商會聯席會議，主張加多執監人數；上海市商會主張修改商會法第二十條，改爲「執行委員自七人至四十五人，監察委員自三人至二十一人，由主管官署視該商會事務之繁簡核定之」，以留自由伸縮之餘地，上海市商會設計委員會最近開會，主張對於執監委員人數，應分爲特別市及市縣鎭各別規定，俾事務繁簡，得劑其平，不爲無見，此其二。自來工商界狃於在商言商之積習，於法令之攻錯，向未措意，即本身之工商法規，亦從未研究，以致同業與同業，公會與商會，時有發生糾紛事項，以視日本工商會議所之組織嚴密，會中理事率多工業專家，商學博士，與精研法理者，不免瞠乎其後，故上海市商會主張於商會法第二條商會職務內添入第七項「工商法規之研究及討論」，第七條章程應載明事項內添入「關於違背規章處罰之規定」，以促工商界注意工商法規之興趣，此其三。最近各方對於各地之商會，既一致主張爲必須設立，會員職員，違背規章，自有法令之處分，會員既不得自由出會，機關亦不應解散消滅，是商會之解散與清算，已不合於強制設立之原則，故上海市商會主張修改之商會法，已將第七章解散及清算全部刪除，以符各地應行設立商會之本旨，此其四。事業進行，無不有待於經費，商會之事務費，於商會法第三十條明白規定其來源，但會員或以會費過巨，無力負擔，或以積習相沿，意存延宕，致商會一切事業之進行，感受困難，法令既未加入『不得延欠及如何追繳』之條文，而第三十條之條文，似嫌過於籠統，上海市商會設計委員會，此次開會，對於會員入會年費，有應交審查委員會切實審查，照章收費，以示公允之決議，倘能將不繳會費應受之處分規定於施行細則之中，執行會務者當感不少利便，此其五。凡此種種，在政治力量所及之區域，固無問題，但在租界區域，是否推行無阻，俾商會可以儘量發揮其權能，政府并得以法令輔助其不逮，在事前尤應先有周密之考量，此其六。吾人認爲健全工商團體組織，於法令方面固在加重其責任，增高其職權；惟自來各地之商會，辦理完善者固屬甚多，而不滿人意者亦屬難免，今後修正之商會法頒布，確予辦理會務者以不少之利便。惟中國社會之病態，在缺少眞心服務努力從公之分子，工商界自身，大率處處怕事，而出以冷待之態度，每喜以小人之心測度他人，遇有熱心從事之工商界，非譏爲把持，即斥爲好事，甚或以消極之態度，不良之心理，對付主持會務之人，致公共事業不但不易推行盡利，有時轉使熱心分子遇事掣肘感受莫大之痛苦；凡集中力量，改進工商等積極事業，往往不易着手，或着手而不易收效；此種心理，今後甚願工商界澈底剷除，不辜負眞誠辦事切實服務之熱心分子。同時對於執行會務者，尤應嚴密防範，切實監督，對於商會職員之營私舞弊或其他不正當之行爲，於令其解職以外，更當規定條文，予以合法之處分。吾人應知健全工商團體組織，首在扶持好人，同時更應防制壞人，非扶植善良分子，使之安心服務，不足以策事業之改良與進展，非防制不良分子，使知所斂跡，不能免會務之廢弛與腐爛尤應尊重法治，力戒徇情，此種道德之培養，與風氣之造成，尤較修改法令爲切要也。

（錄九月二十四日大公報）



國風社選

人生

疑盦

人生。幾。何。年。門巷。有。陳。迹。小庭。數。嘉。樹。樹外。蘿。走。壁。朝
氣。攬。眉。涼。宵光。透。窗。碧。酒色。翠。淺。甌。花香。潤。疏。席。閒哦。
愛。一。燈。是我。吟。詩。宅。披衣。隨。汝。適。耆楊。未。渠。窄。爲誰。作。
計。捐。憐此。行。窩。隔。世事。如。水。流。游萍。詎。能。擇。郵書。理。前。
詠。偶有。故。時。客。國門。今。何。如。回望。空。脈。脈。雙闕。黯。颯。棱。
飄風。颯。將。夕。歲歲。秋。花。閒。秋秋。零。露。白。小人。懷。土。情。薄
有。家。居。惜。傷哉。只。一。廛。何用。悔。輕。擲。

後湖同衛媛

釋堪

櫂入。荷。花。鄉。鐙閃。鷄。鳴。埭。臺城。欹。湖。滑。北極。拊。其。背。疾
風。盪。層。霞。倒景。波。俱。碎。菰蘆。響。成。秋。葉葉。荷。翻。蓋。把柁。
向。鍾。山。咫進。尺。以。退。誰。憐。一。蹄。涔。作意。亦。潑。洴。先。生。此。
微。吁。老。去。筋。力。憊。逆流。信。大。難。披襟。聊。一。快。坌。息。越。蔆。
洲。鬢影。鄰。舸。曖。吳音。詎。不。柔。巴歈。聽。未。慣。湖光。漾。千。鱗。
暮靄。倏。萬。態。回首。昧。龍。蟠。莽蒼。覆。舟。大。

薛濤井

石遺

萬里。橋。邊。渺。故。廬。晚來。何。處。易。華。裾。雖無。門。巷。枇。杷。樹。
饒有。亭。臺。水。竹。居。濯錦。江。流。猶。旖。旎。浣花。牋。紙。比。何。如。
而今。幕。府。多。閨。媛。可勝。當。年。老。校。書。

海濱浴場

翼謀

朱樓。嵌。樹。碧。玲。瓏。白浪。排。山。綠。蒨。蔥。天發。殺。機。沈。淨。土。
人無。固。志。鑿。華。風。千魔。戲。水。蓉。膚。黝。萬趾。翹。沙。蔻。甲。紅。
堪笑。老。夫。從。裸。俗。舞場。殘。奏。聽。丁。東。

大暑偕友晨訪劉君芾棠於獄麓後山承款以貴州茅台宿酒賦贈兼懷纕蘅

子威

高下。畦。塍。響。桔。槔。筍輿。藏。暑。不。辭。勞。露滋。稻。穗。垂。垂。重。
日轉。桐。陰。漸。漸。高。地有。中。廚。因。樹。屋。味如。公。瑾。醉。人。醪。
山村。飽。享。清。閒。福。乘興。還。呼。渡。口。舸。

橘林繞屋竹風涼清受茅台酒一觴雜黍文人留客饌
幽巾處士隱囂裴誰能遣此懷衡麓我欲因之憶貴陽
雲樹西南翹首望爲君不覺引杯長

仲恂金陵枉書示湘行新詠寄柬　伯臧

咀嚼新詩味最醇喜如餉我洞庭柑遙知帆影隨湘轉
定有騷心下筆諳夢遠故應懷硯北官貧且愛往江南
厭原歸臥吾慙負徇祿眞成七不堪（孟浩然詩欲徇五斗祿其如七不堪）

舟望廬山　仲恂

芳信春仍駐佳眠日已西江空懸鳥印山近入蝯號孤
尚三高負冥搜七聖迷吾生付漂泊未遇遽安齊

曹靖陶贈紅豆索詩　堯生

春心一點伴書來紅豆皇皇見雅材中有世臣喬木意
不同蕭八乞桃栽
白頭無地可安居倦寢愁翻種樹書儘有北山經亂久
家林紅豆漸蕭疏（寒家舊林別業有小紅豆林寇亂毀傷盡矣）
蜀甿全繇內戰凶去年漂泊苦萍蹤渝州亦有相思寺
紅豆無存只亂松（相思寺以樹名在嘉陵江上劉宋時建也供迦葉佛去秋曾訪之）
潦草江湖小集詩知君好古憶淸時吳江惠氏雙紅豆
不識春來發幾枝

夾江即目　拔可

萬里岷江洗眼來水田無處起塵埃老榕幾樹棲歸鷺
錯認辛夷五月開

過濠堂故址　迪庵

崇桃隔岸渺千株高柳垂條亦半枯試問青溪與鍾阜
春來還憶此堂無

燕山亭（書感寄楡生作石瞿禪杭州時廿四年十一月）　祝南

㘆外哀笳吹落凍禽瞑色旋籠高樹待指斗牛與說閒
天一覺前宵風雨慘碧樓臺間經碎秋魂知否遲暮長
夢澀關楡教兒閒話（劉後村生伯客談楡塞事且教兒誦花間集）須信掩
淚孤吟誤幾度憑闌片帆南浦腰肢瘦了翠擧攜歸知
宅舞楊誰妬萬一回頭看海水橫飛天宇休訴離雁共
夕陽悽苦

虞美人　壺天

曉風只在園東角不信春衫薄簫聲花影玉闌干記得
那回分袂月初殘　薔薇開謝年年見舊約仍難踐癡
懷暗結網千絲除卻同心羅帶沒人知



凌霄一士隨筆

大阿哥溥儁之廢，張之洞與有力焉。據劉焜筆錄「庚子西狩叢談」吳永自述，事緣永受之洞屬在西安行在向孝欽面奏；又據王小航「方家園雜詠紀事」，謂由於梁鼎芬以之洞薦擧應召至西安奏對時進言；而據之洞自撰（託名弟子）之「抱冰堂弟子記」，則之洞逕密電樞廷，勸其面奏，趁兩宮未到京之先發表，此議乃定。（時兩宮在汴。）前稿述溥儁事，均曾迻錄。（見本報第八卷第二十三期。）茲更考其事。「西巡大事記」（王彥威輯，其子亮編）卷十一載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月駐蹕開封之際，軍機大臣鹿傳霖（之洞姊夫）接之洞電云：

九月內德穆使自京來鄂晤談，擇密室屏人密語，問曰：『大阿哥之本生父端王，經各國加以重罪，不知大阿哥將來究竟如何？』言語甚多，大率深不悅而已。此事甚難對，當即答曰：『此大事，臣下不敢知，但聞皇太后近來因大阿哥不好學，深不喜大阿哥而已。』本擬即行密陳，因近日道路傳聞，朝廷於此事將有舉動，則爲外臣者，於此等事自不宜妄言，且上意已定，更不必再言；但恐朝廷或詢問樞廷諸公，疆臣中有所聞否，若不將德穆使此語奉達，朝廷萬一責疆臣以有聞不告，則更不

宜當此咎，故謹以密陳。如朝廷問及，則以此語轉奏；如不問，則不必矣。敢請密告榮相，懇其妥酌，至禱。洞靈。

不數日，「溥儁著撤去大阿哥名號」之懿旨下。之洞此電，蓋有促成之力，惟其欲前又却之態，亦深可見。「如不問，則不必矣」云云，固與「抱冰堂弟子記」所謂「密電樞廷，勸其面奏」，辭氣有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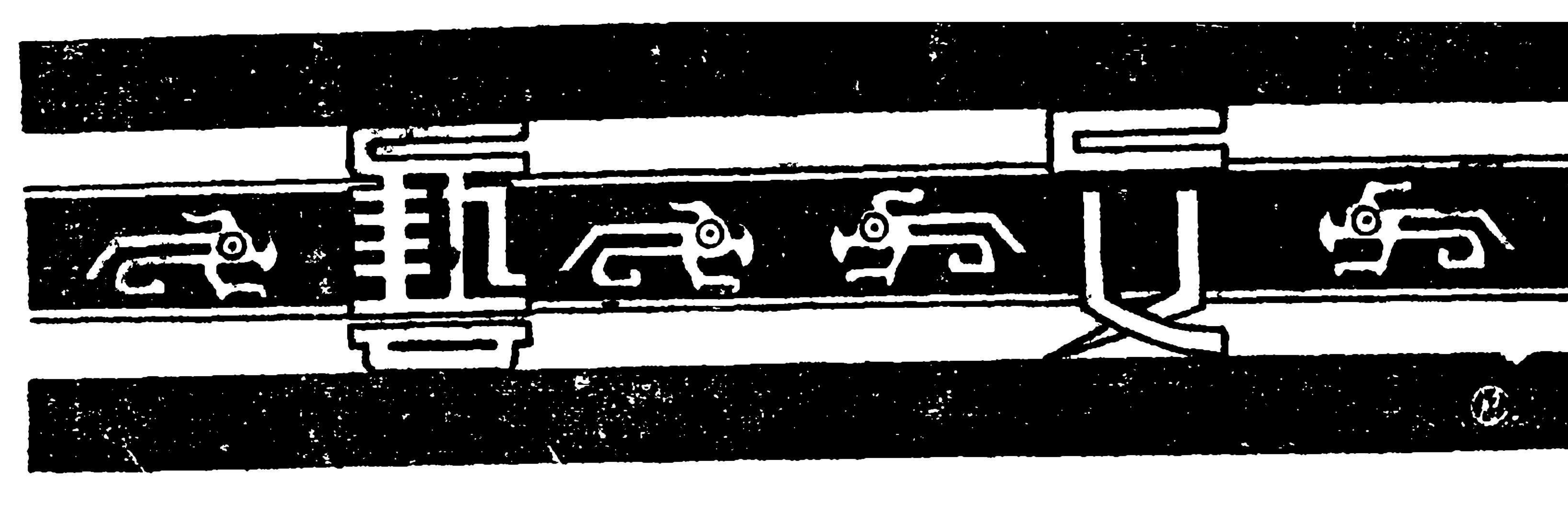
李鴻章輓曾國藩聯云：『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口氣極其闊大，甚為一時傳誦，惟下聯之「外攘」，國藩得無欿然乎？上聯毅然以「門生長」自居，蓋以名位與國藩相亞，曾門弟子，無與比倫，故居之不疑，然亦稍嫌託大弗讓。他人姑不論，其兄瀚章同為曾門弟子，何亦欲長之耶？「汪穰卿（康年）筆記」卷三（雜記）云：『乙未，李文忠奉命至日本之馬關議和，過上海，官場例設燕。時文忠兄筱荃制軍亦在上海，勢不得不請；顧有難者，坐席次序，本應先兄後弟，然文忠氣概，似無屈居第二之勢。諸人相商，甚難其事；乃擬姑勿先定，俟臨時再設法。屆時則文忠已自據首座，曰：「今日諸君特為我盛設，不敢不坐此。」視筱荃制軍，已逡巡坐次席矣。』如所云，是鴻章更有當筵不讓於兄之事；惟考之當時情事，鴻章乙未二月十八日由津乘輪出發，二十三日到馬關，並未過上海勾留，而瀚章時猶官兩廣總督，亦未聞有離任在滬之說，（至三月始奉旨開缺。）則康年所云，固與事實不符也。（鴻章三月二十四日由日歸國，亦未至上海。翌年丙申鴻章赴俄賀加冕，過滬作十餘

之勾留，自二月初一日登岸，迄十五日放洋，其間迭赴宴會，「李傅相歷聘歐美記」（美國林樂知彙譯，上海蔡爾康纂輯）卷上歷述之，於美總領事之宴，特書云：『初十之夕，美總領事佑尼干君宴之於禮查客館，兼請金昆前兩廣總督李筱荃制府（瀚章），伯行仲彭兩公子暨各隨員；美國水師提督，同在座中，亦上客也；而中西各官暨西國命婦閨秀商人等，追陪簉座，尤爲一時之盛會。』所述較詳，林樂知爲美國人故也。此次大宴會中，瀚章鴻章蓋同蒞焉。至中國官場宴會，是否二李亦嘗同席，未之及。）又李伯元（寶嘉）「南亭筆記」卷十紀李瀚章事有云：『與其弟鴻章，同在曾文正幕。其弟偶然出外，文正有摺稿，擬詰晨拜發，覓之不得，乃囑李爲之。弟返，見房門已啓，而李方伏案而書。弟閱之，大笑曰：「你也會弄這個嗎！」揮之使出；就坐吮毫伸紙，頃刻而成。李惟愕視。李在文正幕，終日一無所事，人稱吃飯師爺。』此項話柄，蓋不滿於瀚章者，有意結撰，以致其調侃，「南亭筆記」收入，未加別擇耳。瀚章在下僚時，即以才爲曾胡所器，每與鴻章以二李並稱，爲曾營主餉，有能名，迭膺薦拔，洊陟開府，（其官督撫僅稍後於鴻章。）豈如「南亭筆記」所云乎？（至晚歲督兩廣時之政績如何，爲另一問題。）

薛福成在國藩兩江督幕，國藩卒，爲襄理喪事，選錄輓聯之「周密無疵，爲當時所推誦者」，載於「庸盦筆記」卷三（軼聞），爲一時最注目之鴻章此聯，竟未與焉，或亦其以未爲「周密無疵」歟。

醒醉生（聞即汪康年）「莊諧選錄」卷四云：

『李中夫方伯隨文正最久。文正在祁門，兵事方急，惟李相隨不去。文正薨，李輓之曰：「極贊亦何辭，文爲正學，武告成功，百世旂常，更無史筆紛紜日。」「茹悲還自慰，前佐東征，後隨北伐，八年戎幕，猶及師門患難時。」某相見之，頗恨其言。以俟錄』此聯「曾文正公榮哀錄」及「庸盦筆記」均未載。所謂某相，指鴻章也。國藩困於祁門時，鴻章引去，歐陽兆熊謂國藩曾有「此君歎與共患難耳」之歎。（見本報第七卷第三十八期拙稿所引兆熊筆記。）李榕此聯之末句，自非鴻章所樂聞。國藩擬薦蘇撫時，聞初頗屬意榕，鴻章遽挺身自任，國藩壯之，遂倚以平吳。（亦可參看本報七卷三十八期拙稿。）國藩之卒，榕先已由湘藩罷官，失志侘傺，故輓聯不無牢騷之意。（榕在湖南布政使任，緣事被劾，鴻章時爲湖廣總督，奉旨按其事，爲之辨雪，而微言其失，榕落職，此同治八年事也。國藩與書有云：『市虎成於三人，知已無可挽救矣。宦途升沈得失之故，皆冥冥中別有主持，古來賢哲，不得自由。閣下胸懷洒落，飽聞運氣口袋之說，想能泰然自適，不復以一時之毀譽攖其偉抱，惟徑情直行，不恤人言，雖賢者獨立不懼之高致，而古人亦往往以此取敗。閣下還山以後，恐岫雲仍當復出，尚祈采鄉校之輿評，借人言以自惕，以獨立者蘊諸中，而以委蛇者形諸外，於立身涉世之道，更爲完密。』慰藉其罷官，而以內方外圓之義勸誡之，詞婉而意親，榕故國藩門人之夙相厚者也。其後榕未獲再起，與鴻章本曾幕舊侶，宦途之升沈異矣。）



黑旋風（四）

（有聲電影劇本）

洪深

△五六　銀行

（漸顯）在「付欵」的窗口，志賢的僕人向一個行員辦交涉：「請問你，這一張支票，爲什麼要退。」

行員指着理由單上一行字：「這里不寫着麽，請與出票人接洽。」

僕人：「我是嚴先生的僕人；這支票就是他叫我來換現欵的。」

行員略一躊躇：「那末我告訴你，存欵不足；存的欵子現在不到一千塊——也許嚴先生計算錯了！」

僕人祇得仍拿著那支票回去。（劃過）

△五七　同四九

（劃過）上一回在這里喝酒的客人和一位老年人同來拜訪志賢——志賢請他們吃威斯基沙打。

那客人：「志賢，你這一向興緻眞好，每晚不在家；我們來找過你幾次了！俱樂部怎麽不來；上那里去玩的？」

志賢：「沒有玩，到朋友家里去的。」

老年人：「今天我們要找你，是爲了俱樂部要蓋房子的事。那塊地皮，理事會決定買了；請你就付華與地產公司六千塊錢。」

志賢：「曉得了，幾時付？」

老年人：「愈快愈好。本來上星期六就該付的，我們沒有找到你。」

志賢：「是了——乾一杯麼？」他自己滿滿地倒了一大杯，全是威斯基！（割過）

△五八　同四三

（割過）志賢向楊建築師借錢：「沒有辦法麼？可是我沒有五千，不夠用的！」

楊建築師：「不是我不相信你，更不是我不願幫同事的忙；我們現在也缺乏現款——如果你要用幾百塊錢，還可以想想法子。」

志賢搖頭：「幾百塊錢，解決不了問題的。」（割過）

△五九　同四七

（割過）志賢今晚喝醉了，扶着明珠進來——說話大着舌頭——明珠忙去倒開水給他喝。

志賢搖呀幌的走到桌旁邊，伸一個指頭招明珠：「來呀，明珠。」

明珠：「什麼事呀？」

志賢：「你來，我要問你一句話——你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我們是好朋友不是？是的！是的！」

明珠笑著：「當然是的。」

志賢衝前一步：「明珠，你——你了解我麼！我並不是一個壞人！我從前是一個大混蛋，喝酒呀，享樂呀；你知道是為什麼？」大聲：「因為世界上的女人，沒有一個是真的愛我的！沒——一個像你明珠這樣……」醉人腳步不穩，被椅腳一拌，「通」的一下，跪倒地上。

明珠過來，扶他不起；便喊：「父親快來，嚴先生喝醉了。」

志賢却自己爬起坐在椅上，似乎清醒了一點：「今天我喝得太多啦；明珠啊，下回你管著我點，別讓我喝那麼多！今天我是有心事，一肚子的牢騷！」

這時候堯甫已經進來。

志賢看見，上前抱住他，仔細地端詳了一回：「你，你，你是誰？哦，你是明珠的父親！哦，是的；哦，是的！」用力拍他的兩肩：「好父親，了不得的好父親！」無原無故地笑起來，十分快樂：「哈哈哈哈。」

堯甫輕輕對明珠說：「你進去吧，我在這里陪著他好了。」

明珠把一杯開水放在桌上，轉身進去——到門口回頭看志賢。

志賢見她要走，也不留她，對她招手：「『拜拜』，明天見，做一個好夢，一覺睡到大天亮。」

明珠上樓去了。

志賢取桌上的開水來喝；一面拉住堯甫，把頭伸到他耳朵邊說：「嚴先

生，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一點都沒有醉，」指指里面：「我是哄著她玩的。」又笑起來：「哈哈哈哈。」

堯甫也笑了。

志賢忽然把面孔變得正經了：「吳先生，我們男子對男子，我要求你答覆我一個問題——你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好的美麗的純潔的女兒的？」

堯甫無從回答：「我，我，我——」

志賢伸一個手指在堯甫臉前畫了兩圈：「養出這樣一個好的女兒，在這樣一個罪惡的世界里，是不容易的。」

堯甫聽了這話，似乎有點汗顏。

志賢：「我告訴你說，世界是罪惡的。在一個人的四圍，處處都是腐敗的生活，處處都在引誘著他做壞事——一個人看見人家享樂，他自然也要享樂；看見化錢的人受到人家的恭維，他自然也要化錢擺闊——現在的生活，把好好的一個人，也遲早要逼得成為壞人的！現在的社會環境，好像是一陣旋風——好像是一陣黑旋風，遲早要把一般清白的人捲進去，捲得他混身漆黑；誰也逃不了的！誰也逃不了的……」他說著說著覺得傷心，哭起來了。

堯甫扶著他到一張沙發上躺下。

志賢還哭：「吳先生，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把你忘了——在現在的世界里做人，就是化錢享樂；今天享樂，明天人家把你抓住監禁起來……那是明天事，早着呢——吳先生，你來，我送給你一張空白的支票，」他從懷里摸出一本支票簿，隨手撕下一張：「你愛化多少錢，你自己填寫數目；我已經簽好字打好圖書了。」

堯甫不肯接他的。

志賢：「拿去呀，拿去呀。」

△六十　樓上一室

明珠坐在被里——因不放心志賢，還未睡下。

△六一　仝四七

志賢硬把支票塞在堯甫的手里——堯甫一定不肯接，支票落在地上。

志賢勾着堯甫的肩膀：「吳先生，別客氣，你拿去化好了；反正這又不是我的錢！這是我們俱樂部里的錢，我是俱樂部里的會計員，這個錢是他們交給我保管的。哈哈！這個錢不是在我手里的麼？在我手里！哈哈！不是我給你的麼？是我給你的！哈哈！我化得你也化得，這有什麼關係——明天他們也許要追究的……那是明天的事，早着呢——」

堯甫猛然地狂叫一聲：「啊！」他明白志賢一向所用的不是自己的錢！他也猜到志賢今天喝得大醉的原因了。

志賢一面往外走，一面還拖住堯甫不放：「吳先生，我們是好朋友

吧？是的！吳先生，你說一句公道話，我的能力，人格，什麼地方不如人家，爲什麼我不應該也像別人那樣享樂——吳先生，我酒是喝醉了，心里可是明白的！你瞧，這是你的右手；」拿起堯甫的右手，握之不已：「再會再會，明天會——你瞧，這是你的左左左手！」可是仍舊拿起堯甫的右手，握之不已：「再會再會。」他搖搖幌幌的走了。

堯甫見他走出大門，慢慢地將地上那張支票起拾起來自言道：「旋風！黑旋風！遲早要把一個清白的人捲進去，捲得他混身漆黑！誰也逃不了的！我沒有逃掉，志賢又沒有逃掉……」

明珠悄悄地又下樓來：「父親，你說什麼？」

堯甫忙將手里的支票揣起：「沒有什麼。」

明珠：「志賢走了？」

堯甫：「走了。」他絲毫不洩露他所曉得的秘密。（漸隱）

△六二　同四七

（漸顯）報紙上新聞標題：「嚴志賢建築工程師失蹤今已第九日」——明珠看見，甚爲發急。

明珠：「父親，你看有危險沒有？」

堯甫早就怕有這樣一天的：「明珠，你幾天沒有看見嚴先生了？」

明珠：「差不多十來天。」

堯甫：「他新近說過出門的話沒有？」

明珠：「他有一回說要到杭州去休息幾天，因爲俱樂部的帳目須要整理。」

堯甫：「他這樣說過的麼？」有用意地：「明珠，你放心好了，不要緊的——帳目整理好了，自然會回來的！」

堯甫看著他的女兒，十分愛惜的樣子——轉一念，自己微笑著，他決定辦法了（劃過）

△六三　同四九

（劃過）在黃昏，屋里須要點燈的時候，志賢回到他的公寓里——他形色慌張，進門忙把門掩上——吩咐僕人：「不論有什麼人來，你說我不在家。」——走入臥室里去。

△六四　志賢臥室

回到臥室里——四面看了看——從衣櫥頂上取下一支手槍——對著手槍，呆了半天——忽然轉念，放下手槍；至書桌邊寫信：「明珠……」（劃過）

△六五　公安局

（劃過）一個警士領著堯甫來見值日的官長。

吳堯甫：「我姓吳，叫吳堯甫——我是來自首的。」取出那晚志賢給他的一張支票：「這是一張用剩的空白支票。」

官長態度立刻嚴重了，取過筆與錄事簿。

△六六　同四九

電話鈴大響——僕人聽了一回；按住話筒，轉身大聲講：「先生，這是
公安局來的電話。」
志賢在里間：「公安局！」
僕人：「有人上安局去自首，偷了俱樂部的錢欵——！」
志賢在里間：「俱樂部的錢欵！」
僕人：「說是從您這里偷去的。」
志賢立刻奔來，把聽筒搶在手裏，自己聽電話。

× × ×

那位警官對電話裏說：「是的，是的，是的。這個人姓吳，叫吳
堯甫。」

× × ×

志賢：「我來啦，我馬上就來啦。」（劃過）

△六七　看守所

（劃過）在看守所裏，反而是堯甫勸慰志賢：「你不必多解釋，我都明
白的。生活是這樣奢華，人情是這樣的勢利；你的虧空還
不是和我從前的侵佔一樣——至少我是能原諒你的！」
志賢深感知己，差不多要落下淚來：「可是我以後再也不做了，再
也不做了！」
堯甫：「殘酷的世界，殘酷的社會！在種種方面，引誘一個人
做壞事，逼迫一個人做壞事！可是等到你做了壞事之後，
社會又是不肯饒恕你！」不勝慨嘆：「咳！」
志賢：「是的，是的。」
堯甫：「志賢，我問你，你眞愛明珠麽？」
志賢：「愛的！」
堯甫：「不久和明珠結婚麽？」
志賢：「我希望不久就和她結婚！」
堯甫：「你願意使她一輩子有幸福麽！」
志賢：「我願她永久有幸福！」
堯甫：「那末，我要求你聽我一句話，永遠不可毀滅她對你的
信仰，永遠不要把這件事讓她曉得！」
志賢：「但是，這是我的事，應當是我負責任的。」
堯甫：「志賢，你聽我說——我是近六十的人了——就使坐監
獄的話，也坐不了幾年——在外頭，年紀太老，於一家人
，於明珠，都不能有什麽好處了——你不要發傻……」
志賢忍不住哭了：「那末，你老人家，讓我保你出去——我有五
千塊錢的壽險，每月又有三百塊錢的薪水，可以拿去作抵
的——老先生，老先生——」
堯甫用手撫着他的頭。（劃過）

△六八　仝四七

（劃過）明珠：「志賢，我眞是對不起你，我父親又會闖出這樣

一個儀子，害你受果！」

志賢握着她的手：「明珠，我們祇當作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我希望你也永遠當做這件事是從來沒有發生。」

明珠：「你不因爲我父親的事，心里怪我麼？」

志賢：「我因爲你父親的事，祇有更加愛你。」

明珠：「你眞是一個了不得的人！」

志賢：「你父親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這樣的胆量，這樣的决心……如果他有過錯誤的話，都是那不良的環境——」

明珠：「我也始終相信我父親的心地是淸白的。」

志賢：「腐敗的社會，才是眞正的魔鬼！」

明珠：「我們不該把這個魔鬼撲滅麼？」

志賢：「我們將來的一生，應當用來撲滅這個魔鬼——不然，太對不起你的父親了。」（漸隱）

△六九　特寫

（漸顯）一張向法院具保吳堯甫的保狀——（化入）一張嚴志賢吳明珠參加集團結婚的請帖（化入）。

△七十　市禮堂

幾十對男女，舉行集團結婚——志賢和明珠是第五對——堯甫和吳母站在後面觀禮。

吳母：「嚴先生本來喜歡場面的；他本來說，和明珠結婚的時候，要大大地熱鬧一下的。後來可又想到集團結婚——集團結婚簡簡單單的，倒也不錯。」

堯甫點頭。

這時候舉行著種種儀式。

吳母又悄悄地問堯甫道：「這回的事，許不是你幹的吧？你成天在家里，沒有地方可以用去這幾千塊錢！」

堯甫：「我同你，已經都老了。一個兒子，在十幾歲上死掉，所剩祇有一個女兒。如果明珠將來能有幸福，我們兩個老年人，還要計較什麼呢！這件事，你不必研究了。」

吳母情愛地看他一眼，完全諒解。

這時女婿女兒攜手走來——堯甫與吳母，不再談這件事了。（漸隱）

——完——廿五，七，廿三日——

訴訟

寒叢

落葉舖滿了村路，堆滿了乾枯的包穀田。

夜深了。月亮摸進淡黃的雲層，田野和村路，朦朧，陰慘慘，靜謐，好像裹在晦暗的殮衣裏。風，是那末淒冷的吹着，昏黃的光圈，跳躍在村路旁的板栗樹上，吵吵的，風旋蕩着樹幹，擺呀擺的，悽惻的聲調，是一曲夜半田野的葬歌。遠山隨着模糊的月光移動着，黑漽漽的叢林，映着天邊淡黃，灰白的雲彩，更漆黑了，鬼火在舖滿了落葉的幽僻的村路上，包穀田裏，隱約的，倏忽的，跳躍着，閃爍着。

野狗不時向鬼火咬一兩聲，田野和遠山，是那末陰森，那末靜。

一架用兩根椽子搭成的「滑竿」，抬着一個黑影，走在舖滿了落葉的幽僻的村路上，低痛的呻吟，顫慄在暗澹的月光裏。

「伍吉！伍吉」

「伍……吉……伍……」

「又暈過去了。」

「隔東鄉寨還一里多路呢？」

「大哥！怎麼好？」

「唉！事到如今，張天師迷鬼，有法也無法啦，只有聽天由命吧。」

「唉！唉！」

走在滑竿後面，背起一個包袱的老官，和抬在後頭的轎夫，低聲說着。

「扯左！」

前頭轎夫喊。

「扯右！」

後面的轎夫應着。

「前面有個坡。」

前頭的轎夫唱着，爬上一個小偏坡。

「後頭慢慢梭。」

後面的轎夫應着，輕慢的邁出步。

「病了多少日子了？」

後頭的轎夫，抽出瓦脫落來，裝上一袋烟，點起火踏着焦脆的落葉，吵吵的響。

「一個多月啦。」

跟在擔扦後面的老官，擦擦眼睛。

「跳過師孃嗎？」

「跳過啦。」

「送過蠱嗎？」

「就是着蠱啦，起先他脚痛，被山神廟背後，災死的劉七嫂看見，就着了她的蠱啦，是猫蠱呢，一到半夜三更，就來舐我伍吉的脚。」

老官很氣憤。

「聽說西蘿寨伍長元送蠱頂靈啦，你去請請呀。」

走在前邊老不說話的轎伕，這時說起話來。

「哼！災死的劉七嫂，這絕子絕孫的，都是隔墻隣居，下這樣毒手，我兒子有三好兩歹，我饒不了她。」

老官升一升包袱。

「你兒子在城裏幹啥？」

「春草記當學徒。」

「啊！吃過牛天師的草藥嗎？」

前邊的轎伕，忽然想起似的問。

「唉！吃不起呀，家裏伍吉家媽也死了，只剩我和這獨兒子，田都押出去啦，還借了福源與的一百二十塊錢，我兒子又老不好，我眞是鄉下人吃盞碗茶，四路無門啦。」

一支大雁，奏起哀歌，負着荒茫的月光，向西邊飛去。一陣陰風，路旁的板栗樹，沙沙的落下幾片葉子。

「昨天接到城裏的口信，老闆說醫不好，叫我搬回去，唉！我有什麼法子呢，人怕傷心，樹怕剝皮。」

老官嘟噥着，音調漸漸哽咽了。

「唉！我又沒有錢，我獨兒子要是死了，我和氏門中的香烟後代不斷了嗎？香……香……烟……」

「嗚！嗚！嗚！」

「老官！不要哭，吉人自有天相，你兒子總會好的。」

轎伕你一句我一句的勸着。

「嗚！嗚！嗚！」

「伍……吉……伍……」

「嗚！嗚！嗚！」

「老官！不要哭，只有半里路啦。」

風，悽冷，刺骨，不停的吹着。天上，月亮像朦在一層輕紗裏，雲，像乾了的河灘。遠處有沙沙的，脚踏落葉的聲音。

「扯……」

「聽！有脚步聲。」

「這兩天路不乾淨呢。」

「他祖奶奶的，莫非有……」

「嘿！聽說今天東蘿寨西蘿寨，爲猓猓河的水打架，說不定有人乘夜報仇。」

「吹！東蘿寨聽說是打死了兩個人，媽賣×，只是拿不出屍首來。」

風越吹越緊，沙沙的，脚步聲也越近了。

三個人聳着毛髮，提心吊膽的邁着步。連轎伕的「扯左」「扯右」也不敢喊了。

「吵！吵！吵！」

「呼！呼！呼！」

遠遠上，那幾把鬼火不見了，遠山送來一片濤聲，濤聲的深處，藏着悽厲的狼叫。

幾個人影，向擡扞蠕動着。

「什麼人？」

對面大聲叫。

「是伍吉家爹嗎？」

老官有點奇怪了，他們怎麼會看得出我呀？聽聲音怪熟的。

「伍吉快不行了吧？」

幾個人中的一個，瞧瞧動也不動的擡扞，拍了老官的肩膀一下。

「唉！唉！」

「我們奉了村長的命令，來買你家伍吉。」

還是那一個，又拍了老官一下。

「什麼？要買我家伍吉？」

「我……我……我不賣！虎毒不吃子啊，父子一塲。」

「橫直你醫不好，早晚總得死，如今給你好價錢，你還不賣！」

幾個人中，又插出來一個。

天上，飛來一朵濃雲，將月亮遮了，田野和村路，漆黑一片。幾把鬼火，出現在遠村的山路上，狗狂叫着。大雁又由天空掠過，聲音更悽惻了，似乎還沒有找着伴呢。擡扞歇在一個小偏坡下，轎伕抽着煙。

「我不……不……不能賣！我只有這……這……個兒……兒子！」

老官抽噎着。

「你真喝了迷魂湯，一竅不通。」

幾個人中，又插出了一個，似乎已經發怒了。

「我……我……不……不……不……」

「狗帶帽，不識抬舉，來！把伍吉抬走，伍吉家爹，跟我們上團局。」

山上，送來一片濤聲，風一過，幽厲的狼叫，又顫慄了大地，板栗樹上，輕悄的落下幾片葉子。

一羣人在黑暗裏邁着步，漸漸的消失在黑暗裏了。

到了團局，頭雞剛叫，隊長和村長把伍吉家爹關起來。

「伍吉！伍吉！」

隊長把伍吉抬到房裏，輕聲叫。伍吉無力的睜開眼。

「你還不死！」

關上門，隊長，村長，和知道這回事的四個人圍住伍吉。

天上，月亮鑽出濃黑的雲層，裹在一團薄霧裏，探出頭，要窺破人間的秘密似的。

「伍吉！伍吉！」

村長叫。

「哎……喲……」

「二十年後，再做條好漢吧，變鬼，冤有頭，債有主，不要找你家太爺。」

「打！打！」

一陣亂棒，伍吉死了，徧身都是傷痕。

「救……救……救命……我……我……不……不寃！」

隔壁伍吉家爹拚命的掙扎。

狗狂叫着，月光更淒其了。

「你們四個，連夜去報案。」

村長命令着。

「問師爺公事做好沒有？」

「這是三百塊錢二百兩鴉片烟，請縣長先收下」。

四個人有點奇怪了，明明派得伍百塊錢，伍百兩鴉片烟，爲什麼才有三百塊錢，二百兩烟呢？才一過手，就不見一大節。想着罷了，誰敢說出來呢？

等四個人上了路，隊長把伍吉家爹放出來，伍吉家爹一見伍吉的屍首，抱着大哭。

「隊長！我兒……兒……兒子……不……不會死……死的……」

「嗚！嗚！嗚！」

伍吉家爹跺着脚，兩支手亂抓。

「不准哭！不准哭！」

隊長板着面孔，臉鐵青的。

「我……我……兒……兒子……是……你……你打……」

伍吉家爹，一把抓住隊長的衣襟。

「胡說！不准你叫！」

「啊！寃！寃！寃！」

「寃你媽賣×」

隊長火起了，擺脫了伍吉家爹的手，朝伍吉家爹勒巴骨踢一脚。

「還我兒子來！還我兒子來。」

伍吉家爹一鼓氣站起來，將頭往隊長身上碰。

「我×你蠻娘！」

隊長朝伍吉家爹小肚脚，踢得伍吉家爹四脚朝天的躺在地上。

「還……還……還……我……兒……兒……」

伍吉家爹，按着肚子，拼命的翻爬起來。

「寃！寃！寃！」

隊長又朝伍吉家爹屁股後面一脚，伍吉家爹頭就往牆上碰。鮮血往四面流，倒在牆脚下，臉模糊了，身子殭直的。

隊長和村長一陣嘟噥，把伍吉和伍吉家爹抬到東蘿寨的村路旁邊，白天曾經宣稱東蘿寨爲爭水被西蘿寨人打死了兩個人， 這就是那兩個的屍首。

四個人連夜到永元城去報案。到永元城時節，縣長正抽大煙，還沒有

睡呢。四個人把禮物陳上去，縣長答應天一亮發票提人。

第二天一早，西蘿寨抓人抓得雞飛狗跳牆，年青小夥子都捆去啦。押到永元城也不過堂，都關起來。

中午些。縣長親自坐着綠呢大輪，下鄉驗屍，東蘿寨人，辦着酒席，熬好麻黎壩鴉片烟，在村長伍四元家招待縣長，縣長帶着鄉約，保董，來到村路旁邊，溜眼一看，說傷口是實，確是西蘿寨人打死的，于是縣長抽抽大烟，吃完飯，到四鄉察看察看，看有什麼新案子沒有，又刮了二百兩老烟，一百塊大洋，才慢條斯理的坐上綠呢大轎，說聲「靜候本縣發落。」蕩回永元城。

「噹！噹！全村人到白獄廟；噹！噹！有大事商量，噹！噹！」

西蘿寨的四狗爸，由白獄廟下來，邊唱，邊敲鑼。

白獄廟裏大紳士都到齊了。會議的結果，家家派錢，派鴉片烟，運動縣長。

西蘿寨派兩個大紳，解起五百兩鴉片烟，五百塊錢，連夜進永元城，縣長見錢比東蘿寨多，馬上叫人收下，答應人犯放出一半 。明天重驗屍首。

縣長又下鄉驗屍了。帶領二十名團丁，來到東蘿寨，西蘿寨人爭起來招待。縣長驗完屍，變了臉啦。說屍首是假冒的，憑白誣告，犯了一條大罪，于是發命令捕人，馬上東蘿寨人被捕了二三十個，隊長也捆起來啦。西蘿寨人鬆了一口氣，把縣長請到寨上村長家，殺猪宰雞的招待。縣長抽足大煙，吃過飯，寨上的紳士又孝敬了二百兩老土，才蕩回永元城。

兩寨人爭起運動，結果縣長發財，案情越鬧越大了。榆城鎮守使，派了個調査委員，來永元城調察這案件。

東蘿寨人聽說調査委員來啦，連夜搜刮得些金銀首飾，村長再貫些腰包，進永元城運動縣長。

縣長殺猪宰羊，張燈結綵，出城十里迎接調査委員，調査委員一到，縣長就孝敬了五百兩土，五百元大洋。

第二天兩乘綠呢大轎，領得百十名團兵，威風凜凜的到東蘿寨驗屍。驗完了，委員大人同縣長一鼻孔出氣，硬說傷口是實，西蘿寨人仗勢打死良民，犯了一條大罪，要把人犯解下榆城。

調査委員住了幾天，縣長祖宗三代一般的服侍，孝敬這樣，孝敬那樣。委員大人得一進二，臨行要一千塊錢旅費，縣長無法籌辦，結果鬧翻了，委員大人把縣長押起來，用貪財賞法，評斷不公的八個字句頭，起解下榆城。自己駝着伍個駁子，一乘綠呢大轎，歡天喜地的蕩回榆城。

鎮守使早已風聞，打發一連兵，把在接風樓，等委員大人的駁子到了，紅不說，黑不說的駝上鎮守使公館，委員大人馬上關進班房。

第二天，鎮守使在五華樓大請客。

在城市裡（十四）

張天翼

桌上那口褪了金漆的大座鐘——用那個重句句的錘子循規蹈矩地擺着。兩分鐘給擺了過去。接着三分鐘，四分鐘。

然而客人沒有到這屋子裏來。

兩個互相瞧瞧。怎麽的呢，這是？

祇要是一個熟人，祇要是知道老二的聲名的——都知道他一輩子頂要緊的是個母親。他們一到唐公館來，頭一個就得走進這最後進的屋子裏，用種又恭敬又關切的口氣向她這做母親的請安。他們稱她『伯母』，或者照普通的習慣叫『老太太。』

『老太太福體——？膀子近來——？』

這位老太太就淌水似地報告着膀子疼到一個什麽程度。她臉色簡直很高興，越說越起勁：好像她害着這個毛病是値得驕傲的，好像這是她的一種功績。

『今兒個那個何——何什麽的呀？』她不安地聽聽外面。『以前來過沒有？』

五二子可起了身。她顚着脚尖穿過院子，拿出玩『躱貓貓』的姿勢溜到了廳子上。她倚着門框，拿手絹的一隻角在嘴裏咬着，一面掄着眼珠子看着遞烟遞茶走來走去的丫鬟們。

書房裏傳出了十公公的欬聲，說起話來也哼呀哼的，叫人聯想到一個病人。不過那個姓何的老是痛快地大笑着，跟手就——『唉唉，唉唉！』就是沒看見他，也想像得到他那付笑得喘不過氣來的樣子。說不定還淌着眼淚哩。

他們在說些個什麽嗄？他們？

因爲她有點傷風，鼻孔裏呼嗽呼嗽的，於是她把嘴張了點兒——免得呼吸的時候有聲音。她臉子歪着，眼珠子斜着。

爹爹也許在談着太太，像太太跟她談起爹爹一樣。他會這麽嘟噥的：

『她老人家把五二子慣壞了。這孩子聰明倒還聰明，就是這個——脾氣！……』

一想到爸爸，她總覺得不服氣。嘖，他一個人要用那麽多錢！儘跑到省城裏去做什麽！他就祇想玩！

這些她都知道：原是太太全都告訴了她。她這就偷偷地把肩膀聳了一下。

『爹爹比大媽媽好，』她對自己說。『不過爹爹——怎麽叫太太不舒服呢？』

五二子從小就給太太愛上了，差不多是在她屋子裏長大的。連那個死

去了的娘都跟她有點疏遠，彷彿她挨到了太太身邊——就是做錯了事。可是她祇要聽祖母的話：從八歲起——她就知道這家裏那個是壞人，那個好些。

『這個孩子啊——』太太跟十爺說過，『肚子裏才明白哩：大人還不曉得的，她倒曉得，唔。……不曉得怎樣的……我怕她太聰明了，唉！……』

於是她朦得吃吃地笑着，跑了開去。等到別人聽見她的步聲已經遠得聽不見了，她又悄悄地打回頭，躡脚躡手挨到太太房外面，耳朵貼近了板壁。

這也是太太教給她的。太太推推她，壓着個嗓子——

『去聽聽！去聽聽！——看大媽媽跟祝壽哥哥說些什麼東西。』

五二子回來用斷斷續續的句子報告着，可一個字也沒遺漏。漸漸的——她自己會運用這一手本領，並且誰說了些什麼，她都記得淸淸楚楚：複述起來也不像小時候那麼結結巴巴的。

這個世界——好像祇有她們兩個人，祇有她祖孫倆。二少爺要把這孫小姐送去進學堂的時候，大太太竟又哭又嚷地吵了起來：

『我捨不得，我捨不得！……做做好事呀，修修福呀！我老了，眼望着沒得多少日子了——一個孫女兒也要搶走！……我代你磕個頭，我代你磕個頭！……』

一經兒子安慰了一會，她安靜了點兒，坐下來淌著眼淚。本來是的！一個女孩子，一個好好人家的小姐——嚇，進學堂！怎麼那麼性急呢，等她死了看不見，那就隨他怎麼玩法就是了。

那個五二子可在提心吊膽地想着：爹爹這是什麼意思呢？

雖然二少爺表示了他那份孝心，表示他的順從，那一老一小可還摟着哭了好一會。誰都容不得她，誰都想要拆開她們，她們就結得更加緊了些。五二子一點也不去跟兩個哥哥玩：他們一點也不懂事。她一舉一動都摹做着太太，注意着太太的教訓。要是沒什麼正經事——她差不多不離開房門一步，祇拆着燕窩，剝着蓮心，認幾個字。

她老是拿那雙光閃閃的眼睛來打量着別人，眼珠子轉動着——竟叫人覺得聽見骨碌碌的聲音。就是對二少爺她也凝神疑鬼地瞟着他。

爹爹祇有在小聲兒說起大媽媽的時候，他才是一個明白道理的人。除此以外——哼，那就靠不住。譬如今天剛才——望望瞧！他對她那個兇法子！

五二子祇不過要吃炒米就是了。太太小聲兒叫她到廚房舀雞湯來泡，一面再三囑咐着——

『不要讓人家看見。舀了馬上就來。』

怎麼，爹爹已經知道了這回事麼？

她身子靠門框靠緊了些。她巴不得爹爹漏出一句什麼話來。她舌尖小心地抵着下唇，兩隻手臨空着像要抓什麼似的。

可是二少爺很少說話。一開口——不到一兩句，就給何六爺的笑聲打斷了。

可是前面那個廳門那邊——忽然有個人影一幌。顯然那個人也在這里聽什麼，步子移來移去的也不再放出點兒聲音來。

五二子很快地往前面溜過去。她不正着身子走，彷彿怕有什麼水點濺

到她似的。

那個偷聽說話的人是個瘦子。給亮光照着——臉上凸出的地方顯得格外白，凹進的顯得格外黑，看來就更加骨骼嶙峋的。

現在他有點忸怩。咳了一聲，臉上對她堆着笑。

這又是那個丁壽松。

孫小姐奇怪起來。怎麼，他怎麼也會這一套呢？——他並不是她們家裏的人呀。

第九章

丁壽松拖蹋着走開的時候，二少爺在書房裏喊起人來：

『韓升！韓升！』

可是走到門邊聽伺候的是丁壽松。他的臉在門框邊躲躲閃閃的，生怕那個什麼何雲蓀認出了他。他似乎認爲——祇要他不去看別人，別人就不會瞧見他，他不敢把視線打二少爺的臉上移開。

一等到知道二少爺是想要重新泡一碗茶，他馬上就走了開去。一面又覺得有點不高興，因爲那位姓何的仁兄竟一直沒理會他，連房門口有一個人都不知道。

何六老爺一點也沒有那天船上的疲倦樣子，祇是很豪爽地談着，告訴別人——他近年來窮到了什麼樣子。嘴巴可張得大大地在那里笑，鼻子紅得發油，好像把誰的窘狀當做笑話來講的。

『季樵，季樵，你無論如何想不到，』他用手背敲敲十老爺的膀子說：『我在竹陵的那垣田——嚇，一個圩子一修，修了我七千多。你看！』

他搔搔頭皮，搖了搖腦袋，叱的笑了起來。

二少爺可在忙着照應客人。他親手替何雲蓀拿煙，還時不時把荔枝桂圓什麼的送到對方去。眼睛生了根地釘着那張圓臉，自己臉上可一下子皺着，一下子笑着，他這些表情總是來得特別早，別人的話還沒交代出一個道理的時候，他就有了反應，似乎他早就已看穿了對方的心思的。

爲得要表示一種禮貌，他問着：

『哦？花了這許多錢啊？』

十老爺格勒格勒地剝着桂圓売，然後很用力地往嘴裏一送，老是連核都嚼得稀爛。不管別人談到什麼題目，他總是帶付受了苦難的臉嘴，反復地說：

『有什麼意思呢，做人？做人毫無意思，毫無意思。』

他喝一口茶把嘴裏的桂圓送下去，拿蓋碗在桌上一頓——那個磁器給震得顫一下。

『世界上的事總是一代不如一代，』他食指使勁點著自己椅上的靠手，嗓子略爲提高了些。『很多很多的老世家都這個樣子，大家往下倒，往下倒——倒光，好，大家都精光。你呢——』他忽然轉過身子來衝着何雲蓀，『不是我愛說不吉利的話，你呀——現在固然還安安穩穩有吃有穿，但是到你世兄那一代……』

那一位搖了搖頭剛要說話，季樵十爺可又擺手：

『你世兄那一代說不定還可以過得去。再過一代呢？……』

唐啓昆看了何雲蓀一眼，帶一種代替別人伸冤的派頭辯解着：

『不過倒——倒也看什麼人。我說何六先生府上倒不至於這個樣子…』

不然也，不然也！」何六先生兩手搖了幾下，然後提着拳頭，翹起大姆指來，大袖子幌動得顯出一股瀟洒樣子。『不要說我的後輩。我這一輩就已經不得了。呃，是真的。我倒也不然：自樂其樂。哈哈哈！……怎麼呢，怎麼呢？你看呢？——這個態度——』他腦袋畫着圈，『呃，如何？』

接着又打起哈哈來。

二少爺看見那位客人端起蓋碗來，嘴唇在杯子邊啜出一種乾巴巴的響聲，他於是很生氣地叫：

『喂！來人！……茶呢，茶呢？……』

他發見何雲蓀瞟了他一眼，他感到有一把沙子摔在他臉上似的。忽然他思想在他近來頂不願意提起的一方面觸了一下，像觸到痛處那麼叫人一陣難受，那個人也許是看不起，也許是在肚子裏輕蔑地想着他：

『擺什麼架子嗄！——空殼子！』

於是一等韓升進了門，他發起大脾氣來：

『這個混蛋！……混蛋！』

那邊那個客人還在滔滔地說着，衝着十老爺打着一定的手勢——翹着兩個大拇指幌動着。隨後他放小聲音告訴別人：前年以來他虧空了一萬多。他不知道這個端午節要怎麼渡過去，據他看來——怕連粽子都包不成。這裡他滿臉笑着，看看唐季樵：又看看唐啓昆。

『講起來眞是急死人！』他興高彩烈地叫。『去年我們家裏那位少奶奶一死，全家一個錢沒得。連棺材都是賒賬的。你看！』

唐二少爺似乎嫌他說得過了火：

『你西湖的莊子呢？』

『當掉了！』

『怎麼？』

『擺在那塊做什麼呢！』他沒命地抽了一口煙。『市政府要造馬路，拆房子，剛剛好——要在我那個莊子中間挖一條心。我不如趁早當掉。可惜的是——沒得一個人肯來當：個個都曉得這個房子靠不住。』

這還不算。頂糟的是他等錢用：他算好拿這筆當來的款子來辦錢粮，可是……

可是那位主人還不服氣。他照着原來那種有禮貌的口氣又問：

『那麼你在北平的房子呢？』

那個用手在空中一拍——那談都不要談起！他站了起身，彎着個腰——讓自己上身往主人那邊傾了過去。

『你曉得——北平糟到了什麼樣子！』何雲蓀擺着一付從來沒有過的嚴重臉色。『連管房子的那個老叶都害怕，寫信說要回南方，要請太太老爺准他。……好久好久我就想北平去——不能去嘛，有什麼法子！……好了好了，這份房產算是白花的。嗯，拉倒！……』

季樵一直在沉思着，用遲鈍的手勢拈起糖蓮子，慢慢地嚼。好像是爲得怕剝起殼子來會打斷他的思路，就儘是揀上這種不費手脚的吃食的。

『這個世界倒過來走了，』他說得很輕：他忍受着的痛苦，他耽心着的禍害，似乎都怕給別人聽了去——怕叫人分担了他的憂患。一面他的手動得挺小心，彷彿怕驚動了誰。『這是反常。唉，這簡直是反常。……到哪一天才會好嗄，到底？我們祇指望兒孫好起來，哪個曉得一年不如一年，這個時世。……』

做姪兒的勸了他一句：一個人這麼消極總不行——消極！然而何六先生用種客氣的樣子輕輕校正了他一下：

『這個不是消極。是悲觀。』

至於他何雲蓀自己呢——他看得很開。不管怎麼窮，不管債主坐在他對面，他可還照樣喝酒。並且他還喜歡弄幾樣精緻的菜：譬如——燉得稀爛的鴨子，加兩片陳皮。

『酒呢，』他帶着自信的樣子往下說着，『我愛吃老花雕。罈子一開——嚇，那股糟香五里路都聞得見。在杭州——我們設法在個寺院裏弄來了一罈。……不管天高地厚吃了酒再說。我是達觀的。十先生你看呢，我這個主義——呃？可對？』

（未完）